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

序一十三首

送陳編修師召南歸展墓序

凡有官聯于京者三年許歸省其親親沒許展墓其始求省與展者具疏以奏　天子下吏部覈得實則許許則給道里費仍限之日月而來蓋　朝廷故事也凡官于翰林者其人或省親或展墓自閣老院長而下咸作詩以贈其行至序所以作者之意則以次而爲其年之先後秩之崇卑皆不之計蓋翰林故事也陳君師召由明經登進士高第入翰林編修　國史者有年矣今年秋得展墓之請所以贈其行者亦既成什顧其序文當屬之寬寬以後且卑辭既不可得乃獨於師召之行竊有畱之之意蓋師召長於經術者也今　天子且御經筵近儒臣

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其間可勸可阻可因可革凡可以爲治道助者師召宜執經以勸講其小子游於師召之門者常至數百十人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其間可辨可解可是可正凡可以爲學術助者師召宜橫經以開導其下不可一日輟也是師召一身兼有安富尊榮孝弟忠信之責者而去之如　上下何雖然師召則去矣去則速其來而已矣來且吾有望焉師召莆田人也莆田爲邑業儒而攻文者比屋而是故其科第視他處爲特盛其舉於鄉者常三之一舉於禮部者常三十之一吾意其邑之長材秀民如前代歐陽詹者固已畢出效用而盡之於科第矣然猶三人同居出處或殊況一邑之人哉吾又意夫長山密林之間士之積學好古深藏不市如近代陳襲仲者尚亦有若人乎有之幸與其

得若人而用之可以經術輔天子輔則師召之責分矣夫古者人臣之見君也必有所執之贄執謂師召之來獨無以藉手者乎寬故序以望之成化八年八月

送同年知州縣序

天子下可以經術教學者爲國不能以自給也皆仰乎州縣而州縣之事無不一出於民其大者田野非民不闢以其能耕植也府庫非民不充以其能供輸也甲兵非民不威以其能戰鬬也學校非民不修以其能習也民之係於國也不既重矣乎然所以親乎民而治焉者則州縣之吏耳故事又無一不制於守令蓋民能耕植矣其水旱則自我而備民能供輸矣其賦稅則自我而斂民能戰鬬矣其盜賊則自我而弭民能游習也其禮義則自我而率守令之係

於民也不尤重矣乎則守令固可謂重任矣而後世乃有不屑爲之者何哉夫孔門弟子如子游子賤賢矣未聞辭武城單父之命國君尊矣滕之爲國截補之僅五十里今人得如子游子賤已不易得而跨數百里之地而爲州縣岸然位平千萬人之上與古王公等而復不屑爲之弗思甚矣　上御天下得濟南尹公爲天官卿而其亞得崑山葉公莆田陳公三公者相與同心輔政思慎選法謂天子宵旰留意斯民而進士者又有蹟當請于　上而拔用之先是壬辰歲所擢進士二百五十人者具在有司觀政乃皆其人悉授以大州上縣諭以意而遣之衆皆感激奮迅無復幾微不平之意其行也同年友謀以贈者推寬爲之序寬以國之仰給乎州縣而州縣之民

田里或以其可虐而虐之則不知其係於國者之重守令之奔走乎州縣或以其可易而易之則不知其係於民者之重遂序其所以重者人書一通爲贈而其人其州縣則旁書以別之益凡上之人統乎守令者於是亦宜重之矣雖然非所以爲諸君贈也彼之重我易我何與我事特患吾之不能自重而自易耳諸君之游於庠序於入官之法固已飫聞然而同年之情有不能已者試舉古人之成言爲諸君更一誦之惟正惟清可以處已惟公惟明可以接人惟慎惟勤可以臨事必兼此數者而後爲自重也然則上之重我者固在於是而我亦不失其所係者之重之實矣夫臺省廊廟其地甚高諸君既善自爲階吾見其升而上也壬辰之擢寬偶以名數先諸君承史官乏諸君第行俟德政成寬雖不文尚當執筆傳循吏以爲諸君役也

贈王惟用序

王故儒家其醫則出其先光菴隱君光菴當洪武永樂間以與學篤行沈晦于時時金華戴元禮以醫高天下元禮丹溪朱彦修門人也光菴與之友善得聞其師之說間出以治病遂造神妙然尤喜治貧困及方外之士病固其尤仁也光菴三傳是為時勉先生時勉讀儒書能繼其醫存其仁名益起吳下而延及于兩京惟用則先生長子也其醫之繼其仁之存其名之起而延及者如其父蓋先生年既老求以治病者益衆因使惟用代之惟用察病之精論病之當人固謂其稱時勉子而時勉亦曰是真吾子也益使代之家君東莊先生素疆今年春偶失調攝而病作焉寬既竊祿于朝人自吳來者秘不道其實又之家君始書以來曰吾嘗病矣得惟用治之而愈矣顧吾病非惟用治不愈汝宜為文以報寬始聞之大驚驚定而喜喜極而感乎惟用者自意不腆之文不足以為報也而重違嚴命則書以為惟用贈雖然文果止於是乎哉若昔光菴之醫故姚恭靖公廣孝嘗為之傳今惟用父子無媿其家學者其奏功之妙吳下人能談之寬雖不文幸職 國史凡技術之良者得書之異時執筆傳其事使千載之下知有其人其亦庶乎為報也韓文公云無亦使其無傳焉嗟夫有如惟用父子使之無傳可乎

贈行人楊君擢監察御史序

昔者東漢之世安陽魏桓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遂隱身不出當時莫不高其為人子嘗竊論之桓之為人則高矣然特未仕者之言也若夫已

仕者饗其祿受其爵而又以言為職則人君之事皆吾之事未宜諉之以不可坐視其患而不出一言以救之也蓋後宮千數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損厩馬萬匹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減左右權豪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去如是而不從再言之可也如是而又不從則吾之責既盡雖去之可也否則如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者此豈事君之法乎抑在東漢天下之事亦多矣桓雖不用而讀其言吾獨以其知所本也而尤取之楊君舜美河南人也通經學古以名進士拜大行人有專對之才不辱君命之節三載考最擢監察御史其職所同官自司正林君而下將往賀之而予同年友張司副來請文於予予以舜美已仕者也其奉使而出能知四方之事特其未耳嘗觀漢宣帝以蕭望之出補郡國望之謂上哀憫百姓出諫官以補御史夫朝無諍臣且不知過所謂憂其未而忘其本也遂徵入之夫御史今之諫官也以舜美之才之節而使為之不可謂之忘本因舉漢事為言益不特賀舜美且為 朝廷賀也

樊山集序

前三年縉雲樊時登與予會試禮部告予曰阜嘗輯樊山集成矣願有以序予以未見斯集為辭既而時登下第去復貽書以請予答之如前日今年春時登再試禮部則挾所謂樊山集者而來予閱之集有內外篇載樊氏之書也內篇載樊氏之述作其遠自漢光祿勳進始外篇載樊氏之事行其遠自漢壽張敬侯重始按時登自序樊氏系出南陽之湖陽始遷河東再遷長安三遷池州四遷眞州五遷漸東而分常山縉雲二族以為斯集本其家乘而作而家乘又本於史傳而錄若新野之曄曾

陽之英猗氏之遜廬州之楫史雖有傳以不載家乘故不得而及則如準如重之遠其為樊氏之先殆無可疑然予觀之集中繒雲之樊自宋翰林應奉江浙儒學提舉萬蘆處之城南萬之子杞孫始定居繒雲三傳而為太中大夫江西右參政敬其間雖隱顯不同皆以德行文學為鄉人所宗則其遠代雖無重若準已自名家況其有之乎若夫時登以鄉校之秀登于春官其學行之美度越流輩方將率其昆仲子姓出為時用則其近代雖無萬若敬亦自名家況其有之乎夫古者人臣功德之大於是賜姓命氏使之別于後世後世無不姓不氏之人則先世無無功無德之祖此理之易明者也然而歷世既遠宗法不立而又遭值變故至于譜牒散亡雖欲祖其人有不可得而祖者欲次第推而上之其亦強焉補緝而已則理雖易明而其事有難行者矣今樊之為氏實本于樊侯仲山甫集中不之祖者時登之意蓋出諸此抑亦無史傳可據家乘可稽之故耶樊氏依山而居鄉人號其山曰樊山時登因復號其集曰樊山集云

銀爵聯句序

成化十八年春正月壬午天子有事于南郊明日慶成有宴又明日出內帑白金遣中貴人持賜執事之臣而林君襄召工攻為之爵而銘其尾曰郊賜示不忘也他日出以酌客客亦曰是上恩也其可以襄乃為詩以俟其事有首倡以句者衆次第續之寻既在列及章成朝信復強予序之蓋君之使臣也有常事臣之在官也有常職惟其事與職皆有常也

故其祿亦有常上非過與而下非過受其道當然爾今　朝廷歲一　郊祀亦常事也而其事則大御史歲一監祀亦常職也而其職則重惟其事與職之大且重也由是有所特寺者非私於臣也推敬神之心也夫既由此心而推之則下之受者又豈敢易其物哉而朝信於此尤致其意不為他罷而必為禮罷焉其又知所以敬　君者歟今朝信既秩滿以才望超擢廣西憲副於是行矣便道得以會其宗族出此爵酌之鄉黨不敢褻也及去而履任也又得以會其鄉黨出此爵酌之宗族不敢褻也則凡席之上樽得以會其僚友出此爵酌之僚友不敢褻也則凡凡席之上樽俎之間不必立之監佐之史自無號呶屢舞之人信所謂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三爵而油油徹如立於　殿陛之下終其飲而不敢亂也夫爵罷之小者而禮攸生敬攸起其係於人則大也是宜序其詩而揣之是歲六月已未序

愚樂菴詩後序

新喻傅白川先生以其先檢討公所得士大夫愚樂菴詩示予俾書一言于後愚樂菴者檢討公名其居室而因以為號者也詩凡若干首故少詹事莆田柯公既序之矣予復何言孔子曰知者樂愚知之反也以知者之樂則愚者之不樂可知然知與愚述其人者云爾而非所以自述有人曰吾知人也則未必知徒為誇大之虛言耳有人曰吾愚人也則未必愚適為謙抑之美德耳公之為號所謂自述者則吾見其知而不見其不知見其樂而不見其不樂也名菴之意有可信乎其亦有不可信乎抑公之厚德吾嘗聞之凶歲買田高其直而後取貧人貸粟貧其本而復予凡平生所為皆較計毫末之徒之所笑者而公為

之終身雖謂之愚亦信益世之人刻薄慧察一身之外惟恐有遺利者其心每戚戚而不安至於重厚質朴渾然若無心計者顧多坦坦而自得豈惟其中之樂而已其澤之流及于後人者尤多可驗公有二子曰瀚曰潮瀚即曰川天順甲申進士初仕爲翰林檢討而以其官贈之今陞修撰兼司經局校書潮成化辛丑進士爲中書舍人竝以甲科進文行表然爲士林之望諸孫亦秀雅不群傳氏之盛蓋自公蓄之此所以爲可驗也因序其詩之後而及之

尚古會詩序

浙河之西人稠而力勤地沃而物衆所在聚而爲市布縷菽粟以相貿易權衡度量以相較計喧呶上下之聲晝夜不絕欺詐所必至爭訟所由興其勢宜然於此而欲敦禮讓重信義規過失恤患難以復乎先王之世亦難能也哉有能之者自非好古特立不爲流俗所移之人烏能倡而成此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人庶幾所謂豪傑者耶海寧之野有市曰長安鎮里人杜文昭輩十有一人當成化壬寅正月初吉始立鄉約行於里中其條凡七大抵倣藍田呂氏之法名之曰尚古會同里盛君居于京師嘉此舉之善也走士大夫告之欲詠歌其事以傳士大夫聞而亦嘉之輒爲詠歌之不辭既成編復走予求序其首夫謂之古者非成周而上也乎嬴秦去周甚近宜其俗有先王之遺風然詳語德色之說已見於賈誼之告漢文帝者則自秦而下皆不足以當古也且古者化行於上民俗皆美其立法之詳已不可考今獨載於孟子者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數語尚可見之則當時所以為井田者豈徒使其出賦稅以給公上之需而已誠欲其相親睦以保其恒心不至於放僻邪侈而陷於惡也此法既立民既不待自為約而已約於上矣惟約於上則凡受田之家其俗無不同者自井田之制不行約於上者已廢此民所以自為約也歟惟自為約其俗又安得而同哉昔橫渠張氏欲買田行之而未就呂氏之約則又不待乎田者顧其法廢亦久何意文昭輩復舉而行之苟使人皆倣其法俗有不美而世有不治者乎夫此十一人者為會于一鄉其事若小然實風化之所在故為序之且以堅其約使不至於遂廢也

贈周原已院判詩序

自予官于　朝買宅于崇文街之東地既幽僻不類城市頗於疎嫺為宜比歲更闢園號曰亦樂復治一二亭館與吾鄉諸君子數游其間而李世賢亦有祿隱之園陳玉汝有半舫之齋王濟之有共月之菴周原已有傳翁之堂皆爽潔可愛而吾數人者又多清暇數日輒會舉杯相屬間以吟詠往往入夜始散去方倡和酬酢嘯歌談辯之際可謂至樂矣獨原已或時慘然有不豫色衆怪之而予獨知之者益原已之父菊處先生與其母閭丘孺人皆年近七十無兄弟侍養于家宜其不樂非區區杯酒所能解者今年適南京太醫院之人握印而原已以醫出入禁中且十年　上識其為人儒者遂以御醫擢判院事原已拜　命喜不能自制益非喜於得官也南京去吳甚邇至是便道得過其家而迎其二親養之無難耳方原已念其親欲暫謀一歸省不可得豈意得此固宜其樂於是原已將行吾數人惜

其去而不可留也王汝遂欲諸詩贈之凡與原已厚者亦皆在焉予於原已有親交之好因即當所同游樂者書其上以授噫原已則行矣其亦樂矣異時一讀此其亦不能忘吾數人也乎

贈施煥伯同知許州詩序

今之舉進士而得者或相與驚曰彼亦與是選耶其有不得者或又相與驚曰彼亦不與是選耶夫合數千人于場屋三試之什一取之其法可謂嚴且精矣其人得與不得宜厭乎衆而復有驚歎之者私議之所在公道之所出此固有司所不能及者也然則前之所謂與選者有其名而無其實所得特外耳何有於內其人果榮乎後之所謂不與選者有其實而無其名所得在內矣何必於外其人果辱乎余昔兩忝校文之列自謂能得士至所失亦不少焉嘗以是愧于心若吾友施君煥伯乃有司之所深愧服人之所尤驚者乎煥伯少游郡學遂領鄉薦自是試于春官輒不偶凡二十年于此今歲始從吏部選得同知許州噫即煥伯觀之謂每試不失天下士其亦可信乎且場屋所試特文藝耳故衆之所驚歎者亦惟在乎工拙之間若古之賓興以德行爲先則未必於紙上數千言之間而知之者此又有司之所不能及者也自子爲童子與煥伯游知煥伯之深者莫如予其爲人簡易謙和雖不爲奇絕可怪之行然其中實廉介有守欲求其過不可得者許之人尚勿易視之名實之相違文行之相負士之難論也久矣煥伯行得贈詩十二篇予爲序其首歸之

中園四興詩集序

古詩人之作凡以寫其志之所之者耳或有所感遇或有所觸

發或有所懷思或有所憂喜或有所美刺類此始作之故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後世固有擬古作者然往往以應人之求而已嗟夫詩可以求而作哉吾志未嘗有所之也何有於言吾言未嘗有所發也何有於詩於是其詩之出一如賢家所謂狂感譫語莫知其所之所發者也予自官于京師承乏太史氏四方之人以京師爲士林而又以館閣爲詞林爭有所求紛萃不過慶賀哀輓之作而已幸其或爲貞孝節義事正吾所當詠歌者又無從叙其事之有無漫出數語應之至於中之所欲言者反爲所妨而未暇於作常欲峻絕求者以力追古人而未能也曾君昭齋家貧好學博聞彊記而尤攻於詩平居凡有所感遇有所觸發有所懷思有所憂喜有所美刺一於詩發之詩成不復篇爲之題總名曰中園四興四興者益倣杜子美之秋興推而廣之而曰中園則系以其號也手抄成編請予評而序之予讀未及數篇已得其心志之大畧蓋昭齋惟隱居不仕得不亂其所學然耳若其造語雖若近師乎宋然方之今人空疎卑弱熟軟枯淡輒以盛唐自詫者殊科此又不暇論也昭齋少時嘗習程文欲取科第以見於世已而棄去賣藥城東一意古學其學之所至獨予與閻門周庾知之庾既校正其詩非予誰爲之序者

永感詩後序

今禮部有登科錄者所以錄登進士之科之人而著其姓名以傳于世也其下則詳系其年貫字行而上及於三代於其人曰具慶則衆必以爲喜至曰重慶又喜之甚也於其人曰嚴侍慈侍則衆必以爲恨至曰永感又恨之甚也夫今之士爭以得甲

科爲榮其所出之存没他人猶喜之恨之況其子孫所以喜之恨之者當何如耶成化壬辰科凡二百五十人具慶者視嚴侍慈侍固多然重慶僅十五人而已若永感者至三十人而江寧吳君憲之其一也憲之平生既甚恨于此而士大夫知其恨者因作永感之詩慰之吏部右侍郎晉陵王公既序之矣憲之以予舊好且同年也俾序其後於是憲之以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考最得贈其父教諭府君如其官母錢氏孺人　天章爛然貴及閭里所以慰之者甚至蓋彼固有具慶者不辱而危之已幸何有於此若君之父母雖没而被茲　恩典且瞑於地下矣君可無恨然白華之詩爲美孝子而作者則不可以無序也顧

王公已爲之予可畧

賢科世繼圖序

成化辛丑予同考天下士得莆田林沂居魯閩之人皆曰是固積學者已而居魯登進士第出爲金華推官讞獄明審民不告枉抑予方喜其學之見於行事也又三四年吏部知其名竟召爲工部主事適　天子新卽位上疏言事者再皆切要語予又喜其學之見於論議也自是居魯名益起凡　中朝之士無不知有其人者而予亦以昔者取士之得自幸也居魯在閩中爲世家其先叔祖諱庭芳嘗登永樂戊戌進士第至天順丁丑其父棨繼之及成化丙戌其叔父敷繼之益今又繼以居魯莆田科第固盛而林氏一門其可見者如此人誰不榮之庭芳終新會令棨按察僉事敷韶州守二世三人循良譽髦之名至今播在鄉里而居魯之賢實似其前人則人所以榮之者非榮其科第也榮其賢耳然而復有爲賢科世繼圖者居魯乃以求序

於予噫言科第於莆田譬如較斤削於宋魯之地所産皆良無
足貴者若其累世仕宦之美不可以不書而居魯則予所親見
者乃頗詳之居魯会將分司浙江仕路方進尚其慎之以爲科
第增重俾後人得以嗣承於無窮則所以可書者又自今始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一

序一十二首

丁未會試錄後序

皇明有天下百二十年于兹 文教所及無間遐邇士懷貢才
美以幸際 盛世益自磨濯以興於是舉于鄉而來會試禮部
者翕然咸集 上命文學重臣充考試官而濫及臣寬既竭
其駑鈍以從事則卷冊浩穰動盈几案不可勝校竊歎士之操
筆能爲文者若是其多信乎世之文治也然昔嘗怪宋蘇洵以
文妙天下顧於當時之文若不足其日盛者夫文載乎道道因
文而凝不因文而散而洵之言若此豈不以世之所尚者文則
所立有大於此者將分其力奪其志及其獎也不幾爲浮華之
言乎夫浮華之言蕩然無益於世其體裁類俳足以惑人是以

君子患之今日所取士豈亦有是乎益言與理俱勝取之理勝於言取之若夫言勝於理固所謂浮華者不能取也然世亦有善於為言疑若近於理者一時亦可以欺有司要之終身不可掩焉今　天子仁明剛健圖治方切頃因群吏述職特敕銓曹嚴黜陟之典以治行責成其下甚至　聖意所向昭然可識蓋以文取士其立法然耳其終以是望於天下乎是科得士三百五十人擇其文得二十篇刻之蓋自知貢舉而下諸執事之名氏皆在焉曾試錄將獻諸　朝臣愧無以塞責敢謹序其事于後

贈工部員外郎胡公致仕序

昔漢文帝登虎圈善嗇夫代尉對禽獸簿甚悉欲超遷之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皆稱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耶文帝乃止夫文帝為漢賢君猶以口辯為能他尚何望哉然當是時嗇夫亦幸不用耳用則或至於僨事如主父偃江充賈捐之楊興之流蹤可見已若勃相如為漢名臣已不必論他如周昌石建亦似其為人其忠直孝謹足以補乎朝廷而風乎郡國是豈嗇夫所能及者噫惟嗇夫之見賢於人此後世不以才智外見者爭指為迂濶遲鈍而不能用用必多浮薄喜事之人而國家忠厚敦樸之風衰矣予同年胡公彥超少而明經淹滯場屋者二十餘年既登進士第徊翔郎署者又十餘年今歲始得從大夫之列　命下數日即上章以老疾請所以求去者甚切大臣特知公文學而留之而公不顧也既得請數日即治裝歸其鄉且曰吾惟不能見幾至於今日來者可追吾已悟之矣噫公何進之遲而退之速也如此方今

朝廷清明天下平治公卿大夫以仕惟其時由弱冠至于白首偃然不以歸老爲意公何獨求異於人而去耶以其心爲有畏耶則公之督治於事皆集而能知其弊以其心爲有悔耶則公之操持於法已守而能免其過所不能者其亦在乎言語步趨之間應對奔走之末而已矣故能者進而不能者退亦勢之所必至者此予雖愛公之深而亦不敢留公也公出浙東大族所居曰青陽其地甚勝山溪環合可以登臨中有良田可以耕穫而族之子弟又多好學可以教育其樂且不可一二計與世之罷則無所於歸者不類此又不必留公者凡同年致其事而去者僅見公一人予固欲去而未能者因公之別也能無一言贈之

崑山葉氏族譜序

族譜之作謂不忍忘其祖耶則推而至於百世之遠可也然或無所據則淪昧而不可信其亦從其近者詳而上之至於不可信乃已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此豈特故國爲然有家者使文獻不足其亦有所據乎周之末沈諸梁封於葉因以爲氏後凡氏葉者必祖之若吾崑山之葉獨不知出於此耶自漢唐以來葉之顯者亦多又獨不知出於此耶故贈吏部左侍郎春之作譜則斷自五世祖秀實府君始其上固不知此則缺之數年其子文莊公蒐輯遺蹟復推至於宋刑部侍郎達其上亦不知也則缺之又數年公之孫與謙詵於松江之族得石本焉蓋始于光祿少卿參自以爲出於刑部之上也至考之舊譜則光祿爲刑部而下世系尤明遺像咸具且

秀實府君舊亡其名今始得之而與謙甚恨其兄之不及見也既輯成三巨編而葉氏族譜於是始備乃來京師持示予請序予受而閱之歎曰何其有據而可信也此豈非文獻之足乎益嘗論譜之作固在乎世系之明而尤待於子孫之賢賢則不忘本雖遠猶知重之不賢雖父母兄弟且不知重況其遠者乎故雖有可據亦往往棄而不省葉氏之先賢者固多若夫文莊公之賢則近代之所少者其好古博雅於故家舊族猶惓惓焉又況其先世耶然公無恙時每以譜之未備不能承其先志為恨至是猶幸其弟之賢竟克成此此葉氏之後人宜寶而傳之以無忘其功者也昔予初在翰林公嘗以秀實府君事實見示欲予題之自愧淺陋不敢執筆豈意公沒後乃序是編蓋雖拙謙之請而亦公之遺意也故卒書之而不敢辭

南安傅氏族譜序

戶部主事傅君時舉既仕于朝去其家數年以其族大且遠甚懼後人無以知其所出之原所別之派也寓書于其叔父孔亮伯兄耀宗請譜之譜既成則奉以請予序之益傅之先為光州固始人在唐有諱實者仕至威武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廣明間避亂入閩家于泉之東郊而閩始有傅氏僕射生八子析居僊游連江長泰而南安則長子左侍禁之所居也其後當宋子孫最盛凡擢科第登仕宦者不間一冉世至故元稍晦入　國朝復有以文行從有司薦起者至時舉遂登甲科為司徒屬以振其族人而其族復盛矣自僕射至時舉得十七世悉列于譜中凡行第名諱與夫娶某氏仕某官葬某地知則載之否則缺之若其行實見于家傳者于墓銘修于郡志者

亦皆附于後其法視歐蘇氏雖不合然一展閱則數世以來父子兄弟前俯後仰左提右挈藹然如聚于一堂之上所以使其嗣續興孝友之心不以塗人相視者非此編之助也乎時舉又言吾傅氏雖派別不同范文正公云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蓋僊游之派特盛其譜可考惟吾南安已有散居他里如坎井倉前者況其遠者乎固有知肇慶不還如侍禁公六世孫倘之後吾既訪而得之若連江長泰不相通者已久今幸以公事得便道過之而躬訪焉他日又將合諸派以爲譜而吾之願始畢矣予厚其意嘉其事遂書爲序以贊其成云

贈都憲孔公詩序

後世以文武分而爲二久矣故逢掖之士業詩書習禮樂茫乎不知兵事者皆是然所謂兵事亦非張弓馳馬以賈勇角技於戰陳之際夫亦運籌建策足以制勝而禦侮耳士既不事乎此及一旦有事顏色萎薾往往爲介冑者之所嗤笑或者以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子有軍旅未學之對不知孔子此言蓋有爲而發獨不見其爲魯司寇時却萊人以兵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其嘗學軍旅足可證矣世之爲通儒者莫不以孔子爲法而況爲其後裔者乎今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孔公實出闕里其先在元季有游學江南者遭亂止于姑蘇遂爲蘇人公自爲諸生以文稱里中及登甲科爲守令皆在嶺南適其地當寇盜殘破之餘公能以威制服群蠻而以信義結之卒使其黨俯首聽從不敢違令遂完其城郭聚其人民而復其郡縣如故公名既起自是擢居藩臬凡其地用兵公輒往赴而亂者即定朝廷浸知公才可大用乃有都御史之命蓋公至是所統益廣

任益重而名益盛如都勻黑苗方叛以知公在即相解散已而群蠻愈向化而　朝廷遂無西南之憂公於是禁戢官吏休養士卒政治既優乃務興文教先時士人每三年大比輒附試雲南公因建請特設科場如他省例事雖未及施行而論者知邊徼之無警而武備之有暇矣公初拜都憲時鄉人之仕於朝者喜公之大用也多爲詩贈之予與公爲同里而相知實深不可無言以序乃爲書其首方今　聖天子在位臣下有勞于外者皆得召還然未有如公勞之甚而久者則公豈久居于外其將益展布以毗于　一人而施及於四夷乎吾特書此俟之

潛齋詩集序

昔在永樂間文治既興人才振迅爭欲出爲世用文學吏事蔚然可觀至於書藝醫術亦極一時之選蓋　文皇帝在位造就作興以遺　後聖無窮之用者也當是時吾吳中則有沈以潛先生以文學之良傳醫術之妙初居京師稠人中已有儒醫稱然　上未甚知名也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病　上遣使問之曰卿即死孰可代者用文以以潛對即日自醫士擢御醫時　朝廷方慎名器俄以潛得此人以爲榮遇後沒楊文貞公誌其墓實載其事以潛有四子曰寅賓宇宙能世其醫不絕宙有子復以儒顯其伯仲曰杰曰燾相繼登甲科杰守歸德有善政　召授京秩而燾且績學翰林爲庶吉士嘗相與謀刻其大父著述以傳顧徒得其詩數十首而已蓋以潛爲學長於詩幼有高虎潛齋集後忽散逸而此數十篇則錄之人家者其平生得意之作尚多有也沈氏兄弟既以爲恨視此益重之曰吾大父之言可以少而不傳乎使更訪求之安知其不積累

任益重而名益盛如都勻黑苗方叛以知公在即相解散已而群蠻愈向化而　朝廷遂無西南之憂公於是禁戢官吏休養士卒政治既優乃務興文教先時士人每三年大比輒附試雲南公因建請特設科場如他省例事雖未及施行而論者知邊徼之無警而武備之有暇矣公初拜都憲時鄉人之仕於朝者喜公之大用也多爲詩贈之予與公爲同里而相知實深不可無言以序乃爲書其首方今　聖天子在位臣下有勞于外者皆得召還然未有如公勞之甚而久者則公豈久居于外其將益展布以毗于　一人而施及於四夷乎吾特書此俟之

潛齋詩集序

昔在永樂間文治既興人才振迅爭欲出爲世用文學吏事蔚然可觀至於書藝醫術亦極一時之選蓋　文皇帝在位造就作興以遺　後聖無窮之用者也當是時吾吳中則有沈以潛先生以文學之良傳醫術之妙初居京師稠人中已有儒醫稱然　上未甚知名也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病　上遣使問之曰卿即死孰可代者用文以以潛對即日自醫士擢御醫時　朝廷方慎名器俄以潛得此人以爲榮遇後沒楊文貞公誌其墓實載其事以潛有四子曰寅賓宇宙能世其醫不絕宙有子復以儒顯其伯仲曰杰曰燾相繼登甲科杰守歸德有善政　召授京秩而燾且績學翰林爲庶吉士嘗相與謀刻其大父著述以傳顧徒得其詩數十首而已蓋以潛爲學長於詩初有稿號潛齋集後忽散逸而此數十篇則錄之人家者其平生得意之作尚多有也沈氏兄弟既以爲恨視此益重之曰吾大父之言可以少而不傳乎使更訪求之安知其不積累

而多乎乃終剞之而請予序其首以俟云

舊文藁序

寛牟十一入鄉校習科舉業稍長有知識竊疑場屋之文排比牽合格律篇同之使人筆勢拘縶不得馳驁以肆其所欲言私心不喜時幸先君好購書始得文選讀之知古人乃自有文及讀史記漢書與唐宋諸家集益知古文乃自有人意頗屬之適與諸生一再試郡中偶皆前列輒自滿曰吾足以取科第矣益屬意古作然既業爲舉子勢不得脫然棄去坐是牽制學皆不成故累舉于鄉即與有司意忤雖平生知友未免咎予之迂予則自信益固方取向之文選及史漢唐宋之文益讀之研究其立言之意修詞之法不復與年少者爭進取於場屋間未幾當大比之歲提學憲臣有知予者乃強遣之不意名在鄉解又四年試春官皆不見黜亟登進士第又四年不幸遭先君之喪而歸既免喪理舊業得亂稿三四編益自壬辰歲以前二十年間所爲文也當時自媿其詞之拙陋而毀棄者甚多此特偶存者耳欲悉焚之不忍因重錄而類序之嗟乎予之好黃子厚之好而朱子之所不好者也錄此不覺赧然

恩榮圖詩序

古者天子之使群臣自治民行師以至修土功交鄰國之類皆勞事也惟念其勞有宴以相聚會于以樂其心而通其情今見於鹿鳴諸詩是已後世賓興之舉既非古若至隋唐以來士之出於進士科者徒以制策奉對得通於天子天子固未嘗識其人也而其人亦未嘗有一事之勞也輒有宴焉益重其科如此然未有如　皇朝之尤重者也乃傳臚之明日即賜宴於

禮部仍　命武臣之尊者一人主其席而　廷試執事之臣自讀卷以下皆預大官供饌教坊作樂以侑號其宴曰　恩榮蓋重其事又如此雖然豈故為是繁縟之禮哉必有意焉無錫陳君文美自為舉子時已有聲鄉邑成化辛丑試于春闈既捷及　廷試遂登名第二甲獲　賜進士出身既偕同年飲宴如制他日復請善繪事者寫宴歸之圖時自觀覽圖成乞予序其上夫市人以一飯與人必有所望焉非徒與也而受一飯者亦必有所報焉非徒受也況宴重事而況　朝廷之宴之重者乎故重其事則望於人亦重蓋所以警動其心使之自盡焉耳今文美為地官屬已三年惓惓焉惟恐一日之曠其職乃復作此圖以示不忘其知所以報　上者歟其亦可謂有意者歟若曰是宴之　賜也常事也醉飽嬉游漠然不加之意雖市人之所不為而謂文美為之乎其或知所以重止于誇耀閭里之人以為一時之光榮而謂文美又為之乎此予皆知其必不然者故序之

贈孟御史序

凡天下不問邊徼荒遠之地雖庸夫孺子語及　朝廷之官莫不知有御史者御史之名可謂著矣　朝廷設六部以分掌庶事不相侵越惟御史按行天下自官吏鹽課學校軍政刑獄水利皆得以治或非所治者亦得以論其得失陳其利病御史之職可謂重矣是以古之能舉其職者人主多褒獎之雖以言觸犯亦優容之以其有益於國者多故耳咸寧孟君世傑早從其叔父成都同知良璧受學學成取科第始仕為桐鄉令循良之政嘗見於旌異之典已而吏部知其才可居內臺也奏請于

上召為御史初奉　命巡按畿內風聲凜然盜賊斂蹟及出按蘇松等府憲體益振官吏畏服蓋不數月獄訟無稽寃者今年君以考績書最蒙　賜敕進階榮及其父母妻室如制於是其同官文君天爵來請言為贈予未暇復及文君出按河南而馬君良玉申請不已噫區區不文之言何忍為君吝哉蓋予蘇人實知君往歲所以振憲體者大率詳明平恕以盡下情不倚勢作威而已自後如君之賢者固多否則直以鞭朴嚴峻之法以臨田里脆弱之民使之無訟亦何難者是可喟也君既非其人推此以治他事必無不治者彼天下知有其官而不知有其人者何限如君雖使後世知有其人豈特今日而已耶故書以贈之

西涯遠意錄序

西涯學士遺方石街講詩十三首書六通為一卷而詩則與諸文明李士常潘時用聯句為多總題曰西涯遠意錄者蓋其意倡於西涯且出其筆也初成化間方石以內艱去服滿不赴即所居緱山之下結屋讀書有終焉林壑之志故西涯所遺書自道契濶外惓惓焉馬趣之出及方石志不可回言不即復其後遂有果哉之歎益以義處人如此自是凡十年為弘治改元國史既嚴有司奉　詔旨入緱山敦勸上道方石始來蓋其計慮之審動以其時卒能以義自處君子益重之夫市朝之上爭名競勢之徒相擠相陷惟恐不及固不足為二公語然其得罪於二公者可勝言哉凡西涯筆札之妙人多得之而方石以同年故相契尤厚所得殊多不下數百紙此特家居時出於浮沉之餘者耳覽從二公後已久竊觀是卷有出處之義在非常時

贈遺者比乃書而識之

後同聲集序

館閣日長史事多暇方石西涯二公凡所會晤游賞與夫感歎懷憶餽遺悉發之詩今見卷中者西涯特錄已作而方石則有聯句在焉總五十首號後同聲集蓋往時二公同在翰林詩已成卷陳愧齋太常嘗以同聲集號之此則二公竝以家艱先後終制從修實錄之命復聚于翰林相與倡和者故以後云予嘗觀古詩人莫盛于唐其間如元白韓孟皮陸生同其時各相爲偶固其人才之敵亦惟其心之合耳合則其言同同則其聲自有不得不同者然君子小人莫不有聲其聲之同亦各以其類二公平生以道義相重志節相高非特以詞章相勝者故發之于詩和平深遠覽之可誦誦之可聽譬之樂則如鳧氏之鍾薄厚適宜侈弇中度自然無后播柞鬱之病其爲聲也眞同所謂金聲乎予之鄙陋固不足以識其妙然以是論之亦可謂聞樂知德者乎方石以翰林侍講初擢南京國子祭酒欲別去持此示予曰願有序則漫應之竟不予舍也

贈王刑部歸省詩序

黃巖王君存敬官于刑部者數年其父和州公與其母安人皆老于家而大父南耕翁則益老矣其叔父某因作詩寄之有若得來看百歲祖何妨遲作十年官之句存敬捧而歎曰此弼夙昔之願也弼豈棄兩世之老而戀一官之榮者顧例未得歸耳乃去歲之夏俄有　詔下凡朝臣去家六年許省其親衆方爲存敬喜而存敬適奉　旨往治齊獄及是事畢還　朝始克遂願詩老王古直其鄉人也與陳一夔副郎乃即其叔父詩分十

四韻歛詩贈之其間或一韻疊至二三首者益存敬之才操非
特見於治獄而已其詩名在士林籍甚人爭願爲文字交且其
一家重慶世所難得而承　詔榮歸用以寓乎歎美者亦有在
焉王在宋已多顯官今若嚴山中一姓凡千餘家皆隱于農
而所居險阻人蹟罕通大抵類武陵桃源自存敬之先四世徙
居邑中子孫復出而仕存歛之歸也又將訪之而兼畫睦族
之義吾聞之古直云

鮑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二

序一十二首

賀監察御史徐君序

福建道監察御史徐君時中之官于　朝也謹重廉正名聲卓
然皆曰徐君眞古所謂才御史者於是任滿三年都察院自院
長而下考其績惟稱至吏部亦然皆有詞以褒美之其同官相
與舉酒賀君復走予請文序其事予與君爲同年進士不可謂
不知君者既許諾蓋既久始克爲之然君爲人之賢亦以久而
益信夫自　今天子嗣登寶位　聖政日新固不可勝紀
然其大而要者在聽言而已故天下之遠雖艸茅賤士莫不有
章疏以達于　九重之上其可采者雖苛細之事未嘗不下群
臣議而行之而況爲言官者乎夫進言補闕固愛君者之心而

盡言招過亦非事君者之體故古之人尤致謹于此而不敢易
者若唐陽城為諫議大夫七年始論裴延齡誣陷陸贄事城固
奇士亦必待久而後言者蓋不欲易其言而瀆告之也其後延
齡卒不至相位人謂城之力居多是以言不易出則上之人
必曰彼未嘗言也今言之必其言之當行也無弗聽者雖然其
人不能平心以處事正已以格物而徒嘵嘵然以強聒於下欲
上之聽亦難者何也其身不誠自不能感動乎人也吾嘗觀君
于事之大者既與同列取而論之　天子信用無不施行曰
彼苛細之事人能言之吾固可免也蓋其老成持重如此自是
君惟不言言則欲弗聽不可得也若君嘗按行畿內清軍政而
人不稱冤治文案而吏不敢欺遇事即為不任智數又不必書
者君之先為浙東人今居貴州其既考最蒙　恩進階而贈其
先府君如其官母陳氏號孺人而封其配夏氏如其母云

雨菴宗譜序

言禪者必祖達磨自達磨至于秀千能而其支已分又自能而
後為曹洞雲門法眼溈仰臨濟諸宗而其名遂立益聞之其徒
云爾夫人一也則心亦一也禪學者明吾心而已今分支立名
以自別如此豈所謂殊途而同歸者耶雖然南北相訾反戾鬪
狠其道遂隱如昔人所論者其流弊亦不少也諸宗遠者至十
八傳而絕近者六七傳而絕惟臨濟又而獨傳於天下在
國朝宣德正統間有高僧曰祖淵江西人也自閩之雪峯寺
召至授官至僧錄司右善世一時　恩寵既加四方之人因其
嘗所居地稱之曰雪峯禪師而不名裹糧相從爭願出門下其
徒既盛於是師製二十字使世為名復自別其派既化去後人

世居僧錄其尤能擴其教者曰故善世道堅古心古心之徒益盛其尤知名者曰今善世戒璇大章大章住隆福寺有年矣朝廷屢遣中貴人即其廬修佛事而勲戚卿士又多與之往還承奉應酬之勞殆無虛日章疏書札裁治精捷則又出其徒定徵手也徵喜讀儒書而詞翰俱妙有前人風當其少暇閉戸焚香筆墨左右矻矻不休久之成巨編則奉其師之命所修雨菴宗譜也雨菴爲雪峯禪師別號其譜自雨菴而上沂馬爲總圖遠者畧也如族之有祖也自雨菴而下沿爲譜圖近者詳也如族之有父子兄弟也一展閱間上下數十世分合傳受粲然無遺譜成乞予序其首簡諸宗既絕今所傳者同出於臨濟所不同者特有講與教而已門戸判然又不可混大章師徒何慮而必爲此噫諸宗不同出於達磨乎其爲此者亦慮夫合而復分如所謂相訾者乎相訾而道復隱此譜之所以作也乎抑又有說焉今祝髮受度出於雨菴者不可勝數其人散在四方久而不知有相視爲塗人者其亦使考而同同而不散乎然則後人有能續而修之雖百世可考也而況今日哉是譜也自朝廷恩典至于詩文書札皆系而書其所題曰雨菴宗譜吾知此而已故特序之

伊氏重修族譜序

伊氏自沐陽徙吳中歲久遂爲著姓其居城西之通波坊吾幼猶及見其盛也家喜藏書多延接郡中儒流正統初有曰侃字士剛者更擢甲科給事　禁中一時賓客登其門者不絕未幾士剛卒而家遂落吾嘗疑伊氏何遽至此已而其族在南京者曰乘字德載再擢甲科爲司寇屬出僉四川按察司事吾始信

伊氏復有人也德載之高祖子文府君嘗修族譜上及七世而止至于今曰殆餘百年族人益繁而散處益遠德載乃奉其尊人紹方之命推考諸派各爲世次而重修焉其法以居吳中及遷臨濠者爲姑蘇鳳陽派以遷兩京者爲金陵金臺派又以居南京而被旌表者爲金陵旌表派派各有圖而總列小傳于後紹方父子爲此其亦有深意也乎夫自　國初倣漢徙閥右之制謫發天下之人又用以填實京師至永樂間復多從　駕北遷當是時蘇人以富庶被謫發者蓋數倍於他郡久之惟無譜可考子孫漠然不知其所從出子文伊氏始遷之祖也故爲是懼而汲汲焉創之幸而有若紹方父子之賢復汲汲焉續之於是其族始合終分源委不紊覽之雖數世以前千里之外若同居一堂之上昭穆以序親疏以明此豈非伊氏之幸哉抑是譜非得子文創之于前竊恐今日亦不知所從出然則後人有欲復修是譜者且紹方父子獨不爲異日之子文哉紹方年老受封不忘本始數來吳中買田築室將復振起其族非特修譜而已德載爲人廉謹有文重念鄉里之舊與予相好特甚閒以考績至持其譜請序故書以還之

賀監察御史陳君考最序

弘治三年監察御史陳君瑞卿奉　命巡按山東憲節既至一道肅然自藩臬而下咸相戒奉法不敢怠忽君乃奬循吏除奸民至于平冤扶弱悉具奏疏及歲滿將代復建白六事曰重守令以固國本曰申律例以飭武臣曰慎刑獄以全民命曰禁刁訟以厚人倫曰專委任以便稽考曰散儲蓄以濟缺乏凡數千言所以裨益治道者甚切　上悉嘉納令所司施行士大夫

皆曰陳君眞識政體者即超遷而用之可也聞者謂然初君爲
御史三年考最蒙　恩進階及贈封其父母若妻　制敕下頒
光賁閭里諸僚友若今王大理邦鎭而下嘗請文爲賀會予有
史事且君有山東之行不果及是還　朝其僚友復以爲請予
能已於言耶蓋今之有言責者必曰御史故有所不知無不
言有所不言言無不盡此其職也古之所謂才御史者不外乎
此夫論事易識事難事有本有末得其本則其末自舉而民惟
邦本又本之大者也然民亦豈能自治必得守令治之則守令
又民之本也雖然守令豈夫人能爲之哉今之制御史代還必
察其人書而上于當道及三載述職當道者多據以黜陟之噫
是法也唐虞之世必待九載而行者也當是時人才之盛固有
所謂九德者矣亦有六德三德者焉有六德則是三德未備也
有三德則是六德未備也人才之生其難如此必至於其德一
不可取然後黜之亦必至於九載如鯀之績用弗成其明驗也
而何後世之率易耶此君所以首及之必言取人之法而不以
遂棄其人爲言蓋曰往者已無及亦惟謹之於始而已此所謂
知政體者若夫禁刁訟一說尤切時弊蓋非特爲小民言者所
以還忠厚之風革浮薄之俗以助　今日清明之治者其在於
此乎陳氏之先爲揚之高郵人以武功官太原者累世至君始
業儒登成化壬辰進士第去歲庚戌其子涸復繼之而陳氏遂
以儒顯君初知嘉興武邑二縣廉明剛果多惠政可　之
召爲御史兩巡畿內輒著才名非特山東而已予忝與君同年
相知寔深故於賀禮之舉也終不能已於言云

新安吳氏累世遺象序

新安多大族若吳氏其一也吳之先出泰伯以國爲氏吳者固莫盛於吳而新安亦吳地其盛爲宜有名常以世經字者見于於京師曰常之先出於吳面家于新安之南溪自有家以來譜牒具存若自宋運幹府君而下至吾先人斯榮處士凡九世則世數不遠畫象亦存常之兄弟恐其久而或失也裝爲巨冊藏之又恐後人之閱之者徒得其形似無以知其事行之略復各爲小傳于後惟其前未有序之者已而出其族人雲南參議文盛手書以示文盛于之同年益託以請序之說也夫畫象之作記禮者所不及昔之大儒所不取然于竊以爲孝子之情無所不至故其親沒而祭之也無所不思與其思之孰若取其象閱之宛然如見之乎夫此亦生而識其父者耳世固有幼失怙恃而不識者必問其形似于所識之人又孰若取其象閱之

然如見之乎故此雖不出於禮不取於人而無害於爲孝亦可以爲思成追遠之一助也今世經藏此與其兄弟及其群從不獨見其一世上而三世又上而九世皆得見之能不慰其無窮之思也乎因書以酬其意俾與譜牒謹藏之勿失

周氏立後序

惟周之得氏久矣其先本出周平王子別封於汝以國爲氏或以爲報王之後黜於民間因氏焉歷漢魏晉唐以來子孫散處天下代有名人若吳中周氏尤多有自鄱陵從宋南渡仕爲拱衛司兵馬鈐轄使守嘉定者因家于吳鈐轄生一子曰副尉某副尉生一子曰元平江路醫學錄子幸學錄生五子其長曰江陰醫學教授觀光教授生四子其長曰平江路醫學正繼周學正生四子其長曰 國朝光澤縣儒學訓導瑾訓導生四子其

長曰太醫院醫士文威醫士生四子其長曰處士宗器處士生二子其長曰封南京太醫院判菊處先生尚正菊處生一子曰南京太醫院判庚庚字原已賢而有文用醫而仕顯於先世娶安人陳氏生一女繼安人顧氏皆無子養自副尉至原已凡九世世為長房而原已獨鮮兄弟且以無子為憂初為御醫時其從父尚義以　吉府良醫致仕與其二子良方同居京師良娶王氏生三子其季始周歲原已殊愛之曰吾無子此獨非吾子乎乃弘治己酉二月原已病臥官舍其子壻陳鍵自吳中往視顧謂之曰吾即不起必以良之子為後口授以書俾諫識之不忘原已既沒鍵扶柩還以治命咨于菊處與其配閻氏安人菊處曰吾與尚義為同祖兄弟以其子之子為吾子後於昭穆宜會族弟行人秉臣出使還　朝乃以其事託焉尚義父子初

未即從秉臣曰此禮也亦制也且原已之意也其何可違之秉臣遂即私第設醴祀告先世祀畢集族人及素與原已厚者若子與今李祭酒世賢陳大理玉汝徐武選仲山王諭德濟之同飲因命其子曰繹蓋取相續不絕之義酒半秉臣起告于曰茲事繫吾周氏甚重既勞長者愛助敢請序以文使繹長而有知庶知所重以承宗祀濟世德至於永久予曰諾於是繹生六歲矣菊處使家僮春來迎之曰吾夫婦既老幸及見吾孫也歲二月尚義之配丁孺人乃保抱之行而秉臣以前說申請予故書其事以歸周氏而必述世系于前者見原已為周氏宗子理不可絕而思繼之雖他人皆宜盡力況其同族如秉臣者乎蓋自後世風教不行有諱為人後而忘其所出者或非所當後而強後之以利其所有者是皆紊禮背制取譏於世若繹當

爲人後而無所強於禮無紊也於制無背也於家法不廢於世系可明也君子必有取於斯也故序之

容溪詩集序

成化間稱才御史有貴溪姚君仲遠後僉陝西按察司事而沒没之日家具蕭然所以遺其子者獨有書數百卷幷所作詩數十篇而已蓋君少好吟詠自舉進士京師有金臺蓁蓁爲御史時有栢臺蓁出巡于外有行臺蓁及在陝西有外臺蓁皆藏于家至是其子文灝會粹成編總名之曰容溪詩集容溪者君所自號也間以刻本相示而乞予序之君嘗爲吳中其廉介高亢予時頗知之然不知君能詩也觀于此編既得詩人之體且其詞氣嚴厲而憤世感事之意時復發見若利劒出匣鋒鋩差差見之凜然不敢狎視正如其爲人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詩非心聲也哉顧君奄世其爲言止於此而不及究其所至且其才不盡見於用而所傳者亦止於此知君者蓋深惜之君初游太學與故諭德劉景元善景元爲人亦所謂廉介高亢者也故特相契合而叙君平生于墓石者甚詳今附于集後其亦詩之案乎君有七子而文灝獨仕其字秀夫嘗試禮部予得其文奇之今以刑部主事調判常州蓋賢且文有光其家世者也

抱璞南歸詩序

左諭德四明楊君惟立初以成化乙酉浙省冠鄉解再試禮部不偶居都下日與四方名士講業號麗澤會期必取進士乃已衆亦推讓君以爲惟立豈又在人後者及壬辰之試所得多麗澤之士而君顧復不偶衆皆愧焉馀不在榜中者亦藉君以自解是秋八月君念太安人在堂束裝即還於是社友以詩贈之

者十四人聯爲巨卷題曰抱璞南歸詩時欲求予序其首不果後六年戊戌禮部及廷試君竟在高等遂入翰林轉春坊文行老成與其兄故文懿公頡頏館閣間而予獲與相好甚慰久而益篤君間出詩卷示予道疇昔之意予不能違也竊惟世之人與其等輩小有得失以爲形蹟不同往往失其初好其死生貴賤交情反覆非特如翟公署其門者至於場屋爭名之地殆有甚焉得者自以爲足而生驕矜之心失者自以不足而出忌疾之語風俗淺薄使人感傷觀于此卷投贈諄切至于累篇豈特見諸君之賢得免乎議而君受而藏之若護奇物則君之賢不尤見乎然則所謂麗澤者獨在於文藝之間乎自壬辰至今二十三年十四人者存沒顯晦已不能同乃疏其名字官邑使楊氏子孫他日有所考以敦世契云任彥常吉甫南京人福建僉事致仕間顯齊道新喻人終進士張祥思履吉水人終南寧知府周軫公載莆田人今山東鹽運使潘璋栗夫金華人終陝西副使李孟暘時雍睢州人今廣西布政使楊榮時秀餘姚人終工部員外郎達毅士弘丹徒人終南京刑部郎中司馬亞通伯山陰人福建副使邵賢用之宜興人今雲南僉事陳洵匯之錢塘人終曹州知州劉傳師正嘉定人終泉州知府徐洪公溥蕭山人終刑部員外郎白鉞秉德南宮人今翰林編修弘治癸丑六月丁亥序

贈進士秦君序

弘治七年十二月八日寬聞先大宜人之喪將歸守制上念寬爲　春宮舊學之臣特　敕有司治葬以榮其親事下工部於是尚書劉公等遵奉惟謹而擇其屬往督之得臨海秦

君從簡蓋從簡以省元初登進士第觀政部中士大夫皆曰秦君賢士此行必有可觀者及至吳以部符下府知府史侯等遵奉益謹乃吳城西二十里南橫山之麓先塋在焉太宜人當祔葬于是遂即其地以八年四月八日興工則木石既具工役畢集君躬督其事調度有法人不知勞凡所搆造無不如制工成一旦山水秀發林墟改觀　恩光赫然下賁泉壤啓殯之日觀者萬計蓋　朝廷優卹之典而君調度之功有不可誣者君爲人既有才幹而清謹謙約執禮如諸生吳中士大夫稱其賢者益多而歎伏之以爲不可及皆曰君之來也承　上恩旨其事固重然特小試其才耳自茲還　朝任用之地無不宜者相率爲詩以贈而禮部主事楊君君謙既序其首矣斬然衰絰之人非惟不當言亦不必言也顧　朝廷之恩不敢忽而君之勞不敢忘故敢以不文之言卒犯非禮之議亦情之所不能自已者也

吳冢遺文序

吳中人物之盛在漢唐已前遠矣自宋以來其人歷歷可數若其冢墓所在過者猶能指而道之其銘誌埋沒土中者固不可見至顯刻于外者多斷裂磨滅不可覽誦雖近世猶然況百年之上而益遠者乎是以鄉邦後學欲尚論前輩者茫無所據嘗竊病焉夫人之德學功業務盡其所當爲者固不汲汲爲傳遠之名然學士大夫之所撰述則必期其傳而至於埋沒斷裂使其人德學功業晦而不章且幷其出處生卒亦不可考是不獨其子孫之恨而已幸其榻本或鈔錄之副藏於人家者猶可搜訪一二於是鄉貢進士都君元敬得數十篇將刻之曰託於石

者有時而亾惟刻於木而摹印焉庶可久也蓋凡其文見於學士大夫集中而行於世者皆不在故題曰吳冢遺文而請於予曰願有序也故書之

樸樂存藁序

湖州自昔稱山水清遠人之產其地者多以文雅相尚其亦鍾山水之秀而然乎豈所謂清遠者亦有所助乎蓋言詩之盛者必以唐爲首若輞川之有王右丞香山之有白太傅浣溪之有杜子美樊川之有杜牧之其尤著者也是故市廛之塵埃孰比乎煙霞之勝閭巷之人蹟不若乎泉石之佳發乎興致蕩乎胸懷景美而意自奇蹟爽而趣自妙不期乎詩而詩隨之吾固嘗觀之矣長興吳氏世居呂蒙山之下號衣冠舊族四方之人以其所居之得其地也稱其氏者必以山配之然所以稱之者他固不必論亦惟以其科第仕宦之世繼耳雖然此亦足以盡吳氏之美乎益自青霞處士以詩鳴于　國初今浙中所傳林霏集是也其季遺夫隱君早承詩學以其兄遺芳既仕于外退然家庭間奉親之際口輒吟哦以此樂而終身發於篇章和平閒雅皆可諷誦顧其平生爲詩頗多藁率棄去今所存者特數十篇隱君既以壽終諸子保藏手澤不敢失墜益五十年于此而諸子者亦皆下世矣至是其孫璦與其弟珍琉等謀刻諸木期與所謂林霏者並行于世偶舟入吳奉以請序惟隱君之葬楊文定公寔表其墓其發揚潛德至矣末獨謂其望介山盼雪川耳目所及形之歌詠熙然自得人莫能窺其際也君子以爲知言予故取而書之隱君諱壽遺夫字也以號樸樂故題其集曰樸樂存藁自隱君既沒山水如故而子孫益繁隱顯雖異皆能

爲詩蓋有所受也亦有所助也此吳氏之所以稱於人也

公餘韻語序

士大夫以政事爲職者率早作入　朝奏對畢或特有事則聚議于庭退即諸署率其屬以治公務胥史左右持章疏抱簿書以次進雖寒暑風雨不爽當其紛冗往往不知佳晨令節之已過也蓋勤於政事如此又何暇於文詞之習哉予自翰林承乏吏部以舊習未忘欲復事此而興致索然執筆輒廢或終日不能成章每以自笑他日同官鄆城侶公示予一巨帙題曰公餘語韻則皆士大夫投贈之作而以政事爲職者居多豈諸公之優於其職能肆其餘力以及此耶抑亦公之雅嗜吟詠尤篤於交游而能致此也覽之復以自愧夫詩以言志志之所至必形於言古人於此未有弃之者故雖衰周之人從役于外而詩猶可誦況生于今之盛世者乎蓋退食自公宣其抑鬱寫其勤苦達其志之所至亦人情之所必然者至于紀　朝廷宴賜之盛儀志　國家祀戎之大事燦然卷中亦無不備後有讀之者信其爲治世之音也公俾序其首敢忘其蹇陋爲強書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二

序一十二首

送少師徐公致仕還鄉序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益殿大學士宜興徐公今歲以老疾上休致之請　天子難其去諭留者再其後請益懇始允之仍　賜之敕以序公之賢而　君臣之義於是為盡噫公之去可謂榮矣近世大臣之去有如公之去者乎當公得旨之日公卿大夫相與追論公之平生咨嗟之聲相聞而不絕雖閭巷小民亦然蓋為天下惜而非為乎私也既不能留則自館閣臺省與夫門生鄉里爭走文章鉅公家求言贈公以張其事至於郎署庶官則為歌詩所以稱頌乎公者連卷累冊至數十篇噫公之去可謂榮矣近世大臣之去有如公之去者乎豈

惟近世爲然古亦有如公之去者乎益嘗觀于昌黎韓子送楊少尹序以漢二疏年老辭位去供張祖道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旁觀者歎息其賢班史既載其事後世復圖其蹟以楊侯之去丞相愛惜白以爲郡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謂二疏未必有是事益所以誇楊侯之盛也噫使昌黎生於今日見公之事又當作何語耶且楊侯爲少尹特不絕其祿耳今　天子念公既　詔馳驛以行而俾官屬護送之且令有司厚給月廩而歲有隸人以供役焉聖眷未已又官其一子俾世其祿馬矧猶未已復遣中官持白金寶鍔與夫襲衣往　賜于其第益其盛如此古亦有如公之去者乎於是諸勳戚若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而下以與公同　朝久享公之德亦皆惜公去而不能留者具圖與詩以贈則又兼疏楊之事而有之顧來請予一言予言何足爲公重哉聊序公所以感者而歸之

盛氏重修族譜序

惟盛氏在吳中爲大族子孫散居郡邑多以醫爲業當皇明永樂間見用於　朝若太醫院御醫啓東叔大二先生尤著者其次亦多爲郡邑醫官至於業儒而出往往爲名進士仕于內外者不絕故人指爲衣冠家予少則交其族人獲聞其家世之略以爲出宋參知政事文肅公度文肅顯于當時功業在史傳世稱名臣豈所謂本深而末茂者歟盛氏之彥曰用陽嘗以手修族譜請序於予而自言其家世以示則益得其詳焉益其先唐末有諱瑞者初居虞城後仕吳越爲餘杭令始家于浙歷四世曰京登宋眞宗朝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文肅公則其從

弟也文肅生集賢校理中甫中甫生知宿州仲南仲南卒葬于
汴子孫又家焉仲和中和生瑄再世為司諫瑄生岫授
宣義郎當靖康之難與其父扈蹕南渡通判平江府退居吳江
儒林里而盛氏始為吳人後四世曰益乃遷居郡中益生忠元
為江浙醫學提舉司提領五世而絕季子宗仁生寓翁而醫復
傳寓翁生景華在 國初就賢良辟獲參大議不仕而歸啓東
則其長子也其家世之可考者益如此夫人莫不有所出而知
其所出者則小固其子孫漸微無所於考亦其人不為之考故
耳夫不為之考則其所出不過得於傳聞傳聞之言止於三五
世可也能至於數世皆能歷歷道其名字乎況能道其事行者
乎此譜之所當作不可緩者用陽為此懼而矻矻乎忘其紀載
之勞自本而支衍而別之如宗序昭穆於宗廟之間秩然不亂其

盛氏之良史哉益其譜初修于其先曰錢塘縣尉行誠其先君
子汝德繼修之既四十年而族人益繁用陽於此焉置之豈惟
使後人莫考其先而已將使家乘斷缺而繼志之道衰矣然則
用陽業儒而精於醫居市中而隱德甚著其名暄號師省於餘杭府君為十九世云

容菴集序

鄉校間士人以舉子業為事或為古文詞被輒非笑之曰是妨
其業矣噫彼益不知其資於場屋者多也故為古文詞而不治
經學於理也必閡為舉子業而不習古作於文也不揚二者適
相為用者也鄉貢進士謝君少游郡學即好古文詞既取鄉貢
不幸未仕而卒幸其子昞及其二孫雍睦能承其家嘗痛其父
祖早世而無所傳搜篋中得遺文數篇將刻之以自憫益君沒

於景泰初至今已五十年吳中舉子何啻數百人其間登高科
躋貴仕以功名顯者固有之餘子皆寂然無聞而謝君爲當時
所不好者獨傳於人不知君者讀之猶知有其人而若一不死者
則古文詞之爲用豈特資於塲屋而已睦方爲邑學弟子介其
友陳維祐持君遺文來請一言予不及識君竊歎君所傳者止
此使更活數十年其成就當如何哉聊書以還之君諱會字惟
貞吾長洲人以號容菴故名其集云

經筵侍班倡和詩序

國朝經筵之設實自　英宗皇帝之初其制以儒臣二人進
講必以給事中監察御史各二人侍班　今天子之八年爲
弘治乙卯又三年戊午吾鄉朱宗憲副天昭實以御史嘗預其事
天昭以其先曾大父三畏公在洪武中事　高皇帝給事戶
科侍　奉天門說書有詩乃以舊韻追次二首以紀其榮士林
傳和成什渢渢乎其盛也惟朱氏出自睢陽自宋歷元累世業
儒而仕入　國朝得三畏公三傳爲天昭益以文行列于侍從
獲觀　聖學於視朝之餘信可謂榮矣是宜詠歌相續而傳
和之盛也夫講學之事在臺諫得預爲榮若在翰林特常事耳
今天昭之子希周弱冠登高科遂入翰林執經講學在
上左右有不必紀其事者夫惟以常事不紀吾見朱氏之榮所
以爲不可及也歟予不及識三畏公而與天昭父子厚善喜朱

越溪盧氏族譜序

族譜之當作固也若世次之遠審而可信族人之蕃混而或遺
必作之使近且少焉雖士大夫不以爲意蓋以爲其族易知不

必作爾孰知數世之後近者遠少者蕃後人欲作之則已無及矣此君子之所深慮而必懋懋于斯者吾郡有盧氏世居越來溪之上有諱士誠者欲作族譜未果而卒其子綱居鄉業醫恐墜先志竟成之顧其譜自其身泝而上之特五世曰青州通判吉始自青州而上有爲臨安令者雖見於家乘以其父早孤不知世次遂不敢載其慎重如此可謂不失之誣矣綱有子曰雍修謹好學往年予家居持所業來見已嘉之及是具書以其父所修族譜請題其首由今日觀之盧氏世次之近族人之少此譜不作可也由雍以後子孫日蕃支分派別欲考而知此譜非其權輿歟盧氏在唐爲望族名位有極顯者使他人必祖之而伯常於近世不可考尚闕而不書況遠者乎所謂其事核者豈特作史也哉吾是以題之弘治己未八月望日

送南京吏部尚書秦公詩序

自昔有國者多備兩京之制然非巒輿所在特設留守而已未有如　當代之盛者益自永樂間駕遷于茲諸署在南京者視國初竝設如故至官有多寡則繫於事之繁簡非以南北之分有所輕重之也彼安於　除命與乞便其私者固多其人或自以爲輕重者其中往往不懌若置之外郡然豈以違遠　闕庭不得近　天子之光耶或以遷擢不同爲言竊恐知其人之淺而賢者固不如是也益仕而能盡吾職展吾才雖四裔之遠莫非可居之鄉況周之豐鎬漢之灞滻地美物衆如古所稱佳麗地者乎不然豈若汲長孺之薄淮陽乎則今之南京又非淮陽一郡可比人豈當薄哉或曰蕭望之亦名臣也俾守外郡則不願人亦效望之耳夫望之不願守郡以欲立朝居諫諍之職

也今南京諫諍之職固在且當不諱之　朝言路大闢凡食祿者皆得以建白而不拘於有言責者乎竊恐知其人之淺而賢甲科至今四十餘年涉歷中外政績茂著而清恪恭謹有前輩風今歲南京吏部尚書倪公奉　旨遷兵部有參贊機務之寄大臣合詞舉公擬代　天子知公賢可當斯任即其奏公感激擇日以行寮長宮傳屠公重其去賦詩贈之諸公皆和之屠公謂寬當有序夫南京

高皇帝建官之制也　詰詞具在昭如日星惟欲鑒別人才公於推舉以充任用耳蓋視其事之繁簡而序其官秩者今日銓曹之常例也因其人之賢能而無拘於資格者又今日　詔旨之殊恩也有若人焉凡爲官長者皆得以奏薦其屬況掌銓曹之事者乎南京去此雖三千里而遠一疏疾馳越旬可至天子方側席以待屠公得如　詔旨斟酌舉用公可不留意乎寬幸承乏忝佐其事於公之行也以事無大於此者故一言之

啓事餘情序

吏部所掌不一而以銓選爲重其制見於　高皇帝所定職掌傳之　累朝遵行不廢然選有急選有常選急選多止數十人不過具疏奏請而已常選率二月一舉行則至數百人其儀天子視朝畢退就便坐尚書偕左右侍郎及吏科都給事中升階進奏奏已　天子特命光祿供酒饌仍命中貴一人視疏所具疏入尚書以下及文選官屬出次闕左旁舍候得　旨乃啓疏填榜揭示于衆其大略如此其事可謂重矣顧此數百人者雖出於先時之所論定然品秩司署繁冗紛雜而欲取具於

半日之閒或稽校稍不審未有不舛譌者今四明屠公以都察
院左都御史進拜尚書自弘治丙辰二月掌選臨事優裕事無
弗治且以餘力每選檢韻書次第拈三字爲韻賦絕句一首與
同事者更倡迭和積成巨卷取晉山公語題曰啓事餘情間俾
予序予從公後凡二歲餘見公才長而思敏精力尤過人忽遽
中往往得句如常時自媿疲努遲鈍章多不成竊嘗歎服不已
而又何序之有比予蒙 恩再入翰林公務清簡念公之意不
可久違也乃卒序之昔在春秋之世列卿宴會必命賦詩以觀
志君子即其所向而斷其所就無少爽者況銓選固所謂重事
乎 聖主側席有招俠之心群士彈冠有登庸之望使無一
語以寫之得不爲趙文韓宣子輩之所譏乎閱是卷者毋曰寂
寥乎短章不足以備訛歌之數即其言察其志將必有所得焉

詩凡若干首自丙辰訖己未之作皆在後有所得當別爲卷藏
之公名滿字朝宗以尚書加太子太傅曰鍾爲伯公大鼐曰民
悅爲秦公崇化曰瀚爲林公亨大皆侍郎伯公今擢右都御史
秦公南京吏部尚書曰源爲季君本清曰矼爲魏君秉德皆都
給事中本清終太常寺少卿予爲吳寬原博以侍郎今兼翰林
院學士云弘治十二年冬十二月上日序

石田藁序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爲至矣予則以爲窮者其身阨
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於悲耳故嘗竊以爲窮而工者不
若隱而工者之爲工也益隱者忘情於朝市之上甘心於山林
之下日以耕釣爲生琴書爲務陶然以醉脩然以游不知冠冕
爲何制鍾鼎爲何物且有浮雲富貴之意又何窮之是以發于

吟詠不清婉而和平則高亢而超絶求之唐人若陸魯望是已
今其詩具在予嘗讀而愛之魯望吳人也吳之詩自魯望首倡
盛于宋尤莫盛於元然其人多生于季世身雖隱其時則窮則
其詩亦悲而已予嘗讀而傷之入　皇朝來優兵息民天下向
治及承平日久人情熙熙士之求仕者爭治經義取科第而出
若相城有沈氏顧獨好隱益自縱卷徵士已有詩名于江南二
子貞吉恒吉繼之至吾友啓南負更秀頴雖得于父祖之教自
能接乎宋元之派以上遡乎魯望且其宅居江湖間不減甫里
之勝賓客滿坐尊俎常設談笑之際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緣情
叙事古今諸體各臻其妙溪風渚月谷靄岫雲形蹟若空姿態
倏變玩之而愈佳攬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高亢超絶者兼
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南而已予少居鄉亦喜為詩屢相過
和方自愧于松陵之龔美而其子雲鴻乃欲得予序其石田稾
者予何以為序也噫叟俞既仕而得平窮名啓南不出而全乎
隱節其詩之工一也而悲樂則殊覽者當自得之啓南詩餘發
為圖繪妙逼古人或謂掩其詩名而卒不能掩也今年七十餘
詩思益發數日輒成什予雖不能窺其際又安得而盡讀之耶

使東贈別詩序

弘治十二年七月閾里災守臣遣人馳奏　天子惻然思所
以慰安先師孔子者內出祝詞擇儒臣往祭而太常寺少卿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海虞李公世賢實承　命以行士大夫爭賦
詩送之而鄉人之仕于　朝者則自成什於是太常馬公宗勉
委予序其首予讀其詩所以致疑於天人之際者深矣惟昔孔
子過宋令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惡而伐之孔子曰天生

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蓋天之厚於聖人如此及漢魯共王欲壞孔子宅以爲宮室上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止人之尊乎聖人又如此然則今者召災之故天耶人耶吾何從而致詰耶公博學多識明乎劉向之說獨不能識此耶雖然是不必致疑亦不必致詰　天子追崇正道宸衷靡盡公惟將使指修祀事以達　九重之誠而已惡庸知其他

尚書嚴公流芳錄序

漢承秦後高帝與民約法三章既除其苛政及所用人皆重厚長者以革其澆風蓋天下不能戶曉惟示以意向則人自化之考之當時如周勃曹參張相如數輩及其後石慶父子皆在顯位而當矢喋喋利口者竟不得用漢之所以治安者非更化用人之力乎自漢以後興者必乘極敝之後尚論其治實而近古皆莫漢若蓋歷二千年而　皇明興則元政之苛雖不及秦至于亵倫傚歎所謂夷狄有君特明于此及其季世強臣跋扈弒逆禍作亦亾之甚矣我　太祖受天明命肇修人紀思有以變污俗一時列于庶位者其間智巧而喜事者初或見容旋復斥去其憸佞奸頑之徒必殄絕之不使妨吾政令故一時信任莫非所謂重厚長者往往拔於田野之間置之廟堂之上尊寵峻擢不論資序其人設有過誤又必委曲保全而下及其家人皆知　上意而翕然改行淳風既回而天下大治矣求其人若兵部尚書唐公鐸國子祭酒宋公訥春坊庶子鄭公濟光祿卿徐公輿俱可數者自後則又若工部尚書嚴公震直尤所信任特被　恩眷者也公湖之烏程人世力田爲舊族洪武初設糧長郡縣推擇得公每歲率先輸糧鄉民素感公德恐後期累

公無逋負者時方徵富民出仕號稱人材　上察公樸直勤事召至授布政司參議而留治通政司事累遷工部尚書俄以公過降監察御史欲歷試以練其才遠使者再事皆稱旨及所建白皆見施行遂擢都察院右都御史其屬復犯公過引以自責復降御史未幾仍拜工部尚書凡公貶秩則　恩眷愈重而公奉職益謹卒能全其身完其家蕃其子孫以至于今蓋歷百餘年鄉里稱仕宦家必以嚴氏為冠公之平生大畧載于　國史郡志其詳見于鄭庶子王教授所為記可考至是公之曾孫思南府推官績慮公事行湮晦奉家錄二帙入京謀于今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將刻木以傳益太保公嚴氏外孫也為編次為六卷名流芳錄乃率之來請序寬生與公鄰郡幼則聞鄉人多談公事至稱其家必曰嚴府蓋重之也顧惟後生

寡學恐為公辱而何以為言哉是編凡公居官屢蒙　恩眷直述于前不敢潤色恐失實也次則公象贊及記序碑銘等文而以南游集終焉集則錄公奉使安南時　敕旨并與其國往復書于前而紀行詩則使廣西者俱在公喜為詩稿多不存存者特此又以見公有德有文而漢吏亦有所不及云

壬戌會試錄序

自　國初來見於着令三歲一行必于歲首者曰朝覲曰科舉而已朝覲即古所謂述職當其時天下有司咸集于京師察其政績而黜陟之為吏部事科舉即所謂會試當其時天下士子咸集于京師考其文詞而取舍之為禮部事　皇上御天下之十五年為弘治壬戌之春朝覲事畢次及科舉禮部尚書臣傳瀚等上疏言故事會試當用知貢舉官臣瀚與左侍郎臣張

昇右侍郎臣焦芳各以事不預請簡其人以充於是吏部右侍
郎臣王鏊特奉　命攝其事臣寬適承乏翰林則　命偕侍讀
學士臣劉機充考試官爲侍讀臣白鉞修撰臣朱
希周臣倫文叙編修臣羅欽順臣陳瀾臣葉德臣豐熙臣劉龍
檢討臣劉瑞都給事中臣徐忱貟外郎臣張天
爵主事臣楊子器臣冒鬱監試爲御史臣張綸臣余本實餘自
提調以下各執其事於是士自舉于鄉合累科來試者及先是
從乙榜分教于外限年許復試者總三千七百餘人論經量地
取之必均然亦未敢專也則具數奏請　聖裁已定始按卷
啓封列其名氏而榜示之又擇程文刻之臣寬謹序其事蓋臣
觀于今日士至數千可謂多矣及所取士止於三百其數不及
什一亦可謂精矣精則皆其人而無不得者春秋棨立之會四
命曰取士必得彼所謂得伯者之佐耳卓然　天朝稽古
建官惟賢惟能始克任用其盛與三代竝稱何五伯功利之徒
之足云耶然自古之賓興法廢舍德與行惟于藝而考之文詞
亦藝也出於心思而著爲手蹟猶夫言也惟于言而取乃可疑
焉益昔孔子嘗使門人言志矣他日則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觀其行矣又曰察
其所安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既聽其言必觀其行既觀其行
又必察其所安乃已今之取士徒據紙上數千言能合乎理通
乎政務而文采可誦以爲能盡其人可乎仰惟　皇祖立法
萬世常行而於科舉一事悉罷前代詩賦諸科必以明經爲本
端其習尚已爲近古至　廷試復　賜之策問以觀其志既第
其人則授以官授以官則試以事試以事則考其績其在外服

而來朝者又使各述所職以察之是故取之於前者雖據乎文詞考之於後者必本乎政績實與古敷言試功之意同則其人亦何所掩哉惟今歲當述職之餘　上特詔吏部進退人才必考驗其實以為勸懲繼自今凡入官有異等者必蒙宴賚以榮之且將超遷以顯用之否則黜絕之殆無所容又與古慶讓之意同臣寬幸從史官後敢不特書　聖政于會試錄首以示士子且以揭之天下也

慈溪姚氏家乘序

浙東稱舊族有慈溪姚氏其先為越州人在宋曰嗣宋者仕慶曆間為潯州守再世曰湊始遷慈溪自宋歷元至于　國朝族人益蕃故廣東參政堂其裔孫也考其先可知者上至十五世為族譜譜成於四十年于此其從子廣西參事鏞續修之又下及三世曰譜則備矣惟先世自元國子助教登孫而下文詞多散失幸見於板刻行世者猶存一二至自宋以來名公文詞為先世作者亦多存焉別為集以次於譜之後若近世所受累朝誥敕尤有光於家世者則謹錄其文以冠于集之首總名之曰家乘以參政公守蘇時予猶為諸生而其子鄉貢進士鉌舊嘗同學之故來以序請夫自魏晉以來人重門地延至于唐山東諸族往往以婚姻相陵或舍其鄉里而安稱或棄其祖宗而他附其弊至此夫古之得姓必始于聖賢及諸侯大夫後雖別而為氏自非若漢唐賜姓以亂之特有盛衰嗣絕之分耳故有得姓之家必有受姓之祖其理曉然如姚之得姓本出於舜越中尚名其邑其後子孫散處天下而曰思廉曰元崇尤顯于唐為當時名臣今皆不之祖斷自潯州府君始所謂據其可知

者其派的而正其事核而明足以傳信于家雖其人不甚暴着然處者有隱節而多行義出者盡官守而多材能其由科第爲儒官者不但能立師道文多而文名于一時若參政公更登甲科爲廉吏吳人至今稱之令僉事君繼起又賢而有文頂以禮部副郎推擢憲臣提學將以經學指授一方爲　朝廷作成人材後之人自足以祖之夫家乘一家之史也僉事君作而成編其有功於姚氏甚大是宜序而及之

序一十四首

劉文恭公集序

文章之士世固有之山林之間賤而在下者其文既多晦而不傳至於貴顯之人或於公而無行讀其文者且唾之況欲其傳哉夫人自少至老矻矻執筆纘言能造其妙者幾人幸其文之妙矣貴而鄙其行賤而掩其名欲其傳又難如此寬故於鄉先達文恭劉公之集讀之所以深歎也劉爲吳中世家自宋以來以儒宦相承入　國朝值家中衰而公貧力學未嘗降志永樂間竟取科第入翰林益篤於學纂修講讀皆稱其任文名既著有求者輒酬應之若不辭拒然平生慎許可少假借言之所施未嘗徇俗以悅人人亦未敢易而求之也蓋公爲人儉質無

華而少玩好靜退不喜紛而絶奔趨故形於著作者不以險怪侈靡爲工往往於和平酝藉之中而有温純典雅之意知公者以爲似其爲人焉公既沒藏于篋中率多亂稿其子瀚從仕中外皆以刑獄爲職未暇編次及是以陜西按察副使致仕始以其暇爲之以寬居同里及仕又嘗同朝契好甚久乃奉其遺稿以示俾序其首寬生也後不獲承公之教特從諸生中一嘗望見其顔色而已今幸得其遺稿而讀之亦何異蒙公之指授者顧淺陋之學鮮拔察君繆加委重其非公之望乎既辭不獲他日君則以書俾其子令直　閣尚寶卿粲來言曰某老矣先子之文將板刻行世願序文之又見之也蓋公在翰林最久後自國子祭酒擢少詹事官亦顯矣而公所以儉質靜退者自時愈至猶夫山林人也故其行已鄉人知之同時之人知之遠方後輩或有不知者將無疑其文乎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敢書曰此有德者之言也學者宜相與傳之公歿後數年　天子念公爲春宮舊學之臣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曰文恭而有司復祠公于學官知德者以爲合於公議云

同年三友會詩序

成化壬辰登進士第者二百五十人可謂多矣自壬辰至弘治癸亥三十二年亦可謂久矣前乎二三科其年盛又則宜其人益少然未有少於壬辰者僅三十人仕于　朝者僅三人寬與工部左侍郎湯陰李公鐩時罷右侍郎德興張公憲廷式而廷式又分司於外歲惟一至而已今歲廷式既至三人者相語曰　聖天子方膺萬福又幸四方無虞三邊少警且朝廷舉燈假故事與臣民皆樂吾三人更不接杯酒以爲一日

歡所謂同年會者不幾於廢乎乃正月九日初會于時器宅酒半時器出松竹梅三物于盤致席間以爲玩曰此昔人所謂歲寒三友者今日殆似之相與一笑十四日再會于家二十日三會于廷式公館館爲建安楊文敏公朝房即所謂聚奎堂也凡爲會三人者性皆不飲終席醒然清言不窮善謔間發歡洽累日契好益深退輒賦詩以紀其事又以齒爲序即三物各占其一更倡迭和不覺成什噫往歲爲會座客滿堂起坐諠譁勸酬淋漓若以爲樂惟夫人之衆也情話不交雅音不作闃然而集閧然而散不啻市人之于朝暮者孰有旬日之內爲三會之頻三會之餘得諸詩之富者乎況禮不忘恭樂不失正以道義相期必託于言以節操相勵善取諸物豈以酒肉爲事求一飽之樂如聚蠅蚊爲昔人之所譏者乎乃錄其詩請國子典籍陳啓

陽繪圖以冠而覓復序之人藏一卷傳之子孫以講世契亦足以有徵也

五同會序

自有人類以來其世蕊然而無窮人生其間大率百年生乎吾前者瞻之不可得而接生乎吾後者顧之不可得而待乃於無窮之世相值而同時其亦難得也哉夫既生同其時矣或居有南北之隔居同其鄉矣或仕有內外之分使又居同其鄉仕同其朝不益難得也哉雖然三者既同或不同志而同道猶夫古今南北內外而已亦何難得之有吳人出而仕者率盛於天下今之顯于時者僅得五人曰都御史長洲陳玉汝禮部侍郎常熟李世賢太僕寺卿吳江吳禹疇吏部侍郎古吳王濟之及予爲五人去歲五人者公暇輒具酒饌爲會坐以齒定談以音

諸以正道相責望以疑義相辨析興之所至即形於詠歌事之所感每發于議論庶幾古所謂莫逆者同時也同鄉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同道也因名之曰五同會亦曰同會者五人耳禹疇以越人丁君綵妙繪事俾寫為圖飾為長卷推予序其首圖中坐于左者為予竝坐者世賢前行者為王汝次禹疇皆容貌惟肖氣韻奕奕獨予白髮蒼顏頹然以老可歎也五人者初期相續為會不已未幾王汝擢副都御史赴南京濟之以外艱去自是會者惟三人予年既高又將引退雖後之來者當復盛予固不可得而待也

送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公致仕詩序

古者四十始仕七十致仕大率仕三十年耳後世入仕不限以年若致仕則與古同不特三十年矣因其仕途之優近制凡年六十上下俾不得仕其退之之易至此非以後來選人積滯為此一時疏通之計乎然固有進之之難年踰五十遷延銓部而不得仕者及入仕有未及三五年而遂去者矣仕途之窮又至于此蓋以年論者待群吏然耳若大臣則不拘乎此而久任之自漢以災異策免三公於是大臣去位恩禮衰薄至身不能容書之史冊為千古之恨夫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其遇災異也心不自安固難立位乎其自處之道固宜然豈上之處其人哉蓋當擇其人於將用之時不當黜其人於方用之日擇而後用用之必久待之自與群吏異等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既惟其人其退自有不得而影者頃者大臣上章請去者五人上重其去降　溫旨慰諭之已而且許之五人者其一為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周公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甲科徊翔翰林春坊

者幾三十年史局編摩貢闈考校皆舉其職　上在青宮公
爲講官尤多啓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士而已一旦　朝廷畀
以政務凡禮儀銓選皆若素習通儒之名翕然以起及掌戶部
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爲之有古大臣風顧公夙夜在公籌度
國計而其勞亦甚　上所以終惓惓其情而許其去也歟彼以
適有星變而疑舉漢故事者世道方升監于三代一時敝政果
足取法耶五人之去皆被　恩典公得加太子太保尚書如故
且令有司行優老之制仍　賜之敕所以褒美者甚至曾謂漢
世有是哉公卿大夫於公之去美而惜之者不能已於情亦不
能已於言也相率作詩送之郭城侶公以都御史代謂予與公
僚契最久也請序其首不敢辭

送南京兵部尚書韓公詩序

頃予奉　詔修大明會典凡今甲所載諸司送上者得以編覽
仰見　高皇帝立國之初經營締造日不暇給而右武之時
於兵戎一事尤勞　聖慮蓋存永樂間定都于北而兵部所掌如故益于蹟肇基所以建不拔
之業垂無窮之統者在此於是其地稱南京　朝廷特敕勳臣
一人專總機務即周之保釐唐之留守之意而兵部尚書獨得
參贊其間可謂任之益重者矣故南京並設六部而兵部爲要
者其官等其任重也今歲兵部有尚書之缺　命吏部集大臣
推舉得本部左侍郎洪洞韓公繙紳交賀皆以爲得人益南京
倚江帶山地大物衆遠距三千餘里然　朝廷視如三輔無東

南之憂者特以一二大臣坐鎮之耳夫法不務乎紛更威不尚乎姑息復世俗于淳厚識事變於幾微使人相生相養而不知其功者惟簡重清恪有雅量者能之而公實其人此今日以爲得人也或以公有是德器且達于政事勤于問學宜留以近天子助治化顧輟之于外可乎夫南京不宜以外視固舊都也有機務有兵戎之事所謂任之重而益重者他日　天子念公久勞于外直以　御墨數行　召公還　朝亦何難之有於是少師馬公及侍郎梁公與公有同僚之誼既得諸公贈行之作乃以序文委予予與公相好惜公之去亦不能留也聊書以俟

衢州府志序

衢州府舊有志自元以來亦既屢修之矣今太守姑蘇沈侯修之者何蓋歷歲既遠雖山川如故而彊域或分況田疇益闢而戶口或衍與夫人物之盛衰公署之興廢賦稅之厚薄物產之多寡古今有不同者其能已於復修乎且舊志府與縣分載其事若無統屬侯復以爲不可於是致仕教諭開化吾君冔始承侯之意檢閱故籍搜訪近事以終之而教諭西安吳君夔復助之而成此編得若干卷侯以考績至京來告云凡衢之人之游於斯者數輩皆以序文請夫衢入　國朝隸浙江爲南境土沃民勤號稱善地若名臣賢士之出尤盛固不暇論惟　宣聖正宗越自魯地從宋南遷賜居郡城巍然廟祀故衢雖列爲一郡實與闕里南北相望天下言故家舊族者莫能先之其地增重非特所謂善而已侯少與其仲連登甲科竝通朝籍及出守于茲嚴於持身而勤事愛民治行甚著顧郡事繁冗而路要衝

獄訟驛使紛然盈前鞅掌之餘方為此志其高於俗吏數等矣而彼之為俗吏者自以簿書為能必訾以為不急之務抑孰知其所以為急哉孔子以夏殷之禮能言之而歎杞宋之不足徵者以文獻之不足耳獻之所繫如此然則今日衛之文獻足矣後世其亦有所徵哉

山東泉志序

山東泉志六卷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吾友徐公仲山官水部時治泉而修者也首載諸泉而以泉圖冠之次河道泉所入之地也次堰壩泉所行以障之者也次碑記其文皆為泉而作者也次題名其官皆為泉而設者也次碑記其文皆為泉而作者也總名曰山東泉志山東者後世之所稱古齊魯之地是也公以志宜有序間以書來請夫泉或出于山或發于地天下有之不特齊魯之地而齊魯諸泉浚之獨為有用者以漕河近其地惟浚之則收其利可以運載以足乎食也若孟子謂禹治水掘地而注之海惟掘之則去其害可以樹藝以得乎食也夫水之與泉其大小不同其利害可得而言也公自垂歲讀書已識治道及登甲科分司于外究心泉事竟成治績自是出入勤勞賢名益起遂從方岳進擢內臺奉 命巡撫復臨山東則責任日重非治泉比既於民事益加容心其流惠澤以利乎人者亦豈泉之比哉憶在成化間公方治泉而予適上京相遇于濟寧同謁孔林行經泉上已歎其督治之有方及公受代而還則此所謂泉志者相示今計其時已踰二紀而此書猶存豈意復為序其首耶執筆之際而感慨係之

贈行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弘治十六年六月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等上言　宣聖孔子之後自漢以來累加封典至　國朝以其嫡裔一人定封衍聖公專奉廟祀所以褒崇之者益重今六十二代孫曰聞韶次當襲封謹奏　上若曰崇儒重道莫先於孔氏其亟行之事下吏部遣官詣闕里傳　召命乃是歲九月公乘傳至入　覲已有　詔聞韶其襲封衍聖公如制公感恩擇日上表陳謝如儀他日　上益思所以褒崇之者特遣中貴人持玉帶一麒麟文綺一以　賜仍畀之　聖書以侈其事一時文武廷臣下暨宿衛將校至都人士見者莫不稱歎曰　朝廷待宣聖之後其盛如此吾等何幸身親見之越月公十日將還館閣自少師劉公而下以皆誦法孔子獲見其後際盛時被盛典相率為詩篇以贈行屬以其序屬之寬寬愧而謝焉不獲則亦何說之有益自有載籍以來莫古於六經其次為論語為中庸又其次為家語其書皆出孔氏乃天下萬世之所傳者也是雖非孔氏之所得專則固出於孔氏者也惟其書出於孔氏為孔氏之後者必先傳焉夫其先傳者為六經為論語為中庸為家語舉諸子百家之言雖廢之可也他尚何以加之今觀諸詩之義亦惟稱歎其盛而已未敢有助於公意益出此然公於是試一讀之必思所以仰答乎　上自不能已雖謂詩之有助於公亦可也若如其先德對漢章帝之言此乃崇禮先師尊崇聖德非臣一家之私榮則亦誤矣益章帝作樂以祀孔子是固為孔子也推其世澤而榮其後人為後人者其復以德之言自處乎聞韶為公名其字知德生二十二年矣為前衍聖公以敬之子今太子太保長沙先生之壻莊重靜默動止有儀人以為得內外之教云

送陳都憲玉汝赴南京詩序

頃予與鄉人之仕于　朝者姚城陳玉汝海虞李世賢松陵吳禹疇震澤王濟之爲五同會蓋襲睢陽之意而循洛社之例職務之餘期月一聚飲以釋其勞相樂也未幾玉汝擢左副都御史于南京因歎良會之不常感樂事之難久有不勝其慨然者於是玉汝行予作詩贈之世賢而下和之凡與玉汝厚而能言者復和之詩既成什有謂玉汝之去一人耳而留者四人四人猶足以樂而一人離群索居其必不樂可知此殆未知玉汝者夫南京玉汝疇昔游宦之地也公署所在左山右湖極其勝槩聖祖之所肇建以爲法官引觴之助見於　奎章可考謂玉汝爲不樂可乎玉汝且多雅懷善唫詠清時佳景觸目皆詩至若春水方生涼風或發率甲士泛戈船練兵于龍江鷺洲之間如漢昆明故事先聲所至盜賊屏蹟上下千里居民行旅晏然無警以盡職務以揚聲名謂爲不樂又可乎文事武備兼于一身且爲玉汝壯之豈特樂而已詩宜有序予於五人中年最高故書之

重慶劉氏族譜序

族之有譜非特觀其族之盛亦繫乎世之盛而後作也凡譜皆藏于家惟歐蘇氏之譜見於集中遂傳於世今以蘇氏論之自唐爲蜀人既有文如老泉者而老泉復有子如軾轍者考之當時宋興平蜀已百六十年居民樂業文治大行地雖險遠而蘇氏之文章已盛于天下譜之所作宜其時矣蓋人處亂世父子兄弟且不相保況宗族乎及世已定始得全其生保其家久之族人益蕃而又得有文者出譜之有作固族之盛而然亦世之

盛然也自元季之亂湖湘之人往往相隨入蜀爲避兵之計
皇朝應運以次削除群雄而王蜀者自若乃洪武四年
天兵始平之蜀固樂土也當是時劉氏有自興國而來曰珉一
府君者遂定居重慶之巴縣益百五十年于此矣傳六世有登
成化己丑進士第者曰規仕于朝爲才御史御史君生三子曰
春曰台竝首冠鄉解春登成化丁未進士第今爲翰林侍讀學
士台登弘治丙辰進士第爲禮部主事皆以文行稱于士林若
族人成材者尚多劉氏故有譜遭亂散失莫能究其先世特里
巷呼爲大袖劉氏益以其先業儒而服逢掖也至是御史君始
復作譜近自珉一府君始可謂不失之誣矣其法以古人五世
爲一圖者未可用而獨用長寧周氏九世之制其說自見於譜
例諸成學士君請序於予噫劉氏其盛矣　皇朝之盛不於此
而驗乎

名賢確論序

名賢確論一百卷皆唐宋人所著也其說散見於文集中或病
其不歸于一輯成此編以便觀覽其所論遠自三皇近至五季
或論其世或論其人或論其事或專論或通論上下數千百年
皆具于此夫人生乎千百年之下而欲論乎千百年之上其世
遠其人亡其事隱考其治忽辨其賢否求其得失以爲定論其
亦難矣益人生同時者每有愛憎之心其居異代者必無好惡
之念此人之常情而名世之賢又不必以此語之也惟世之立
論者逞胷以爲高出奇以相勝人自爲說不肯附和如法家之
斷獄得其情者固多或失於慘刻流於姑息者其刑未必皆平
也故雖文章大家君如武王以爲非聖臣如馬道猶以爲賢史

筆操縱一至於此他尚何望哉錫山錢孟濬出江南大族好爲義舉以此編不能家有因刻以傳世來請序於予自顧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既久始克書而歸之惟此編特出於唐宋之人予猶恨其不上及於漢如賈誼過秦之類豈漢以來別自有編耶

完菴詩集序

夫詩自魏晉以下莫盛於唐唐之詩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已其餘誦其詞亦莫不清婉和暢蕭然有出塵之意其體裁不越乎當時而世似相隔其情景皆在乎目前而人不能道是以家傳其集論詩者必曰唐人唐人云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于胸中者有高趣故寫之筆下往往出於自然無雕琢之病如韋柳又其首稱也世傳應物所至焚香掃地而子厚雖在遷謫中能窮山水之樂其高趣如此詩其有不妙者乎完菴先生劉公少爲刑部屬出僉山西按察司事居三載即棄官歸吳中年始五十耳公神情蕭散無冠裳之累其家長洲之野江湖之上日玩雲水不足引水爲池累石爲山號小洞庭與客登眺以樂興至輒瞪目爲吟哦聲其詩專法唐人語多與合當時所與倡和者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及隱士沈石田數人而已自公之沒而徐祝二公相繼下世吳中風流文雅不可復見矣予於公爲後輩而託交久成化辛卯予北上與公別明年公遂不起竊恨之於是公之曾孫布登進士第既喜公之有後而布嘗輯公詩名完菴集者請序則又喜其詩之不亡也完菴者公歸田時號也自以保其身名幸而無虧如玉返璞以全其眞觀公晚節之善如此又唐人王右丞輩有不可及者其詩僅百篇所遺者尚多讀

者如得其爲人則又奚以多爲哉

西潭詩藁序

故黃州守華亭陳君一夔性喜爲詩自爲刑部屬吟詠不以公務廢退歸私第不問家事意惟在詩或朋游聚飲衆方舉盞諠譁獨凝然注目其意亦在詩也一夔爲人清儉靜厚治獄不苛鄉人服其量隣家感其德藹然君子人也嘗以年勞擢湖廣按察司副使未行俄與同官數輩坐事槩降外任去爲瑞州同知居三年有惜其困者遷高州守高州在嶺南爲蠻夷瘴疫之鄉官雖稍遷意更不樂復有惜其困者移守黃州及聞 命則已病矣竟卒嗟夫詩人例多窮其言果可信耶一夔在刑部時所與倡和者有餘姚陳匯之崑山秦廷贄黃巖王存敬吳江趙栗夫其後匯之調官死廷贄存敬皆擢官遠方亦死今獨栗夫在尚留滯浙江提學多窮之言於是益信一夔與予相好公暇過城東必造予園居徙倚樹石間輒留詩而去其號西潭用以名其藁嘗持藁數冊委予序後聞訃竊悲其不幸至此不忍發而視也顧其子悅屢以書來促曰先人傳家無他物惟書數百卷詩藁數冊而已幸哀其窮而卒書之夫窮而後工又歐陽子之言自一夔赴瑞州及入嶺南悅復輯其詩爲二冊夫其窮益甚則其詩當益工予又安忍視之特書此以慰一夔于地下且以爲悅孝思之慰云爾

弘治壬戌進士同年會錄序

今之登進士第者多爲同年會然莫盛於初會之時蓋其人皆聚於京師方釋場屋之累而觀 朝廷之尊且被冠裳之華而無簿書之冗一旦張筵合樂舉觴勸酬其情豈不暢且適哉弘

治壬戌登進士第者三百人乃八月廿二日會于城東武學循故例也夫　國朝令典進士傳臚之明日必　賜宴于禮部其會尤盛然出於　天子之命公卿百執事之臣皆在又有勳戚大臣一人奉　命主宴于上終宴無敢諠譁者故其會也以法若夫斯會則坐以齒序初無甲第之拘飲以量酬不必監史之佐儼儼然意氣相得契好相敦故其會也以情情之暢所以濟乎法之嚴惟法之嚴所以益見乎情之暢也歟是會也衆推張龍汝言爲醵首他日偕會中數輩來告曰凡爲會必書其人大畧與所授官刻之爲小錄亦近例也幸忝門下士敢以序請予未暇及又二年復來告曰同年授官且徧矣爭欲得一編以藏願卒書之益進士之制有登科錄以傳于天下有題名碑以樹于太學所以重其事者豈爲其人誇詡之資哉亦欲覽之者

警動於心耳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夫三人至少而猶有師況三百人之多乎其人善固吾所以爲勸懲者也今三百人一爲會之間即成此錄而必繫其官官有內外皆爲天子分治政事出入迭爲不終其職然而卒有內外之分以美不美爲言者此流俗之見也故贊是錄曰某也官美不必美也不若論其人之善善吾效焉曰某也官不美不必厭也不若論其人之不善不善吾效焉使其人官美而不善非惟不美也且厭而不效矣使其人官不美而善非惟不厭也且美而效之矣益嘗之美不美在外者也君子將重其內乎抑重其外乎亦不惟其官惟其人可也然則是錄雖若簡畧然資於吾者多矣昔司馬文正公厅諫院題名有忠詐直回之語今是錄亦題名類耳乃特發文正公意以告諸君惟勿

以詞之費而少省之則幸矣

序一十三首

趙隱君叔敏五十壽序

蘭溪吳令濟告予曰經之內兄趙叔敏氏宋清獻公後也其六世祖諱景文者寔公之七世孫自太末來主蘭溪簿因家焉母吳氏經之姑而先禮部府君之曾孫女也吾姑棄失所天而能教叔敏以下二子至于成立今叔敏生五十年矣隱居于家樂善好脩鄉稱長者而有子庠為邑庠生學日有成吾將因叔敏始生之日慶之或者拘以三壽之說謂其年數未及乎此而慶之無謂子以為何如予曰令濟昜不觀諸記禮者之言乎人壽以百年為期故禮百年曰期五十者百之半也以一日譬之五十以前日之晝也五十以後日之夜也以一歲譬之五十以前

歲之春夏也五十以後歲之秋冬也此其天時之遠近長短雖不同而其理無不同者然吾遂得以人事譬之則莫若治田爲切夫治田者凡所以屨塗泥冒風日以勤動其四體者皆晝之所爲也至于夜則休息而安矣凡所以反土而耕去艸而耘以培殖乎百穀者皆春夏之所爲也至于秋冬則穫而食矣今叔敏之播德于家種德于躬至于五十年之久猶治田者之勞於晝於春夏者也自是而往逍遥乎杖屨飽煖乎肉帛以備享諸福至于百年亦猶治田者之逸於夜於秋冬者也夫然後月可慶也時可慶也歲可慶也奚必下壽中壽上壽而後可慶哉則是慶也非慶之始歟且吾聞之清獻公之爲人也以寛厚仁恕爲宋名臣竝時若眉山蘇長公稱其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産而至今閭巷小民皆能道其名字其德之厚可知趙氏之田可謂美而腴矣又況有若叔敏者竭力鉏耰於其上乎吾見公之所遺者不惟可以飽叔敏而且及其子孫百世而有餘也則是慶也又將爲後世之慶之始歟今濟曰諾吾其慶也

偕壽堂詩序

偕壽堂者林君朝信與其弟廷孚奉其父守軒先生其母夫人夏氏之堂也堂之作乂矣今年朝信考大行人最擢監察御史其父母之年適皆六十其生之朝適皆冬月心竊幸二親之俱存而　錫命之封來且有日此偕壽所由題其堂也於是京師諸縉紳相語以爲此林氏之盛事不可不聲諸詩一時大篇短章鏗然竝作總得若干篇朝信來請予序之予憶家食時常過林氏之居居邇邑治胥徒號呶間聞書聲琅然竊異之入其門升其堂弟子數十人列誦左右甚恭一人方冠古衣而中坐者

守軒先生也揖予入坐顧堂之前楹揭守軒二大字予因指而問曰先生之所守者何哉曰守吾職而已予又向曰先生之職若何以守之曰布吾衣疏吾食居梨五品讀吾書已矣雖然豈惟吾之職哉推而言之天子有天子之職卿大夫有卿大夫之職天子守其職則天下安諸侯守其職則國安卿大夫守其職則家安士庶人守其職則身安身安則可以保手足完髮膚而天年全矣蓋予昔之所聞於先生者如此今者朝信之請其言固於是乎驗然先生之所以全天年者固驗於所守之內而他日之受　天恩又有得於所守之外者則孟子所謂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言不於是乎又驗哉彼夏夫人之行不出閨門吾固不得而知然以先生之爲人知其必有妻也諸縉紳之詩所以發揚偕壽者至矣吾固即守軒之說以著其偕壽之自云

壽賀感樓先生序

先生長於予能忘予年而辱與爲友其於文事相我導我者多矣及予官翰林與先生別者三四年又不忍疏予數貽以書所以相我導我者又不止於文事予媿乎其言也今年其仲子恩以京闈解元來試禮部予問先生起居何如曰猶前日也談笑何如曰猶前日也飲食步履何如曰猶前日也則既爲之喜及問先生之年曰六十矣其生之日曰二月廿又一日也予念無以謝先生者欲爲文以祝顧其壽則莫若稱述其爲人也蓋先生之先有巨公宦者仕　國初爲大理評事居官廉平能以貧乏遺其後人生復菴府君復菴生先生先生其貧乏自若少乃教授里中講說義理輒旁引曲譬以開諸生非世所謂句讀師也揉

筆爲文章一法廬陵南豐簡約而理足平易而味長知言者與其文平生不信浮屠不尚巫祝凡邪妄不經之事一切屏去曰吾知盡人事而已其治家歲計月量卒致饒裕厚於御下故童僕之職益修儉於自用故賓客之奉不絕常慕鄉先正范公爲人欲爲施貧活族之舉若待其弟常之曲盡恩意尤人所難及者教養諸姪與其子等里中薄俗爲之一振知德者又與其行夫大理公位不酬德弗究厥施先生以文行承之能不愧爲其孫孝也解元君方將擢甲科登貴仕以大究厥施先生以文行啓之能不愧爲其父慈也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先生殆詩所謂君子耶則壽至于期頤皆自致者而亦何俟於祝願哉予故特稱述其爲人

壽陳未菴序

陳未菴先生少與其兄醒菴先生同侍其先太史公居京師一時館閣諸大老皆及識之故其聞見博而學問多翹然爲吳中士林之望其生永樂壬辰至今成化乙未年六十四矣覽少未菴餘二十年辱有斯文之契而潤別以來思所以壽之者益嘗讀醫經曰八八則齒髮去夫齒髮去者衰之極也未菴之生適惟其時矣然予聞其狀貌若不相符者豈岐伯之欺我耶不然其所稟之異於人耶不然其所養之有道也益岐伯又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形與神俱此攝生者之論所以養乎血氣者也孔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乃獨置血氣而不理方以貪得爲戒則專事乎理義者也以理義爲事非養其心者乎故孟子曰仁義禮知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

喻若然前形與神俱有不足言者此儒者之効也非攝生者所知也夫未能儒者敢以儒者之言爲壽且以明其所養者有道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慶都憲盛公七十壽詩詩序

成化丙午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無錫盛公方巡撫山東遣人馳奏于　朝曰臣明年年七十矣於法宜得致仕謹具疏以請上念公久勞于外　詔允之且俾乘傳還鄉人以爲榮公既抵家與其弟時正處益相友愛鄉之士大夫從公游者杖屨不絕而公既解政務心神益閒適往來山水田園間飲酒賦詩甚樂也益與昔人所謂寵則無所於歸者不類公生以四月二十日先是時正以其子虞官于京師也俾請諸詞林先生作詩爲慶而以序文屬之予予辛託交於公實知公平生大節一二因試述之公温厚君子也當其立　朝然能言人所難言與爲人所不能爲者蓋爲御史時武臣有矜功者則抗章極論而無所畏憚爲刑部侍郎時閹人有黷貨者則閉門自守而無所諂阿其特立之操雖素號剛直者或不能及是以與世多忤其身朝置於臺省廊廟之上莫已在於郡縣方岳之間而徊翔于外終老以歸也然公之心雅不以內外爲輕重所至盡力民事如恐不及固有去任之後逾數十歲道經其地民猶相率枕藉車下而遮留之者及其此而巡撫則公黜陟均徭役至活飢民數十萬口而不自以爲功此公所以壽者歟夫公之壽亦未暇論予獨愛公前日能全身而歸榮被恩典進退之際無乎不善彼爲富貴所累之人不啻如陷泥塗中仰望公于青霄之上而不可及有不勝其歎羨者矣詩凡若干首因序其上以及予之有感於

公者併書之

少傅徐公壽詩序

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宜興徐公以年七十具疏請休致大略謂臣居官四十餘年夙夜驅策苟免過愆今既衰老若復貪戀寵榮不自引退恐犯不知止足之戒疏入　上不允若曰卿先帝舊人以遺朕用者何遽引退且有德望老成輔導年久之衰仍令風雨寒暑免朝以優禮之公聞　命感激不敢再言遂強起視事初公之請老也士大夫相與歎曰今之人名列仕版雖未秩微祿不忍舍去公位三公之尊享萬鍾之高顧以盈滿為懼欲退居田里以全晚節一何高哉及　命下又相與歎曰昔之大臣不厭公議固有使致其事者今則勉留懇至視之猶如左右手惟恐一旦失去其

恩禮所施又何厚哉然則公之所以自處與　上之所以待公者可謂兩得之矣乃七月二十一日為公始生之期先時公率不受賀有言于公者曰耆俊之重於世見於詩書傳記所載久矣公年七十為　國元老獨不宜賀乎且所以賀之者非特為公一身而已書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天子尊居于上者也非大臣納誨輔德無以成斂福之功庶民卑處於下者也非大臣宣化揚德無以獲賜福之利公居廟堂之上雍容自如校其勞若與百司日進章疏陳政事者有所不及然一言之入所以潛沃　上心默相治道而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者益不可以數計則公之壽豈不為　上下賀哉其賀不已大乎自茲公其贊襄密勿康強期頤　天子仰成永綏乎邦國庶民樂業長保平寧家其賀不已遠乎既已言于公寬

輩幸有鄉邦之雅辱公之愛不敢以私自遠也倣古詩人之義致祝頌之詞而勉爲之序

竹園壽集序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鄆屠公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曲陽周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鄖城侶公同生正統庚申至今弘治己未同躋六十侶公之生差先屠公稍後介其中爲周公乃五月四日也是日諸僚友若戶部尚書祥符王公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烏程閔公吏部右侍郎舒城秦公戶部左侍郎靈寶許公右侍郎睢州李公右副都御史臨淮徐公及予七人即周公私第之後園置酒合賀觴豆既陳冠裳輝映勸酬交錯俯仰有容及就坐清風習習入窗檻來若破新暑酒政斯行樂音具舉談笑歡呼起坐成旅情好甚洽賓主盡醉皆以爲自有壽筵以來無若此盛者予忝預茲集乃首賦四韻爲倡諸公咸和之秦公別集古句諸公又和之周公復自有作又咸和之皆以爲自有壽章以來亦無若此盛者一時觀者相與稱美以爲三公官爵尊顯福履隆厚豈非當朝人物之傑出者歟予曰是固然然三公所以致此者亦豈易哉當其蚤歲刻厲學業始登甲科及既入官朝廷歷試以事累建勞績始列大僚然位益高則責益重故夙夜在公鞠躬盡瘁惴惴然以恐掄擇人才以任庶事恐瘝厥官劑量儲蓄以資國用恐厲厥民振揚風紀以率群吏恐敝厥法仰思未得眞有古人終夜不安寢之意是以人見其今之壽耳不知其平生履歷之多見其今之樂耳不知其中心憂畏之至彼僥倖之是圖逸豫之是躭如世小夫之所爲欲享其壽且樂不可得者則所以致此者果易乎哉夫三公所以有今日者固

出於自致亦惟其身之遭際耳蓋生全盛之世立重熙之朝賴
聖天子在上優禮之愈加信任之不貳得以成其壽且樂者不
然亦豈可得哉衆以爲然乃更舉觴以祝三公曰願自今躋于
上壽黃髮在位益竭謀猷以副　聖天子倚毗之心三公亦
舉觴以酬曰願諸公同心以輔　聖政流無窮之聞爲　邦
家光祝已衆授簡請載之予曰賓主之意見於今日之所倡和
者已盡此可畧曰意之篤者詞必複其何畧之有乃載之是集
也坐有善繪事者爲錦衣二呂君屠公援宣德初館閣諸老杏
園雅集故事曰昔有圖此獨不可圖乎二君遂欣然模寫各極
其態因按其次第繫於卷中其始竝湖石坐者左爲侶公右爲
許公一童子拍手導鶴舞以娛之爲周公坐稍遠使其二子共
具伯曰太學生孟捧杯前行仲曰刑部主事曾方拱立聽命竝
立竹間者左爲李公右爲顧公皆凝然有思若索句狀屠公則
章已成一童子捧硯從竹下書據石案而題卷者爲予共案坐
而持篷者爲王公執麈尾者爲閔公亦若有所思者獨坐而握
卷則爲秦公其集句已就之時歟若二君左爲紀右爲文英展
畫竝觀而圖終焉園中艸木非一種而竹多且茂故以竹園壽
集題卷首卷成轉寫各得一卷藏于家又出屠公之意云是歲
六月二十八日吏部左侍郎長洲吳寬序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閔公七十壽詩序

國家定都于北又及百年比來都下生齒益繁物貨益滿坊市
人蹟殆無所容自畿甸以達于外年穀屢登人畜厭食舟車轉
漕數千里不絕可謂盛矣予嘗觀漢史稱文景之世京師之錢
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腐爛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乘字

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竊歎其盛至此不圖於今日復見之何其幸哉夫漢之所以至此者豈世道之自爾良由文景在上清靜恭儉有以致之耳考之當時爲大臣者又皆質樸重厚以喋喋利口爲恥若執法之吏則有御史大夫直不疑之爲人稱長者此所以助成一代之治化也益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於無所措手足又何休養生息之有此法吏之得人民命之所以生全而國脉之所以延長也仰惟　今天子在位一紀于茲　聖德好生尤重刑辟治化流行固非文景之可儗至所以執法者則爲烏程閔公公少起科甲初授監察御史已有廉謹名自是出入中外竝爲法吏名益振于時遂以右都御史總督廣東西戎務自公愈持重不邀異功民夷感化嶺海晏然居二年始改左都御史俾握臺印再加太子少保公居位更持大體憲度既肅獄訟尤清長者之風無忝漢吏於是公年七十上疏求致仕　天子固留之且有旨慎老成之褒士大夫以爲榮冬十二月十七日爲公始生之期其僚友右都御史侶公幸公之晉而喜公之壽也告于法署諸公及與公素所厚者乃皆作詩賀之侶公以予與公有鄉邦之契來以序請蓋予又嘗觀諸史凡刻薄之徒深文巧詆號爲酷吏未有不反中其身者惟厚德之人往往富貴壽考不少差爽固天道之自然也今天下如漢盛時非特殷富而已黃髮鮐背之老嬉游閭里所在而是問其壽非期頤即艾彼亦蚤蚤安知所以至此者則夫天道顧獨於公遺之乎自是公壽當加秩當增尚安於位助　天子

養育元以成太平之治又將有序其事者然則七十之詩其
殆首倡乎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二月望日

山西參政祝公夫人錢氏慶壽圖序

吳中以儒名家者錢氏居其一夫人則同知靖安州用昭之子
而少育于其伯父樂琴先生孟書以歸于今山西參政祝公
以文章掇高科以功業歷貴仕夫人所以享其富盛安榮者三
十年于茲今公既致政家居夫人年且六十心安體舒視明聽
聰怡然不知其老之至也其生八月三日子孺既托畫史為愛
日之圖而求太史天全先生為文書其上矣其子壻湯瑄曰吾
丰夫人子也今為夫人壽獨無以寓其祝願之意可乎則圖所
謂麻姑赴宴者諉予書之予曰夫人之壽有太史為之文太史
之言至矣予尚何言即予有言豈能彷彿於太史之萬一也瑄
曰不然圖各有意意各有在幸子無終辭因為之言曰夫麻姑
非世所謂有道而僊者乎昔之記其與蔡經王方平遇者其言
荒唐怪誕不可盡信要之人少思寡欲以全其天年此事理之
所固有若夫熊經鳥申吐故納新而六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
者此則所無也何以言之古之人若秦始若漢武天下之事其
謀無所不致其智無所不得其力無所不取而於僊之一事終
不可致不可得不可取者豈秦漢之謀之智之力不若人也蓋
以求於事理之所無者故爾夫人莫彊如秦皇莫富如漢武而
於僊猶若此況下秦漢之萬萬者哉此世之君子所以無僊也
今夫夫人生長儒族而來嬪君子以養其心以檢其身以和其
家者既無所不至可謂求於理之所有者矣是以康彊悅豫獲
享大年豈非亦事之所必有也哉而況膺　封典被寵渥有

君上之恩娛心志享甘旨有子女之養其所以為儒者益多矣彼世之所謂儒者果足為夫人慕乎然則斯圖也可以無作而復作之者其亦假是以寓夫祝願之意也夫丁亥八月朔日序

壽王孺人序

成化十二年監察御史王君克深奉　上命出按浙西蘇松常鎮四郡歲滿將代還　朝君廣平威人也毋汪氏蒙　恩封孺人既壽且康以享祿養于家君欲便道登堂為孺人壽來乞于一言予以君有可以壽其毋者應曰唯唯蓋常鎮間有大渠凡兩浙漕粟率由此以達于江或以其水淺隘宜浚鑿者言于巡撫大臣大臣適務納群策欲興利東南遂以其說可用也發四郡民夫萬餘往赴其役然不知渠實於漕舟無妨也時農方務收穫日夜供賦稅事譁然畏行君聞之曰農既無暇又時向寒人將皸瘃此豈施畚鍤時耶即移郡縣止之未幾天大雪寒甚江湖皆凍令人厭冰而渡婁人僵臥不能出戶向之役者於是舉手加額曰我輩微王御史凍死水濱矣迨明年春雪益甚平地三尺餘菜麥皆不熟入夏淫雨連月下田成巨浸穀價踴貴民飢甚大臣遂下令勸分一時健吏奉行恐後料人貲產使出以助有司往往不得其實或盡出所有不足則伐木撤屋以給貧者貧者無實惠富者廢恒產人情元元相率有流離之勢君廉知其弊復移書郡縣大臣亦悟事寢而人始安爭盛感君君之行事它皆不暇書獨此二者有及人之惠故書之夫君之惠及人既多孺人之壽吾不能量也所謂有可以壽其毋者以此孺人以洪武己卯生今年八十矣有四男子其季御史君一女適大理評事廣宗陳觀觀予同年進士云成化戊戌歲春

正月八日序

丘毋太安人壽詩序

當孚産之初治鄭也輿人歌之有孰殺子産吾其與之之語及三年又從而頌之予嘗歎春秋之世去古未遠爲國者以禮法繩其下下輒興謗如此及其久也政澤既洽公論始定而頌亦興焉則又見人心之古猶自若者向使子産之治鄭也未三年而止吾見其終負謗而去安能自明於後世哉雖然謗者凡民之無知者耳君子之察衆惡必不因凡民之言而無遺愛之許也鄱陽丘侯時雍來守蘇郡郡甚大而侯之才則長簿書獄訟談笑而辦治既有餘力將興文事舉禮儀而先之以館舍學校之修建當是時民固未信也相與譁然益陽受其役者雖若不堪而陰被其賜者亦不知也侯既以濶畧自信爲之益力於是以例報政於 朝槩以不謹去職一時士之有志於 國家儲人才者相與深惜之然侯爲人不獨長於治郡而已性且孝公務稍暇退事其母太安人者其至凡吳中水陸珍品悉致之以爲朝夕養及是將歸其家吾亦曰霽嘗恨吾母老不得專意養之今雖不及共臣職得共子職足矣且曰蘇之士大夫嘗設二十題繪圖賦詩爲吾母壽而序文尚缺願爲我書之予應曰諾久之始克酬其請蓋昔之爲賢子者養其親也以道其爲母之賢者享其子之養也亦以道雖處窮陋之鄉終日啜菽飲水其中樂不以道雖處崇高之位終日烹鮮擊肥其中不樂也惟宋歐陽文忠公之貶夷陵其母言笑自若謂其子曰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人至今稱賢母子今侯之去職也亦三年矣子産之謗雖不能止於當時而公論亦已定於今日其爲之子者既

坦然而無愧則爲之母者宜釋然而無憂而況人情安乎故鄉非若文忠之遭貶乎又有子專意以養不爲官守之所紛擾乎樂其可勝言者凡侯平日之爲養必以祿俸吾恐鄱陽之人疑太安人之或有所不樂也故推侯之以道養者書以爲序予又聞侯之將歸其鄉也道由吳中奉太安人以歸屬縣持白金爲贐者凡千兩侯悉揮去不顧若然則侯之賢過於今人遠矣因書之以見其所爲養者益以道云太安人某氏爲贈刑部主事某之配其生爲正月三日明年壽八十矣

靳母太孺人范氏壽詩序

太孺人范氏出京口名族爲溫州經歷靳君某之配今翰林編修貴之母也少得婦道事溫州有賢名溫州以廉能爲上下稱重去郡二十餘年人猶思之道京口者必問安否人以爲必有妻以相之也初太孺人屢孕不育欲爲溫州置妾溫州不可而止既而生編修君則太孺人年幾五十矣編修君志向既高力學不怠遂首冠鄉舉及禮部　廷試竝在高等一日文名殆徧天下人又以爲必有母以教之也其既授秩翰林乃迎養其母于京師居二年偶以私事乞歸於是太孺人當受　封典有日顧不少留以待復從其子而行行有日編修君走予告曰吾母老矣以某祿仕之故往來道上不獲安居自媿無以樂其志者柰何予曰樂哉蓋男子生而有志於四方及壯而去之遠亦莫不以鄉井爲念況年老者哉況若太孺人之處閨闥者哉暑雨初至河流暴溢順流而南行不必至其鄉而樂矣及夫長江既達金山在望舟行而將艤則不必至其家而樂矣於斯時賓客親戚以及郡縣聞子之有壽母而歸也相率造門稱賀而子冠

帶儼然侍立左右舉觴酬酢大孺人有不樂者乎曰樂吾所得同朝士大夫詩數篇將及其時歌以為壽願書其說于上遂書之

皇甫毋壽序

今世以慶壽為事者歲不知幾人豈今之人獨好乎事哉天下承平既久人得全其天年喜而有慶人情固然然慶者在人受其慶者在我能思吾身也孰從而生吾壽也孰從而致則世之不敢受慶者多矣吾邑皇甫君彥明以永樂己丑生至今成化戊戌年既七十其配吳氏年亦六十有五親交將往慶之如常禮彥明瞿然不敢受然慶者亦閑然不可遏則曰吾幸有老母在堂明年壽且九十願移所以慶吾者為吾母慶何如其子信郡學生也使來質之予予曰若翁可謂善處壽者矣知所以有其身而不遺其親知所以及其親而不違乎人厚乎人倫近乎人情其誰曰不可行於是歲四月十有四日其母之生朝也客皆登其堂再拜其母畢然後向彥明夫婦亦再拜君子謂皇甫氏之有慶也可以觀孝亦可以觀禮遂載之文而傳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六

引七首

述祖德詩引

述祖德之作宋謝康樂有之自謝以後寥寥焉夫世之詩人竭歲月疲精神簸弄風雲刻畫泉石以至一艸木一禽魚之微皆蒙題品獨於先世吝不吐一詞及之其曰往事也惡庸知又惡庸傳嗟夫有美弗知知而弗傳古人之所深誚其不明不仁者也彼風雲泉石艸木禽魚人知之人傳之雖不題品何害顧乃役志於此忘情於彼其亦識輕重者乎縉雲趙侯來自荆州示予詩一篇所以述其祖德者甚備凡氏族之分析家居之轉徙官爵之封拜學術之傳授無不附見葢不必閱譜牒讀傳志而其數世以來具著篇中予受而讀之愛而取之而忘其詞之於

康樂何如也乃復為之引之一時讀此詩者別有題識于後侯名璉字士英以監察御史出知荆州多惠政號賢大夫云

送劉武陵詩引

劉君與清以名進士初出為武陵令其友陳吉士王汝取桃源八景率諸同志詠歌而投贈之屬予引其首益古桃源實在武陵境内今則別自名縣矣然八景亦惟仙景者著稱于世是固所謂桃源乃晉漁者逢避秦時人處也其事見陶靖節記甚悉予嘗愛其說曰黄髮垂髫並怡然自樂噫何藹如太古之風也世代既遠人蹟益通而與清適宰其地志銳而才長循吏之效當復見於今日吾知武陵一聚一落之間皆化而為桃源之人也京師去彼雖遠政聲流傳如東西州吾將側耳以俟

贈邵汝學守楚雄詩引

戶部員外郎湘陰邵君汝學出守楚雄其僚友趙良玉與諸同年賦詩贈之推予引其首汝學少有孝行及為吏治錢穀展其長材遇事無難易輒辦楚雄在雲南大郡也其為守也固宜然吾聞　命下之後大司徒獨惜其去者何哉蓋今關東西仍歲大旱飢民相食　天子不忍使其民至此遍者　詔發粟百萬俾大臣擇其屬往賑之使汝學尚為部官其在行無疑救荒之術必有可觀者宜大司徒之惜之也夫以汝學之賢能如此關陝之人失之楚雄之人獨得之是行也其不可為楚雄之人賀也乎

送劉世熙僉事詩引

蜀之成都有二江為秦李氷所鑿民墾之可溉田數千頃比歲大旱蜀人苦飢以墝壤而水無所障然耳巡撫大臣因奏請立

監司官專領其事　朝廷從之然治水所在必有獄訟於是擇其人得刑部員外郎劉君世熙著益君嘗爲工部屬治漕渠有績及遷刑官其職益舉遂擢僉四川按察司事以往而或者則以世熙長於法律當留爲司寇助不當輟之西南數千里外所職始與古稍人等是不然夫蜀人以旱故爲餓莩者不可勝計使水利成必不至此今之刑官固多能平反寃獄然一歲所活有若是之多乎況君聽獄固自不廢乎士大夫相率送之以詩予爲世熙里人相好久則序其事而復以詩繫于後云

柯詹事游西湖詩引

故少詹事前田柯公游西湖詩十首大興隆寺無相宗師之所藏也益公與寮友同游而宗師實從因以所得詩書而歸之予不及識公獨聞宗師談公高致以公不安謁人居閒輒過其盧飲茗清坐往往至日暮始去他人或具酒肴邀之有不赴者因思公不可復見至于欷歔不已他日乃出此十首詩予書其前予心重公而因循未果則宗師亦已去世矣及是其徒德瑾始復道其師之意曰此吾家故物幸卒書之公平生簡重清雅與俗寡諧一時同朝有善謔者見公亦不敢狎侮而方外士何爲獨得於公即此則宗師之賢亦可知矣昔宋憲勤從歐陽文忠公游感公之德終身不忘蘇長公稱之以爲士大夫或不能及宗師其勤之流歟瑾有戒行類其師師没而能寶此亦可重者歟其詩後有和者予未暇及獨亦嘗游其地有詩數首聊復書于其後而歸之

乾乾齋藁引

楊惟立先生以精勤之學發而爲文不爲駕空浮浪之語而有

據事切實之意予竊愛之往歲自翰林擢南京吏部辛畱務清簡益得肆力於文蓋雖應人之求亦未嘗泛然苟作也故自弘治己未至辛酉歷三載僅得此數十篇頃以考績至內閣大臣以纂修會典事嚴奏畱之予每與共食見惟立食已輙操筆屬艸其精勤如此惟立少予一歲而彊力不衰今書成南還其著述當益富予安得盡觀之乎

游吳中西山詩引

弘治丁巳三月十七日石城先生將北上過吳中諸友告別予與文宗儒邀爲西山之游乃約馬宗勉林朝信及予姪奕同行舟泊閶門雨忽作客有言僅可登虎丘者宗儒作色言曰游必西山有言虎丘者浮以太白蓋虎丘非不佳以熟游故爾舟至楓橋雨漸止自支硎輿行至天平而返凡行四十餘里歷數山或陰或微雨其景益奇緣山游者多晴時未有見雨景者是日入天池有老僧三人皆垂素髮數寸見客相視睥眙明旦詣予索詩自言不入城者久矣予憐其意爲書途中所得二絕句與之後八年石城檢沈石田畫卷俾書其上茫然不記一字但別有四韻存槁中亦記天池事者遂書之及己未三月適是日復雨與石城讀進士廷試卷偶憶前事復得四韻併書於後

說五首

徐氏兄弟字說

舜命九官其二爲夔龍夔典樂龍作納言終舜之世不聞有再命者蓋惟任之專故二人得久於其官其職皆修而能助舜之治也然後世亦有專於任人者其人或反敗事此可見舜於二人擇之於先者之慎也故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

遠矣因皐陶而於夔龍有可知者徐氏兄弟曰夔曰龍夔既長好文以其父可泉有外族之好故夔有以請耳顧予無以為字者特本舜之命字夔曰舜樂龍曰舜言夫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舜之所欲而夔之所當教者也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舜之所惡而龍之所當察者也今去舜已遠其言載於書者昭然具存讀其言如生其時以夔所當教者繼其氣質之偏以龍所當察者去其言語之失所以成中和之德絕讒慝之行而為君子之歸此二子所當知固而父之所望而予之所字者之意乎

黃氏二子字說

黃仲和有子二人曰鶴曰鵠予嘗字鶴鵠之鵠頎之和仲復請予說其意予曰此詩邶風之云也然詩特言燕之飛而上下其若夫鶴鵠又鳥之大者其飛則上薄雲霄一舉千里豈燕之比哉雖然鶴鵠固同為鳥其所出猶殊兄弟者同氣而生之人也友愛急難之情詩人嘗以鶺鴒喻之矣至於天秩之禮則不以恩而廢者故其上也如行之當後非欲遠其兄為弟之道然也閨門之內各止其所而長幼之序得又若鴻鴈然夫得其序則和矣和則樂矣詩又不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二子當終身誦之

陳鉉字說

陳世業農玉汝獨以其先處士君之命從儒者游績學攻文遂登鄉貢且將取甲科入官矣然嘗念先業不忍棄則以農事授其長子而名之曰鉉鉉既冠使來求予字而教之蓋孟子述齊人之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為字曰以時鉉也思而父命名

之意無隋其身無違其候以無荒其田則汝能子而父汝嘉矣
酉風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汝其于而舉之周頌曰庤乃
錢鎛奄觀銍艾吾將從汝觀矣

張進士說

張進士兄弟字說

張進士瑋謁予告曰瑋與弟璨辱先生字之矣以其說請亦屢
矣幸終以一言教之此豈特瑋兄弟之意實吾父之意亦吾先
大父之意也益吾游南雝時瑋尚幼侍其大父助教公讀書官
舍中公嘗遣之來學因求予字而教之今十八年矣公手書尚
存而瑋復悵悵于此予忍負之哉夫瑋璨皆以玉言玉物之可
貴者也然其所以可貴以玉韞於石而與石異故耳則若所謂
燕石與玉似者亦可貴乎益珉玞之類可以惑衆人而不可以
惑良工必使良工曰是玉也乃其可貴者也雖然溫潤而澤縝
密而栗玉亦非寡也必其質之大光之著如瑋璨之謂使良工
曰是嘉玉也是美玉也乃其眞可貴乎人之所以異於艸木鳥
獸者其爲狀非特玉石之可混也有人於此其名人其實艸木
鳥獸則何以立於世必能盡所以爲人之實而與艸木鳥獸異
焉可貴非嘉玉美玉之謂乎故字瑋嘉玉璨美玉者如此瑋方
登甲科爲世用如玉之薦於宗廟以禮乎神合於記禮者之稱
矣而璨亦好學有文蓄而未發其待賈而沽者歟

鋏柯說

松栢之生與衆木等耳惟松栢多託根崖谷間不爲石所扼且
其枝葉鬱茂歷歲寒而後凋又不爲霜雪所摧則非衆木可及
者固其操之堅人故以鋏擬之可謂錚錚乎其類矣予友

劉君與清早登進士第兩爲縣令皆有遺愛聲及　召爲監察御史立　朝侃侃聲益起內臺已而出按于閩于廣憲度大舉挫豪彊抑勢要兩道肅然不忝古直指使者君嘗行于野見松柏挺挺堅不可屈若有契于心因以鋭曰士大夫所守當如是因以鋭柯自號交游間知其善取乎物也稱之不以字必曰劉鋭柯後君超遷太僕少卿人猶以未足展其才也居三年會四川缺巡撫大臣吏部以君名上　詔即擢右僉都御史以行君乃走予告曰往以鋭柯自號蓋欲厲乎已耳然未有著于文者敢以是瀆予素知君不獨其操類乎松柏也而材實類焉今夫君奉天子令出以撫治者非蜀乎按其地東連陝洛西控蕃夷陸有棧道水有峽江天下言地之險者莫過於此而民之易動者亦莫過於此夫地險而民易動若與內地異也顧昔多辱名臣治之其尤著者若李冰之水利文翁之風教諸葛孔明之政績皆不暇論其近而卓卓者有張益公蓋其以鎮靜爲功恩威爲德所以御易動之民於將亂之日晏然如平時者非其材之大能含蓄宇量之國于胸中何以得此彼松柏在山上干雲霄其幹連抱大匠伐之以建清廟明堂宏壯可容萬人材大故也與清適類乎此一鋭柯果足爲君道哉雖然材大而操無可取與樗櫟何異故終爲此說以復之弘治庚申夏六月已酉

表六首

禮部試擬宋以范仲淹爲樞密副使謝表

臣某伏以西府崇嚴位遇均於將相貳樞贊畫責任重於朝廷政論與聞本兵是寄蓋欲折衝萬里之外于以坐論一堂之中苟瘝厥官適重其咎伏念臣遭遇聖明久塵任使屢前而卻知

不足而心有餘既仕而興感未加而恩已至非惟蒙保全之大造何以被特達之深知起自南官委之西事固嘗受鉞未成充國之功將以息民竟出魏絳之策方國門之待罪遽樞筦以承恩懇避莫諧貪榮是愧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知出無爲仁而有勇肇位四海而機柄獨操咸和萬民而衡石不設大以事小恒施仁於小邦安不忘危每念纖爲危事用人如思藥不遺馬勃牛溲取士若取材冇棄竹頭木屑故茲迂拙亦在甄收臣敢不勉竭庸虛上承知遇感激難逢之會奮勵無能報之資後樂先憂期不負於素學外攘內治以無玷於清班載有群策之兼收坐致三邊之惕息

賜進士及第後率諸同年謝　恩表

伏以稽古右文喜值豐亨之運設科取士欲求疎遠之才自前代以來隸我　朝而盛布帛菽粟渾然猶三代之言月露風雲陋矣非六朝之體辭達而已文在于茲益必先擇于有司夫然後獻之　天子是惟　聖祖敷求之意至于　文孫恪守而行禮意加隆人文益著如臣等性殊朴魯學本空疎呻吟咕畢之間以歲以月游息範圍之內如天如淵久蒙作養之恩益預甄收之數食芹而美雖懷一獻之素心采葑不遺遽辱九重之清問榮隨　寵至感與媿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稟知之資居　大君之位唐堯之德化不識而不知虞舜之聰明好問而好察惟末學幸遇乎　大有作爲之主故直言得行於無所忌諱之時爰題金榜之名載錫瓊林之宴維其偕矣方正席以捫心何以予之忽在笥而被體禮義稠疊顏面忸怩其何德以當皆不求而至臣等受茲　寵遇相與告言一飯不忘

豈獨報以國士寸心自誓庶無忝於賢科再期　聖德之益崇永保天休之滋至

擬　須賜重刊貞觀政要謝表

具官臣某欽蒙　聖恩須賜新編尤過素望領受之際感激何如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伏以居上克明成湯見稱仲虺為臣不易孔子嘗嘉定公欲監成憲以無愆必學古訓乃有獲布在方冊昭如日星惟茲一卷之書實有三代之意蓋後六國而為秦漢又越八朝而得李唐在太宗為君始也用魏徵之言躬行仁義故貞觀之治終焉視姬周之世庶幾成康凡其紀錄之祥無非治理之要用忠良而來諫諍遠聲色而杜讒諛土木之功不興效夏禹之卑宮室禱祀之事既絕陋秦皇之慕神僊戒敕儲貳之守成尊崇師傅以輔德經書禮樂討論無遺貢賦兵刑審處必當此其大較未易盡言其為說心平四十篇而垂統至於三百載厥後張九齡金鏡之錄茲維權輿又如李德裕丹扆之箴得其梗槩董史不作兢書可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治日親化工天運終始典于學厥德自修左右惟其人求賢不及慨然有詔美矣是書欲日聞嘉言既俾詞臣之進講謂世乏善本特令工匠之翻刊校正精而無魯魚玄豕之譌　賜予重有若鍾鼎琬琰之責千年視為糟粕一旦發其英華竊惟唐之盛時顧獨兢有先見書名貞觀意在開元惜不用之當時幸獲遇於今日臣既被茲　殊渥豈敢視為虛文由魏徵之語而師皇夔期終身取法乎上推太宗之心而祖堯舜願　一人允執厥中　文武百官請　太皇太后立　皇太子第二表

伏以　慈宮地迥修五福於昌辰溫室日高敷　重光於昭代
所以承萬年之統於是繫四海之心事重協從理宜申籲恭惟
太皇太后殿下坤儀久著王化攸資保育　聖孫彰地道成功
之大誕生　元子衍天潢流澤之長恭惟保　國之謀特有建
儲之議鴻名當正大本亦安長樂遥瞻既合詞而上請　俞音
未獲徒深切于下懷據　先朝之舊章詎宜遲緩爲今日之
盛事再盡懇誠候　金冊之渙頒仰　紫宸而顒望

第三表

伏以　太極無爲妙化工之發育前星有耀宣象緯之光華天
道應而昭彰人謀從而翕集未勞謙讓必仰贊成恭惟
太皇太后殿下德竝虞嬪功同周姒慈仁性厚元爲中壼之表
儀顧復恩深長享　一人之奉養衍　本支之彌茂致　宗
社之益安臣工鼓舞於龍墀已洽　朝廷之慶使者渙頒乎
鳳詔復增海寓之歡是宜正位於　東宮相率陳詞於　北闕
懇忱交積煩言遂至於再三　懿旨尚稽渴望寔同乎億兆仰
祈　慈訓深啓　宸衷國之大猷成湯不忘乎遵守事有先務
堯舜斯急於推行況　舊章可考而具存惟　大本相傳而豫
建斷乎不惑策當定于　禁中勿以未遑禮必舉于歲首冀成
盛典誓獲　俞音傳萬世而奉　宗祧　皇圖鞏固處　重闈
而膺福祉壽域崇高

擬功臣子孫襲封謝　恩表

伏以雲龍風虎前人收汗馬之功銕券金書　當代舉剖符之
典　恩光揚於介胄慶澤被於子孫聞　命驚心受言愧汗茲
益伏遇　皇帝陛下聖神文武博厚高明功加于時知

祖宗創業之不易賞延于世念臣下與　國而同休爰施天地
雨露之仁再謹河山帶礪之誓遂令枯朽亦被沾涵　錫以舊
封在周室五等之列給之常祿勝漢家萬戶之名凡所遭逢將
何報稱衝沙漠天山之霜雪敢惜捐軀挹雲臺麟閣之丹青尚
期接武雖駑駘徒費乎芻粟而海嶽聊補乎涓埃載輯載寧示
無虞敬祝　一人之有慶

頌二首

豐年頌　幷序

臣嘗讀詩周頌至豐年之章見周家以仁厚立國安養斯民致
茲天貺以昭其德若夫春秋桓公三年亦書有年君子則以桓
之德不足以致而書之所以著其異且以著餘年之不有耳故
詩以其常而詠春秋以其異而書其說各有在者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敬天勤民一念以之傳之
列聖以至　今上皇帝益守紹承罔敢怠忽乃成化紀元之
十年天下極安歲則大熟寔有周家之慶當為周人之詩臣因
竊取詩人之意撰為頌一篇非敢言詩亦惟詠其常云爾其詞
曰

聖人在位立天下中位不惟大德惟其崇　聖德伊何廣淵
篤恭何有外朝何有深宮何有出入何德不逢以茲對越
一祖四宗祖宗在天精神與通惟　聖勤恤和我受民不殖
貨利不好游田謂民雖微獨於我親爾飢爾寒爾勞爾勤敦爾
惠鮮屬我一身天監厥德保佑且申曷以昭之降茲豐年豐年
如何多黍多稌亦有稻粱盈彼廩庾亦有秉穗遺彼場圃始于

京都延及三輔以及吳越以及齊魯道不拾遺家不閉戶爲裳
爲襦女有餘布以祀以享男有厚醪鼓腹而歌垂髫而舞彼白
者叟此黃者孺皞皞熙熙莫知其故人曰　聖人聖則無爲
儼然南面有垂裳衣操其柄觀攬其綱維左擇一相是訓有司
聖心符之求治益切益懋大德肅乂謀哲兩暘適時寒燠應節
豐年之慶四海一轍小臣不文載紀聖烈

平胡頌　并序

胡元主中國九十餘年侵越我疆土瀆亂我彝倫改易我制度
腥風汚俗民化于夷蓋三代以來所無之大變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起于南服提一旅之師平四方之亂迨
兵至元都　皇威煊赫遂詟元君而走之於是疆土以復彝倫
以明制度以立海宇廓清乾坤即造蓋三代以來所無之大功
也　太宗高皇帝入繼大統克篤前烈制禮既厥攘却尤遠
列聖傳序端拱于上邊徼晏然至於今日武事再修深襲輒捷
皇上慨然以古黷武爲戒將銷兵歸馬專事文教期與臣民同
享嘉靖之樂臣生逢其時承乏史氏宜有紀述以傳示天下後
世因撰成平胡頌一篇然必述
成伐奄伐淮之功周公作詩不以
肆伐大商之事爲誇而大明之什特舉武王
其詞曰　高皇帝者蓋周之成王嘗
皇天徧覆以莫不容惟其猷然此華彼戎禹蹟茫茫戎何敢越
越而猾夏天則有伐伐不自爲實託之君君奮其威應天順人
赫赫　太祖維湯維武天戈所揮敦敢予侮胡起朔漠瞰我

中原長驅入之竊稱有元厥罪未悛興師往問城社寥寥虜則宵遁虜既遁矣假息冰天駑馬悲鳴斡難之壖是曰平胡何有漢祖平城之厄以報千古　皇成其旅縱彼勿追彼順天命敢拒王師是曰平胡湯武奚讓輯寧永清以伐以放風俗百年淪胥于夷仗旄秉鉞汛之掃之兆民有主安其家室以及冠裳以及飲食罔不得所克長萬夫內修外攘是曰平胡徧師巡行肅清沙漠馬牛其空匪示以弱大變克除大功克成是曰平胡遂開太平挫逆以威撫順以德接蹟來降數累千百歲時朝貢稽首闕庭孰繫其首而請長纓　聖子神孫繩繩繼繼平胡之功垂裕萬世

致語七首

上元節　皇太后宴致語

臣聞天心正而璣衡平斗杓初轉夜氣清而宮禁密褘服既成華燈綴明月之殊廣樂張洞庭之野燭龍啣火放高燄於天門川后靜波扇微和於靈沼仰坤儀之可象瞻壽域以無疆瑞雪飛揚綠樹碧簷休報曉曖烟浮動瓊樓玉宇不知寒俯視人間風斯下矣深居天上夜如何其恭惟　皇太后陛下恩育聖神化行慈儉配地有載物之德博厚能容補天成煉石之功勤勞多助俯膺達孝坐閱昌辰初進千觴挹金莖之清露載陳四韻採黃竹之遺風詩曰

仰望慈顏一笑開九華燈影接蓬萊盡教霧閣雲窗啓未遣香車寶馬回樹杪天潢垂島嶼空中海市結樓臺柘袍侍宴良宵永不是尋常問寢來

上元節　皇上宴致語

京都延及三輔以及吳越以及齊魯道不拾遺家不閉戶爲嚢
爲襦女有餘布以祀以享男有厚酺鼓腹而歌垂髫而舞彼白
者叟此黃者孺皞皞熙熙莫知其故人曰　聖人聖則無爲
儼然南面有垂裳衣操其柄觀攬其綱維左擇一相是訓有司
聖之所爲則止於斯若昔堯舜萬幾兢業未治皇皇既治愾愾
聖心符之求治益切益懋大德肅乂謀哲兩暘適時寒燠應節
豐年之慶四海一轍小臣不文載紀聖烈

平胡頌　并序

胡元主中國九十餘年侵越我疆土瀆亂我彝倫改易我制度
腥風汚俗民化于夷蓋三代以來所無之大變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起于南服提一旅之師平四方之亂迨
乆至元都　皇威煊赫遂詰元君而走之於是疆土以復彝倫
以明制度以立海宇廓清乾坤肆造益三代以來所無之大功
也　太宗高皇帝入繼大統克篤前烈制禮既廢攘却尤遠
列聖傳序端拱于上邊徼晏然至於今日武事再修深襲輒捷
皇上慨然以古黷武爲戒將銷兵歸馬專事文教期與臣民同
享嘉靖之樂臣生逢其時承乏史氏宜有紀述以傳示天下後
世因撰成平胡頌一篇然必述
成伐奄伐淮之功周公作詩不以爲誇而大明之什特舉武王
肆伐大商之事爲言其義蓋有在也臣敢竊取其義而爲之詞
其詞曰

皇天徧覆以莫不容惟其截然此華彼戎禹蹟茫茫戎何敢越
越而猾夏天則有伐伐不自爲實託之君君奮其威應天順人
赫赫　太祖維湯維武天戈所揮敦敢于侮胡起朔漠瞰我

中原長驅入之竊稱有元厥罪未悛興師往問城社寥寥虜則宵遁虜既遁矣假息冰天駑馬悲鳴幹難之壖是曰平胡何有漢祖平城之厄以報千古　皇成其旅縱彼勿追彼順天命敢拒王師是曰平胡湯武奚讓輯寧未清以伐以放風俗百年淪胥于夷仗旄秉鉞汛之掃之乖民有主安其家室以及冠裳以及飲食罔不得所克長萬世内修外攘是曰平胡徧師巡行肅清沙漠馬牛其空匪示以弱大變克除大功克成是曰平胡遂開太平挫逆以威撫順以德接踵來降數累千百歲時朝貢稽首闕庭孰繫其首而請長纓　聖子神孫繩繩繼繼平胡之功垂裕萬世

致語七首

上元節　皇太后宴致語

臣聞天心正而璣衡平斗杓初轉夜氣清而宮禁密葛照既成華燈綴明月之殊廣樂張洞庭之野燭龍啣火放高燄於天門川后靜波扇微和於靈沼仰坤儀之可象瞻壽域以無疆瑞雪飛揚綠樹碧簷休報曉曖烟浮動瓊樓玉宇不知寒俯視人間風斯下矣深居天上夜如何其恭惟　皇太后陛下恩育　聖神化行慈儉配地有載物之德博厚能容補天成煉石之功勤勞多助俯膺達孝坐閱昌辰初進千觴捐金盌之清露載陳四韻採黃竹之遺風詩曰

仰望慈顏一笑開九華燈影接蓬萊盡教霧閣雲窗啓未遣香車寶馬回樹杪天潢垂島嶼空中海市結樓臺柘袍侍宴良宵永不是尋常問寢來

上元節　皇上宴致語

臣聞四時之序春秋於正月必書三代以來禮樂自天子而出
歲首載臨平嘉節天心允愜乎群情朗月光重華星色正況逢
百年無事試看四夷咸賓西被威聲胡賈涉流沙而貢異獸東
漸德教倭奴浮巨海以獻名香虜馬遁而不敢南窺蠻烟消而
相將北附萬機斯暇良夜未央恭惟
繼天出治居左右而行慶賜萬物咸新登圓丘而致精誠百神
並享虞舜有天下而不與文王當日昃而未遑合禹貢而奉一
人廣陳玉食衍箕疇而錫五福成造春臺臣等幸遇治朝叨居
樂部謹呈口號用寫心聲詩曰
皇帝陛下
鳳閣遥瞻七寶牀龍輿初下五雲鄉綵花競剪春偏早金炬齊
燒白晝長眞見海中浮閬苑不從馬上奏霓裳
君心化作
明燭採得民謡愛末章

聖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夏曆載頒共喜天時之正魯臺遥望將書雲物之祥陽氣
先回於朔方瑞星特起於南極
皇帝陛下懋德建中對時育物御聖人之大寶居玉者之明堂
垂衣裳以受朝山呼殿陛執玉帛而來貢雲湧蠻夷惟周文克
厥宅心宜虞舜必得其壽醴泉甘露却雲表之金莖芝艸嘉禾
陋曲中之黃竹開八方之壽域登一世于春臺臣等咸造金門
近瞻丹扆建皇極斂五福用推箕子九疇之言綏萬邦屢豐年
頌上周公七月之詠八音並作四韻先呈詩曰
海上蓬萊日月長僊家又進紫霞觴載歌白雪從金母遥見紅
雲捧玉皇率土歸誠眞有道自天申福正無疆新詩製得當筵
獻此是康衢第二章

端午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　一人富有乎大業盛德常新四夷咸賓於治朝方物畢獻游豫斯同乎夏諺樂豈已見于周詩幸預榮觀共誇盛事恭惟　皇帝陛下不承　列聖宏覆飛民惟措世於無虞乃乘時以為樂適臨重五暫輟萬幾講筵久重乎修文禁苑不忘於較武震雷霆而踔躍勇士來虎賁三千躡雲霧而騰驤名馬出天閑十二張弓挾矢爭脫縶以如飛伐鼓撽金兼擊毬以為戲呼聲動地角藝入神翠華既駐於優山清蹕俄移於靈沼魚龍竝躍鵁鶄齊鳴錦纜牙檣光動洛川之上繡旗羽蓋影浮瀛海之間廣便蕃醉飽之恩及于臣下無馳騁流連之樂監于先王載託新篇用娛高宴詩曰

欣逢佳節覩宸游萬歲山前御氣浮赤驃追風過上苑黃龍

水在中流旌旗盡繞軍容盛臺榭高登月令修周固要知行幸少艸深麋鹿自呦呦

中秋節　皇太后宴致語

伏以日馭載驅謗父遠追于南陸斗柄橫指耇收正位于西方秋光喜遇平分夜景願言均施騰歡聲於四海樂莫大焉行逵孝於　一人養之至也地大物衆天高氣清酌壽酒以齊傾望　慈宮而上獻涼風生玉宇織女早進緯衣清露溢金莖嫦娥自和靈藥乃罷援河之戲仍為玩月之游泛水先臨太液池舟牽錦纜乘雲試入清虛府曲舞霓裳萬物生輝六宮同慶恭惟　皇太后陛下坤儀靜厚嵓德柔嘉誕育　聖躬久著虹流之瑞維持王化允為風教之端有開必先宜享其盛惟稱頌之不足豈歌詠之可無詩曰

瑶池開宴瑞雲紅秋到人間喜正中水落銀河如噴雪天高琪樹總含風佳期不與三山隔樂事須教四海同萬里僊橋眞可度素娥爭候廣寒宮

重陽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四時行而百物生當素秋之令節　一人慶而兆民賴得華夏之歡心既省歛以重農功仍習戎而班馬政事因時舉樂與民偕恭惟　皇帝陛下乾健長旋離明畢照念祖宗之創業常見羮牆欲黎庶之安生每爲宵旰尊居五位獨斷萬幾嘉與四方均臨重九宮中稱壽先仰奉乎　慈顏闕下賜酺載俯推乎大賚黃扉爰啓玉食斯陳雲表露華挹金盤而屢獻海東霞彩裁錦障以旁施可以登萬歲之山升高自邇於馬望九州之野視遠惟明故事既修新聲宜播詩曰

百穀豐登海宇寧乘時游豫駕初停雲開漢殿翔雙鳳風轉堯階動九蓂涼氣已隨卿士月祥光先見老人星玉盃酌取黃華酒願奉　明君享萬齡

元宵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和風拂拂輕冰初泮　九龍池皓月團團薄霧全消雙鳳闕念良宵之易度覩佳節以重臨既授人時宜從世俗恭惟　皇帝陛下祿位名壽備于　聖躬睿知聰明出乎庶物有周文王之德無淫于游觀如韓昭侯之言每愛乎嚬笑長承　景運屢致豐年巍巍乎　居上不驕皞皞如與民偕樂華燈齊放光輝照耀於千門玉醴畢陳和氣薰蒸於六合乃罷曼衍之戲爰歌麗則之音載助　清歡少娛高宴詩曰

金屋沉沉奏管絃紅雲高擁柘袍鮮邊城屢報全無事史筆重

書大有年燈火滿空垂列宿樓臺平地貯群僊　天門北望
清光近　賜得黃柑次第傳

箴二首

謹疾箴　為賀其榮作

人或贈物則謹置之而況此身父母之所遺家有用物則謹掌之而況此身妻子之所仰身之脆弱非木與石傷之七情報以百疾疾之既來有術奚施疾之未來有術不知我明告子子尚聽之色之悅目惟男女之欲思所以遠之如脫桎梏味之爽口惟飲食之欲思所以禁之如畏鴆毒多言則傷氣欲養氣者言不貴多思則損血欲養血者思不越憂不可積樂不可縱形不可太勞神不可太用凡此數言終身宜誦孔子謹疾與齊戰同匪疾是謹惟德之崇謹疾之術謹德之功

戒齋箴　有序

陳玉汝本其字以成齋自號字實予所制蓋取張子西銘語乃爲作成齋箴以終其義云

有璞玉于此既磨既琢惟見其玉莫知其璞相古聖哲增益不能況也吾人孰是安行履險思危處困思亨不有警惕我德孰成德既成矣或止于畫曷觀其初貧賤憂戚玉成乎器人可不德庶幾于是終日乾乾仰視俯思以無忘張子之言

銘二十三首

逢恩堂銘 有序

寬嘗觀于農夫之治田矣有耰有耕有播有芸有溉有穫天下之言勞者莫過之若是而又有水旱風霜螟螣之憂蓋歷三時之久而收一歲之功可謂難哉然其爲食也得之則飽飽則安安則樂斯民賴之至擬之於天夫其安也有勞者致之也其樂也有憂者出之也知其勞且憂而成食之難則人臨一飯自有不得而易視者此可以爲費氏論也費爲京口名家世有積德鬱而不發至叔高甫益以介直聞里中而又沒不及壽知德者惜之蓋既久其季子誾始以第一人薦於禮部　廷試復在高等由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遂擢國子司業費氏世德至是始驗矣叔高甫生子五人皆有父風讓既早世詳詮諄相與築堂以爲歲時享宴之所堂成而其弟適以編修考最　朝廷進其階而封贈其父母妻室如制　命書煌煌下賁其廬誾曰

上恩如此吾其可忽敢即斯堂以彰寵　賜乃以逢　恩名之以寬嘗善其兄弟間也俾爲銘銘曰

言言高堂費氏作之吉日既成爲酒落之門有　璽書自天而來父老歎嗟豈偶然哉蓄此孔德嘅其先人報不于身于其子

孫忠厚且文偉矣惟閭乃擢高科爲時儒臣出入翱翔史館成均汝惟有勞　恩尚多有勉之敬之爲朕左右　天子有命閭拜稽首江流湯湯潤及門牆過者必式　璽書在堂

衍慶堂銘 有序

句容王氏作衍慶之堂有曰可學者求銘于翰林修撰長洲吳寬其銘曰

有高者堂維人肯搆豈堂之高亦基之厚相彼初基築之登登乃積乃累有功有程我聞吉人爲善不足如築基然覆此夏屋有施斯報有往斯來必有餘慶豈欺我哉慶源既深澤流必遠後復浚之其慶益衍昔之德符眉山銘章顧我何人亦銘斯堂

家藏研銘

[illegible]之石金聲玉理斵以資予扣之諗爾知其白守其黑將爲老氏磨不磷涅不緇抑爲孔子石也臆對吾職文字書善書惡記言記事以成子信史而已爾材亦良職止於是欲與辯之嗒然隱几

英石銘

有物硜硜産南服九疑其顛小有腹天將作雨雲氣疾攬之匪雲拊之玉淮南小山在吾目

思貽堂銘

有萬其物我惟爲人揆人之生匪墜自天有父有母爰有此身身之克修曰義與仁身之不修曰頑與嚚惟孽自作惟德自新人之議之必及其親親既沒矣不沒者存僾然有見愾然有聞旦朝而起有善可循日中而昃有惡可悛中心思之力可弗振乃如去疾乃如飲醇親之榮辱於焉而分翼翼高堂深於寢門

仰焉而思如省于晨俯焉而思如定于昏貽厥父母亦詔子孫
庶其視茲勿怠而勤

滋德堂銘

苗在于田耕之深種之斯深雖有旱乾孰得而侵雖然一月不雨苗且能之一時不雨亦從而萎有秋之功欲成而老農之力則疲有子弟于此爰作桔槔以灌以溉以代其勞苗秀而實其有所託樹德務滋其利也博哉悠悠先人去我已邈仰焉思之尚

婁菴銘 有序

賀君其榮於物少容其父感樓引婁師德事誨之其榮因以婁菴自號爲之銘曰

孰不知醫藥惟衆著我有隱疾孰克治之人亦有言不如惡石遜思古人曰婁師德我疾既痊我德斯全如豹有韋如董有弦韋弦可朽名菴則壽有忽乃濟終身無咎

海月菴銘 有序

一鶴園西偏作小屋入夜月升海實據其勝乃題曰海月菴爲之銘曰

至遠維海月所出至高維月海所溢至小維菴眞蟣虱強收二物合而一晦冥風雨抱吾膝吳子悄然如有失庶幾無愧此暗室

節菴銘

松栢在山童子可折其葉疑不以霜雪人之爲人匪松栢然至靈于物降衷于天委質爲人適人爲婦爲義不終於理則負相此屋廬君子攸居以節題銘令之砥愚我澹於水我介于石

風雨震凌天心無失

昺硯銘 有序

都憲盛公得端溪石琢而爲硯如鼎形以遺其姪虞使永保用焉之銘曰

菌蠢槃跚于几格間它山既鑿隱然如環彼惟覆餗折其足我惟含垢坦其腹斯文有傳言可復原泉混混尚日沃之

昺無咎硯銘 有序

莫曰良職方得宋晁無咎墓中硯示予爲之銘曰

歸來于幽文氣抑鬱有發其藏從九原出絳人濕膚濟水莫祓視之黝然古雅而質嗟豈有腔脩馬入室將託後人以續其七述乎 無咎號歸來子鉅野人少游沈鈞曰作七述

鍾硯銘

惟昌氏遺此式金之形玉之德勿擊捶宜洗拭中有容外無隙處儒林惟墨食尚寶用無時泐

遂菴銘 有序

同年楊太常應寧作屋于居之後以窈然而深遠也名曰遂菴而因以爲號請予銘之銘曰

楊子所居有屋渠渠有堂有室乃有菴廬于時偃息于時啓處于時探索有圖有書謂爲遂者形蹟所拘杳焉茫焉莫測其隅禮樂爲轡道德爲輿窮其所之載馳載驅察知幽潛洞見古初維遂之義乃心之虛谷可量馬淵可藏魚毋曰方寸其形區區萬理包涵如淵如有疑遂者執此以祛

益菴銘 有序

表弟吳子高名謙因以益菴自號爲銘曰

惟謙受益天道則然曰益謙禹前聞斯言謙之爲卦六爻皆吉
周孔發揮出于受益益之爲訓以饒以添有欲求益其惟守謙
美哉菴居玩以卑牧庶乎有終鬼神是福

方竹杖銘 有序

舊藏方竹一莖老病將歸製以爲杖銘其上而刻之銘曰
執之稜如擊之鏗如執謂中虛而外無隅抱節不渝尚克相予
予老將歸行則與俱

桃竹壓尺銘 有序

桃竹杖見杜集或製壓尺遺予爲之銘曰
桃名而竹質外直而中實不以爲杖而以爲尺尺則不枉以資
吾佔畢

畫厨銘 有序

厨制如藏書而加廣
匠氏作此藏書簡便可舁爲銘其門扇
虛其胸維書可叢窾其足維繩可束是爲行秘書吾安能知之

禮後之悟繪事後素觀古畫事蹟爲德之助晉有長康此尚有之
物何所靈勿學其癡

匏研銘 有序

予作菴名匏間得佳石燕人陳杲爲製匏研銘其背曰
詩詠苦葉良工爾嘉我有菴居爾以類從肉食無墨爾則不食
終身從吾又而勿泐

古匏研銘 有序

十刻元豐二年及晉齋學士四字如其造于宋而元李溉之所

藏者沈石田以此遺子其上有刻字知爲古物也銘曰

自宋歷元墨蝕而斑維形之樸維質之頑維墨尚同歸于鮑翁

文宗儒得宋鮑研借觀累日輒爲之銘

學士之研太僕藏之以示吳子其敢當之上有苦葉下有瓜栖

鮑繫于斯殆爲吾設元豐題字幾五百年匪古可翫有象宛然

留意於物古人所戒櫝而還之尚俾勿壞

桂巖書院銘 有序

婺源戴氏之先作桂巖書院蓋因其所居里而名後病其隘改

徙里之翁村而仍以舊名不忘本也其諸孫兵科給事中寶之

來請予銘爲之銘曰

有美者居戴氏所作堂序秩如莫匪是學聚書延師以覺後覺

子弟詵詵咸蹈矩矱出用于時里上奮躍石鼓嶽麓千載是若

爰作先祠享祀以時凡我宗族亦聚于斯有田有廩有義以施

游歌之人匪但是須南望婺源山川秀美篤生文公茲惟闕里

桂巖種德舊徧在此講座有銘敢效遺軌

靳充道大研銘

山骨斲成黝而密外雖有文不勝質文字發祥光采出墨瀋有

容滿不溢用之宜歸大手筆轉圜即非晁氏物 宋晁補之有大圓研自爲銘

贊二十五首

元朱澤民先生遺像贊

誦其詩讀其文而不識何如其人觀其畫玩其書而不識其人

何如古貌長身今既獲識元之澤民漢之陸績 毋夢績而生

王訥齋像贊

是維王訥齋先生考其世家在程門爲正學論其術業於周禮

爲上工謹於行而默然終日之間惟其口之訥居於家而瞭然四方之事惟其心之聰遺書浩穰而能讀也孝委巷陋隘而爲禮也中衣巾古雅氣貌爾恭就而挹之儒者之風

耕學徐翁像贊

口不食君之祿而惟惠則能使人足雖至偃之室而其事不爲謀身故或隱而去將遠追乎南州之徐穉其既耕且學又夷視乎谷口之鄭眞虎山之麓太湖之濱益亨嘗偏卅及門而與之爲主賓者也

張汝弼象贊

霜鬢斑斑而貌則澤其閱世也當如菁松之倚石霧目濛濛而心則瞭其鑒物也又若秋水之在沼豪氣比陳元龍而翦翦者無所容高論擬孔文舉而錄錄者不足數其人品如此則其學術政事之出於流俗可知也已然則世方謂其卅聖爲東吳之精豈能窺其戶庭詩律敵西江之派適以拾其稊稗況所謂樂燕游善戲謔又愈失其大畧此殆弁陽之語於甑子而徒見笑於東海若者也

新野王教授陳以道畫象贊 僉憲祚之子

知其德者信其貌之必莊考其學者惜其名之未揚既有而推於人其教也不困將老而致其事其器也終藏是惟先生爲人之大畧不然又何以嗣續乎 宗室先朝之直臣而模範乎 宗室之賢王也耶

武畧將軍李君象贊 元季爲樞密院判入 國朝爲今官鎮階州廢古土士常之曾祖也

惟臨淮李氏保此畫象百年于茲其似與否吾何從知不知者貌可知者德蓋其率鄉兵歸 王國全一城之民垂累世之澤

其德乃爾則形似在乎不論而況其平生官簿之履歷也哉

李指揮象賢 士常祖父

壯哉王師安華攘夷桓桓此公功在西陲有赫世官嗣而大之爲時勇將可按而知若其靜厚不伐廉介有爲勇而且賢知者其誰而吾獨誦其警身訓子之詞矣

故蔣樂亭象賢

摳衣鄉校業精于勤汪汪其量熠熠其文入對 大廷出宰上縣有志方行澹焉不見其壽幾何其勞則多其惠則深邑人之歌邑人之歌後人之澤呱呱者兒驗此世德

王舍人允達象賢

介而通其中也有容儉則固其外也無慕清且和不揚其波瀾無虐獨完其鍔泊然惟貽而克肖此我求其人世濟其美文忠之孫孝莊之子方仕路之爭驚忽攬轡而回車振清風於斯世非富貴之可拘吳江之濱越山之麓歲晚之期吾言可復

江西布政使朱公象賢 并序

公名勝字仲高金華人正統間爲刑部郎中出知蘇州居官廉平公恕賦定訟息六七年間府中殆無事既超擢江西未至而沒蘇人至今論近世賢守必首及公其子鉞貢來禮部持公畫象見示覓幼猶及識公對之感歎不已爲之贊曰

困惴之資清靜之治民惟期安政不好異鳴呼公平眞古循吏而今不可復致矣

丁易洞象賢 鎮江人中書璣之父

江山回合中有斯人清脩苦節博雅多聞將老受封不改其素飲水中濡看雲北固

錢院判象贊

越人之醫秦人之愛千載有傳其術斯在名揚治朝手沐徵書及幼之念不忘其初荷恩則多保身惟智曰有後人宦業可嗣今而已矣孰起其人我視遺象宛得其眞

太卿劉公修史象贊　宣

黃閣高居清風穆如望之若僊朱襮瓊琚肆吾直筆畧無趦趄而惡不隱而美不虛如司馬遷成一代書藏之金匱登之石渠其才之稱爲良史者所謂他人不足已常有餘者乎

費司業野服象贊

前史所載列僊之儒其服則是其貌不如豈心逸而休抑義勝而腴求之形似蓋亦區區惟陽城能教人而考其師道之既立故陸贄善議論而望其相位之必居其尚智周道濟沛然有餘而垂紳正笏以躋乎臺閣之長及夫功成名遂泊然若無而戴笠策杖以從乎山澤之癯則出處之際又孰得以爲迂哉

王光菴先生遺象贊

吁嗟先生吳之隱淪謂其拙於用而文足以叙事謂其絕乎俗而術足以濟人謂其生而迂其智能全於世謂其死而怪其孝不忘乎親蓋古所謂通儒而又謂之獨民吾於先生亦云

閣學徐公象贊

允矣康濟之才卓然弼亮之志清階屢陟固爲儒者之榮黃閣高躋斯盡衆人之慰豈負貴而驕盈惟君寵而祗畏觀夫退食委蛇忘其勢位蹜蹜循行沉沉默識試即其容或得其意憂治世而危　明主念小民而思寒士鞠躬盡節務竭其才之所施正已格心期充其志之所至故泰山喬岳雖不見其運動之

勞而長江大河自能成其漸漬之利也

姚栗菴象贊 并序

栗菴自京師歸隱吳城東故居絕意仕宦專以授徒爲業今年已七十餘矣沈石田爲寫其象且贊之予與栗菴交甚久而別踰十年想其抵掌談笑風度宛然在目獨能無一言乎贊曰

優游城市之間蕭散園池之上其蹟雖混夫孰識其心之清其氣惟豪不自知其言之放笑無譏容走非俗狀浮雲乎宦情堅石乎壽相吾嘗孰其人蓋城東姚栗菴之象也

處士呂愚隱象贊

愚隱新昌人生宋末歷元至　國初年百歲而沒其六世孫刑科右給事中獻奉遺象求贊贊曰

蹟之隱密當乎不智之名心之仁自發于必恭之貌里居東越傾廩毋應乎求世値前元東帛不得而召視榮啓期如弟而有樂可歌得庾黔婁爲子而行孝以報須眉皓然厥象惟肖蓋無忝乎百歲老人之號者也

孝子呂德升象贊 并序

德升爲愚隱處士之子今給事獻之五世祖也　國初應召不仕養親以孝聞給事奉遺象求贊而述其平生尤詳贊曰

宛斯人之如在擬古人而庶幾方治世之船遇惟養志以無違起于丘園雖　龍顏之屢覲避乎矰繳竟鴻羽之高飛蓋不爲危言激論之張范能自託於雅才清思之陶韋歛以布衣白首全歸餘澤所被百世是依

孫欽齋先生象贊 昺 并序

欽齋先生昔以監察御史提學至吳中寬時尚幼幸嘗受教既

久不能忘也今年先生之季子礎部奉先生遺象見示德容宛然甚慰懷仰謹為之贊以述先生為人之大畧贊曰

惟敬惟和不慢不暴先生之身實載斯道惟優惟嚴不徐不躁先生於人實以身教幽暗不欺造次允蹈名慮乎彰聞志期乎深造言不忘乎　君上而為至忠行可通於神明而為純孝故直以先生擬諸古人而後生小子亦庶乎知德之奧者也

陳憲副象贊　琦

金石不渝之心松柏後凋之操處世不趍時以模稜遇事不違道以執拗一舉甲科而名譽即揚兩典臬事而刑獄不濆追洛社之高躅望其杖屨而益尊發吳門之雅音諷其篇章而甚妙癯然如不勝衣淡然而無所好宛然眉目之可親又見歐矣惟肖也

韓克敬象贊

依隱而智濟物而仁好古而雅任情而真考其世固出韓伯休之後觀其號能慕蘧伯玉之為人者歟

施修撰遺象贊　并序

故翰林修撰施宗銘先生家藏遺象其嗣子鳳奉以求贊贊曰

具區之清毓此　國英矯然孤鳳以鳴太平何翔于甸遽匿其形維昔海內盛揣其名幸哉遺象以慰平生孰尼其行孰毀其成命也在天曷平宗銘

沈啓南象贊　台人　鍾希振寫

金石其聲玉雪其膚身處乎一品名揚乎兩都設几乙言有敬老之郡縣欵門求見有好賢之士夫辨博傾坐人而守之以訥通明識時務而處之若愚塞胸中之丘壑洩指下之江湖演而

為詩溢而為書豈特王摩詰之輩抑亦文與可之徒妙哉鍾老寫此酷如清冰玉壺之瑩徹碧梧翠竹之扶疎吾又見石巖裏之謝幼輿也

劉戶部時雍象贊

此戶部侍郎華容劉公象也觀其貌無毫髮之不差予未敢知論其心得底裏之皆實則宁庶幾蓋正而不迂和而有辨簡樣而好文勤瘁而忘倦功在　朝廷而口不自言名滿寰區而身欲無見其平生可謂自信不疑孤立無援者也惟引去之勇決見晚節之益高慨吾徒之莫從望雲霄之羽毛

題跋二十九首

跋所錄方先生書後

右方希直先生遺其友國子博士王君仲縉書五通遭時多故甘手蹟之毀弃者七十年于此矣顧其書幸為王氏家乘之所收載博士之孫汶問以示寬因俾錄而刻之先世師友尺牘中寬既以不善書恐為先生語文字之累辭而汶強之卒為錄之於乎先生之言語文字妙矣固不在乎區區筆墨之間而況所以為先生者又不在乎言語文字間者耶臨紙之頃不覺使人心洲

題吳貞母傳後

國初文章萃于金華凡當時忠孝貞烈之事其人雖處遐僻皆

賴其筆傳之至今況爲金華之人其爲紀錄也固宜劉養浩爲宋潛溪胡長山門人文章甚得二公法度嘗作吳貞母傳則貞母固賴其傳矣然事行賴文章而傳文章亦賴事行而顯則又安知養浩不賴於貞母耶貞母之玄孫福字吉甫者初登進士第來請予題因書此數語歸之

跋謝山人詩藁

嗚呼山人已矣予得其遺藁於其從子翰林編修鳴治而讀之惜其無年無位無子而獨有此詩也悲夫雖然山人之所無者乃衆人之所常有其所有者乃衆人之所常無則予於山人亦何惜其不得爲衆人也哉

恭題楊文貞公所書　宣宗御製詩後

宣宗章皇帝之在位也天下晏然號稱至治亦惟有若少師楊文貞公寔左右之今四十年矣一時　君臣既不可見而獨見文貞手書　御製詩慨想當時明良相逢之盛一德一心雍容和樂幾事之餘發於聲畫蓋與虞舜作歌皐陶賡歌同一意也嗚呼休哉是詩今爲都御史錫山楊公所藏翰林修撰臣寬獲觀而謹識之時成化九年夏四月辛未也

書今人畫冊後

此冊皆今日供奉　內廷諸良工所作者古者人君好畫立之院設之官著之譜于時畫士如馬夏梁蘇輩皆落筆精巧妙絕一時然卒之爲喪志之累徒遺後世之笑而已觀于此冊則吾君萬幾之暇玩道而不玩物之心固於是乎見而彼供奉者蓋亦不獲盡所長於縑素間矣

題勿齋藁後

故福建布政使臨海陳公所著多齋藁一編藏於家久矣其子
今河南憲副遣人自治所持以示寬使序其首傳之寬以不敏
辭且辭以前輩制作非區區末學所敢序者既自顧迂拙之才
平日辱憲副先生知愛最深終不可無一言以復則為題其後
歸之憶為童子游鄉校中竊知公之名既長凡公為御史時剛
正之氣謇諤之節溢于彈劾匡救間者頗能得其語而道之至
其出為方岳美政良法大見設施又能紀其一二益不徒知其
名而已他日憲副先生以御史提學南方略去條約專以身教
一時學者翕然不變有慕德恥惡之心人曰此勿齋公子也寬
時猶在諸生中自幸識公之子因其子之賢而公之德學所以
薰陶其後人者又從可見既益得其為人愈欲推求之意其發
於文章必有可讀者而恨未之得也乃今得而讀之然後先生
之為人完然於我矣抑是編之作朴茂平實初非與世誇奇弄
巧之徒爭勝負於筆墨間者也而彼奇巧者其能事止此孰知
事之有大於此者乎後之人於此考其德學而讀其文章可也

書壬辰科進士題名後

今上之八年擢進士二百五十人此其太學題名碑也是科寬
寔以下材誤在高等待罪史館忽焉三年彼之居省寺任州縣
者咸奮厲忘美政向成寬將何為以報　恩寵然則題名之舉
固所以為榮亦所以為愧也歟工部主事潘璋同年進士也出
示揭本謹書其後而還之

跋王允壹藏宋仲珩草書

宋舍人草書予游南都時屢觀之今復觀于此披玩數四殊不

厭也

跋項文祥刑部愛日齋蒙

文祥篤於倫理者也今其詩百餘篇歸于此者什六七蓋與世所謂詩人異矣讀是編者不必論其工於為詩當論其工於為人可也

跋世儒堂記

世儒堂在郡城之南學之西紹菴俞隱君之所作也予游學宮時暇則與一二友生過之紹菴輒野服出見客梅邊竹下相與嘯歌以為樂往往至日落始去故予於他勝處累歲或不一至獨喜至俞氏者亦惟以紹菴之真率可愛也俞氏之先有諱倚者自汴徙吳至紹菴凡十二世世以易學鳴貫間尤知名者后澗臭木二先生焉堂之作紹菴既自為記今年冬予將北行益有感於舊游之樂也為書此于後云

題杜東原絕筆

此圖杜東原先生絕筆也蓋予友賀解元其榮嘗成化甲午之秋將上春官之東原別東原作此為贈未畢而病既沒始得之其子貢士啓水微石瘦林木疎豁隱然可見東原可謂妙於畫矣東原先儒林府君之執友也其以誨言及予甚多而尤以予嗣續為念予居京師嘗作松子圖見祝文之復以書來曰圖有驗否其意之勤厚如此寓之得請而歸也既痛不及見吾父而東原亦已即世矣歎前輩之凋謝傷古道之寂寥區區筆墨之間而感慨係之東原沒時年七十有九

題蕭鳳儀生朝詩

海虞蕭冬官漢文以其先鳳儀府君生朝詩遺墨示予府君作此詩年纔二十二耳益又十年而卒其詩有曰惟人萬物靈可與天地參四端本完具衆理咸包含呆知學踐形反類靈書蠹既見其年少志大所就有不止乎文藝者至卒章曰虛形寓兩間貌烏同吳蠶乘化暫流轉安用希彭聃其言雖若類乎死之識而達生委運之意又自可見使其不死眞足以立德於世未可知也然君雖不壽而有子如冬官者方以政事文學有光科第足以不死其親不然則此盈尺之紙且將索之鼠穴中安得有此金聲玉振流響於士林間耶

題賀大理與張用齋手帖

賀大理諱賢後更諱言字公宣其先自蜀徙吳中　國初仕爲江陰縣學訓導擢大理評事未幾竟死工役一時遺書盡廢獨所習詩有藁藏于家既及百年孫甫字美之者始得此帖千采蓮涇之俞氏蓋賀昔嘗與俞鄰也其曾孫解元恩請予題之觀大理公自序艱苦至乞米等語與顏魯公事類則其清貧亦甚矣而卒與貧夫同死然在當時不可謂不得其死也此其可爲太息者予因述其出處大畧庶後之覽者知其爲人必有同予一嘅者矣用齋姓張氏吳江人嘗與大理同官江陰有詩藁亦藏于賀云

跋黃山谷草書李白贈懷素長歌

山谷寫此歌所謂飄風驟雨落花飛雪等語雖自謂可也

跋李龍眠女孝經圖

昔人論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予以爲圖畫亦然此卷寫女孝經四章而其事蹟則每章圖之初不知作于何人獨其上有

喬氏半印可辨啓南得之定以爲李龍眠筆及觀元周公謹志雅堂雜鈔云巳丑六月二十一日同伯機訪喬仲山運判觀書而列其目有伯時女孝經且曰伯時自書不全則知爲龍眠無疑啓南眞知畫者哉圖中爲女婦輩所以共職進戒者皆閨門之法家國之利而其容氣端莊詳雅覽之使人竦然起敬足以消其淫媟戲嫚之心非特女子之有家者當爲監戒也所謂關世教者此類是已

跋宋中興名臣手帖

宋至靖康禍亂極矣此豈皆天命哉亦必有人事也蓋啓之者王述之者蔡而成之者童秦其事皆有本末可考然以當時人品論之雖小人之多不能多於君子又以當時人力較之則君子之強不能強於小人此無他國勢既卑君心既怯譬猶下坂捩之若難爲力推之者則易爲功也嗚呼可勝恨哉其號

君子者當以李忠定爲首張忠獻趙忠簡次之而李參政光呂太保頤浩韋文恪之數公者名愈高則位愈不固故忠定損斥特多而其天耕者必有耦占者必有三以力之合而謀之衆也向使數公一日同坐於廟堂之上得促膝以論國計必能合群策以抗一虜其禍亂必不至于此極而離坐之席未煖又有人以參之甚者撤其席而擠去之乃眞以廟堂爲傳舍邊徼爲家室其出沒往來不啻參商鴻鵠然徒使百世之下手蹟數行乃獨聚於一卷之間人心之公於是而見嗚呼其可悲也夫其可恨也夫

跋所錄楊參謀誄後

右元張文蔚撰楊參謀誄予得之陳玉汝玉汝得之吳江虞氏

嗚呼元政不綱群雄竝起使人得據全吳之地富貴者十餘年此守臣不職之罪有媿于椿者也予每思得故老談吳中舊事而天下承平百餘年來無一存者椿之事雖載郡志知者尚鮮予幸此篇出於破篋故紙中將假此請于儒林諸公題識其後以暴白椿之死事因別錄一通還之王汝椿之爲參謀也此云守齊門郡志云婁門然謂其妻得尸於張香橋要以婁門爲是椿能文予又從王汝得其作吳人金伯祥贍雲軒記附於後且以見文士之能死義謀所謂通經執義會不顧身者也其字子壽先世蜀之眉山人爲少師棟之裔後徙居吳文蔚字懋實吳興人

跋啓南所藏黃山谷畢蹟

山谷論書云凡書最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無刻婦態觀此老杜二詩乃其所自作信哉其爲列婦也與歐陽公謂蘇子美論書而用筆不逮其所論者異矣沈氏子孫宜世藏之

題王右軍東方朔贊大令洛神賦石本後

二王眞蹟宋御府所藏合三百餘紙靖康之難一廢于金人之手矣今或遺逸于好事家者去晉益遠畧闇楮朽眞贋莫辨而卒壽其書流傳人間則幸有石本在耳模刻者之切於是乎可賞若此二帖又羲獻之名書也然較之世所傳法帖體格殊異蓋彼皆短牘小簡信筆數行如樂毅論黃庭經與此贊則全篇成章宜其嚴整不苟異於他書而楔飲序出於觴詠游騁物感興發之際筆意飄逸又不可以執一論若洛神爲獻之平生所好寫亦用意之書也然自昔人所見惟自嬾至飛十三行耳此

獨得其全文何耶陳味芝先生挾此示予城東別業因悟古人書如雲行太虛態度不定觀書者又如魯僖臺以望使每歲分至啓閉皆八表同昏之雲雖不望可也

書續編懷古錄後

顧元公自吳歸晉晚節爲討賊之舉事功偉然世皆壯之以予觀此適所以爲晉耳於吳何預夫其才終能平陳敏而免爲晉之逆賊不若始之討司馬氏而遂爲吳之純臣使當時事勢有不可爲則從張惇之死可也從諸葛靚之逝亦可也而曰采南山蕨飲三江水非空言乎不然惑於張季鷹之言也夫以爲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則靚獨非名士乎吾恐季鷹之不爲此言也靚沒後百年得陶靖節家世勳舊與元公畧同而一彭澤令視黃門侍郎則有間矣然二人皆嘗託之酒以自晦者使元公得遯靖節必知濁醪妙理其酣暢忘憂不在入洛之後矣嗚呼惜哉因觀吾鄉朱性甫續編元謝子蘭懷古錄爲書此說蓋竊取春秋備責之義而不敢爲世俗附和之論也

跋米海岳臨顏魯公坐位帖

米海岳自序於古名家書學之幾偏故其臨摸之際往往逼真此顏魯公坐位帖元泰文清公定爲海岳所臨者夫魯公平日運筆圓活清潤能兼古人之長米則猛厲奇偉終墮一偏之失以孔門方之其氣象眞有回路二子之別故此書則如旣長孔子後欲效陋巷自樂而行三軍當一隊之故態時復一發於詞氣間也

跋山谷書後漢人陰長生二詩

陰長生此詩非山谷書之幾沒于世然此卷卒爲世所重者豈

以其詩哉抑之刑曹好藏古法帖能識其妙此又其先博士公時已藏又其家之故物云

跋元諸家墨蹟

近歲號能鑒賞書畫者吾蘇有劉僉憲廷美華亭有徐正郎尚賓二公既皆以博雅見稱于人而又力足以致奇玩故人家斷縑殘墨率歸之其得之既多而益不足爲之廢寢食汲汲走東西購求不已歲久大江之南稱收蓄之富者莫敢爭雄焉二公既沒士大夫愛其雅才清韻無復見斯人也相與歎惋然二三年來吳人所得書畫固有出於他姓者而爲二公嘗所得者亦不少也於乎死者之骨未朽而手澤尚新人復得而持去之予每自以爲玩物者之戒亦未嘗不引之以戒乎人也若相城沈氏自蘭坡府君生璽菴徵士璽菴生同齋同齋生石田世游藝苑繼繼不絕家藏故物殆及百年益完益盛至于維時篤好又復過之蓋予所聞見于沈氏者五世于茲其亦難得於今日也哉夫物之聚散勢也然不有以散其何以聚聚所以伏乎散者也世之人欲聚其散者固惑而予因其聚散置悲喜其間亦惑也惟以爲故物不可失墜此則子孫之爲孝者一端而不可不加之意耳維時持元人書翰一巨卷求予題識因即鄉里之近事家世之美德告之爲惑爲孝是在維時而已元人以書名家不在此卷者無幾若其一代書法之妙則善鑒賞者自得之

跋宋虞忠肅公手帖

虞忠肅公采石之戰日星晦蒙江水震蕩功烈赫然于時足以讋伏彊虜媿死名將疑其平日爲人有喑噁叱咤千人皆廢之狀及觀其手帖詞語詳雅氣象雍容乃眞一書生耳公之子孫

居吳中者世藏此帖今為封門朱性甫得之夫性甫雖好文事藏此吾固知其意不在筆墨間也

書舊題王駙馬草書千文後

成化元年八月予在南京寓報恩寺之悟師房題此千文今一紀餘矣師既化去其徒大章持來吳門復一示予覽之茫然如誦他人語因憶所寓時誦習既輟禽聲樹影間焚香危坐使行童鬻竹煎烹苦茗啜之一時清寂之樂莫可言喻益報恩者昔人之明招也閉目了然何異蘇長公之想龍井而綠陰四合又如處邵巷之憶開元因一展卷間有不勝其感歎者矣顧予方牽於吏役未能脫然世俗何時得復偕大章一共此境其樂當不減於前日也聊書卷尾俟之

書胡訓導小錄後

初胡君選授蘇學訓導即以當世可施行者數事建白于朝予得其章讀之已多其通于世務非腐儒比及予不幸居憂于家予大夫過者往往道君之行而陳咏芝先生至為小錄以傳他日君亦有母之喪將乞予銘墓而先之以門人予曰胡先生則賢矣其母之賢亦可知矣如吾憂制何故辭其門人曰先生甚慕執事欲託以表著其母執事獨不移所愛其親者及之乎予不能答明日君裹服拜請庭下其容甚戚予感焉曰諾既踰朞祥始克執筆為之終篇及君曰廡介善教人益據小錄而書也王浩義生以郡學弟子從游有年竊觀密察誠服其師及取所謂小錄者別書一通朝夕自贖其意益曰先生既以憂去不獲左右侍覽此庶幾如見其人或有益也復來請予一言益義生可謂善學矣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雖去我千載猶有

益況嘗親炙之者乎卽是以想其爲人吾見盈丈之卷數百之字皆義生之函丈夏楚也小錄稱及李司訓某者字居定號訒菴台之黃巖人本林氏爲考功郎中茂弘之子而寬之師也爲人之賢誠無愧于胡君没已二十餘年其兄之子刑部侍郎一鶚嘗謂寬宜爲作傳寬嬾嫚未能有媿于味斯多矣

題陳清全先生小象

寬嘗聞前輩稱陳清全先生爲前元吳中名流每恨生晚不及識其爲人今其五世孫驌奉趙仲穆所寫先生小象相示杖屨翛然眞神儼中人也拜瞻之餘敬題其後先生諱深字子微清全其號也年八十五而終所著有讀易詩春秋等編永樂間曾孫紀善曰紹先者獻 朝矣

書隱者邢用理遺文後

用理吳之狷士也隱居封門之東以醫卜自給足蹟不出閭里封門人有不識其面

公永錫與用理同里居疑難往往至昏莫乃返素剛介少容獨加敬

然用理終歲不一至其廬也有翁董二帥作鎮于吳以用理名隸尺籍欲邀致爲子弟師輒辭謝其後郡守丘侯知其名請預鄉飲亦不赴人益高之所居陋巷中敝屋三四間青苔滿壁而折鐺敗席蕭然貧家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與清坐而已用理體清瘦如削既壯不娶家止一僮淡泊如野僧室多藏書手自校完至前說譎繆多能是正其學自經史外凡釋老方技之說無所不通平生嫺述作故其文止數首亦不留稿朱存理性甫爲東西鄰少從問學爲收訪而録之用理諱量號蠢齋卒時年六十二葬所居北原槩字圖預自誌墓畧見其家世矣若其

爲人固所謂猶士也予與用理交久往予出東郭過周氏女兄次必扣其門訪之與論甚合歸未嘗不歎其清苦廉介類古隱者嘗欲傳其平生不果適性甫以其遺文示予即附書其後嗚呼用理已矣惜予筆力弱且言不足信後安得如歐陽子者置之獨行傳之列使其名永存耶雖然此非用理之所計也

題懷素自叙眞蹟

素師自叙初爲南唐李氏物歷蘇邵呂三氏流傳轉徙又不知幾家今爲荆門守徐君得之寛聞昔黄山谷作字蘇長公從旁稱贊錢穆父云惜不見懷素自叙二公不以爲然後山谷獲覩之始深歎服今卷後云藏于蜀中石陽休家以魚牋臨數本者是也頼濵題字時尚恨其兄不及見此顧寛何人乃得預此奇觀賞玩之際豈勝欣幸及觀序内擔笈杖錫西游上國等語知書雖學之一節欲造徹處其精勤若此則學之大於此者可以小得而自足乎然則予之欣幸又不獨在此驚鼠走虺驟雨旋風間而已也

題跋三十一首

跋宋理宗御書賜鄭丞相詩後

右宋御書律詩一首小序曰朕誕節載臨集英錫燕其後題曰賜鄭丞相識以二璽其一文曰庚戌庚戌淳祐十年也然宋自南遷後凡二歷庚戌此何以知之蓋建炎四年紹熙元年皆無鄭丞相有之者淳祐也按宋史鄭清之以端平乙未拜右丞相丙申享明堂以災異免淳祐甲辰爲少保奉朝請丁未復右丞相乙酉轉左賜詩在明年春又明年封齊國公致仕越六日而卒此其證也或者不考指爲徽宗詩夫當時雖有鄭居中爲省長然不名丞相至孝宗朝始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丞相況詩有青陽闡動之語徽宗則以十月生且

在位二十五年亦無庚戌歲此又易辨者若夫宋君多能書其字畫識者自能鑒之又不暇論也故此詩知為理宗賜清之無疑夫清之以舊學故致位宰輔既免倏起眷遇益加翰墨之賜史家嘗載其顯德讀明閣扁至於詩篇微末不勝紀錄此特流落人間者耳然片紙揮灑官而不名即此足以見當時寵異之恩矣世之覽者必將慨然于斯

跋解學士筆舫銘

筆之用于世久矣自韓文公作毛穎傳其名始起文字間吳興張文寶在　國初業擅制裁造因名其舟當時士大夫多為詩文遺之而學士解公縉紳特為作銘益公之書妙固資其用而賞之也文寶之孫士行僑居吳中能傳其業持公銘文求予題識予以文字為職而亦資其用者惜書不若解莫能賞其妙而不若韓可以增重其名然念毛穎之功不可負而士行之意不可拂也聊題數語歸之

題宋大慧禪師手帖

當宋被金虜之難一日虜忽議和刑部侍郎張九成謂金寔厭兵特張虛聲以撼我耳因陳十事云彼能從吾言則許之必使權在朝廷時秦檜力主和議以言誘九成終不能奪遂深惡之顧九成素好佛學他日問法于徑山杲公適方議神臂弓禦敵杲遂借以為喻檜聞之即指為謗訕貶九成南安軍至竄杲衡州久之移梅州尋反初服主阿育王寺帖中云罪廢十七載及續蒙再賜為僧又出作粥飯主人等語是也吳城東獨閒上人久藏此帖今傳其徒志勤予觀之竊有可慨者夫當檜在相位屈已和戎甘心事讎凡異已者一切屏去如九成固不能逃矣

而杲緇流也亦波及之則當時志士賢人遭其毒手者可勝計哉杲在宋南渡後爲禪宗稱首者孝宗朝賜號大慧然晦菴朱子謂其作事少點檢喜怒不中節觀帖中憾藏敎家發誓願等語益亦可見而姚榮公廣孝特以忠孝許之謂其嬉笑怒罵無非佛事榮公佛者豈亦黨同之論耶

跋虞氏遺墨

吳江虞堪勝伯一字克用宋相忠肅公之八世孫也貧而好古藏書甚富所與往還皆四方名士一時以詩文簡牘相贈遺者動盈篋笥勝伯既以雲南府學教授沒于官其子鋪且能讀父書授徒里中至其孫湜始去儒業先世故物時賣以供衣食費湜有子權家益貧物靣責不已崑山葉文莊公嘗作書止之力加提挈竟得一官未幾而卒自是家愈落矣虞氏所藏詞翰

慮數篋權卒後妻子僅以一魚罾裹置屋梁今則併其罾亡矣予每見其家遺墨未嘗不把玩興歎益物聚而散此其常理無足怪然未有不聚於賢而散於愚者此可以歎虞氏之世也友人陳玉汝之子鎡得此數幅乞予題之虞與陳姻家也且居隔一水鎡之藏此其爲鑒亦何遠之有則此雖盈丈之紙出於蠹傷鼠齧之餘所以助吾之德者固在不然玩物喪志適足爲德之累吾何取於鎡耶

題沈雲鴻藏其父所寫古木慈烏圖

石田作此益偶寫其西莊景物耳其子雲鴻遂藏護謹甚以予父之執也奉以乞言夫其啞啞而鳴翩翩而集相覆以羽相哺以食者雲鴻固有感於烏之孝矣若夫扶踈糾結輪囷離奇上聳旁撑其大數圍者非木耶世之故家莫不有此木子孫不能

保其先業伐而新之而烏止於他人之屋者多有之雲鴻視此而有感焉詎非孝之深者乎

題伊尹耕莘圖

古圖畫多聖賢與貞妃烈婦事蹟可以補世道者後世始流爲山水禽魚艸木之類而古意蕩然然此數者人所嘗見雖乏圖畫何損於世乃疲精極思必欲得其肖似如古人事蹟足以益人人既不得而見宜表著之反棄不省吾不知其故也此爲伊尹耕莘圖圖之工拙予不能辨若其工於造意有不待辨者尚賢蓄此想其人論其世志其志而樂其樂以尚友於三代之間其爲助不既多乎

跋鮮于困學艸書後赤壁賦

鮮于困學書名在當時與趙吳興鄧巴西名雄長一方困學多爲草書其書從眞行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皆有意態使人觀之不厭不若今人未識歐虞徑造顚素其散漫連延之勢終爲飛蓬蔓艸而已錫山鄒永章蓄此後赤壁賦觀之數行後益可把玩然自愧非書家不能深知其妙處耳

跋陳秘書遺墨

宋朝奉大夫秘書監知台州四明陳公著題松江圖古箋詩一首藏於吾鄉古敬脩氏古箋之妙一工人所能耳不足論獨公寫此詩時年八十矣觀其用筆沉着端徑而行復勻整不苟足以占知其爲有德君子也益公登寶祐丙辰科文信公榜進士初歷州縣時宰欲致之門下弗附及國亡遂隱不仕其爲人已無媿于信公故其剛方之氣溢而爲書如此凡公事行家世之詳已見其子泌外孫胡世佐與今陳味芝先生跋語矣泌之子

桱仕國初死于起居注有史才即嘗著通鑑續編者

跋趙吳興臨王右軍十七帖

學書者師晉王氏乃爲善學若近代吳興趙公又其高第弟子也公於右軍書尤喜臨十七帖此則馬抑之刑曹所藏一日持示適客有自錫山來者亦出一本觀之筆畫肥瘦稍異然皆出公手無疑客又言吾族人尚藏其一亦眞蹟也於一日之間所聞見者已得三本乃知此帖蓋爲公平日書課所謂獘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不免如歐陽子之所譏者然歐陽子又謂古人作書初非用意逸筆餘興淋漓揮灑使人驟見驚絕徐而察之愈無窮盡夫其書之妙如此豈一舉筆而遂能哉蓋其功已用於平日久矣故世傳右軍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因有墨池之名事之有無固不足辨然果欲其書法之妙雖由天資人品而學力所至亦不可誣觀於吳興公足以驗之矣

跋米南宮龍井記石本

天水尹希賓嘗蓄米老所書奏太虛龍井記石本字畫雄放但其文惜多缺處其子寬因錄全文于前以便讀者託吾友史明古求予題之尹君之意雖爲故物重然亦重乎米書而又不無不重乎太虛之文也君如重其文則太虛又嘗有龍井題名記及東坡跋語更錄以附于後則不獨全龍井之文且併龍井之事全矣予方與明古約同游杭預期日月而龍井者杭之勝處也至則當按記文所載次第登覽亦將爲數語以續古人歸其爲君再書以附之

題袁靜春寄鮮于太常詩後

予少喜考論吳中前輩嘗閱元黃文獻公文集袁靜春先生墓

誌知其爲吳人而尤以不得見其子孫爲恨他日社學師袁以昭氏過予談及其家世則靜春乃其五世祖也又明日挾靜春所寄鮮于太常游錢塘雜詩來示於是靜春之子孫既得見之又得見其手蹟而詩有懷吳中錢德鈞以下諸友之作又因得見前輩數人於一日間爲欣幸久之

跋元諸名公所書靜春堂詩集序等作後

元儒袁通甫先生著靜春堂詩集諸名公若龔子敬陸文圭楊仲弘湯師言陳繹曾皆之有亭虞邵菴郭祥卿之有跋錢仲曷之有詩所以交贊而互評之者殆無遺意詩既刻板後燬于兵火此卷爲當時諸公手書幸哉獨存而黃晉卿爲作墓誌亦在卷中蓋嘗論及其詩因附之也然籍此篇則通甫之學行可以考見而不徒爲能言之士矣靜春與予敬祥卿尤善趙文敏公稱爲吳中三君子又嘗圖漢司徒安臥雪事遺之以擬其高節見重如此是圖數年前予在南都是見之今不知流落何處嗟乎不得與此卷並藏袁氏也海虞吳都憲舊爲通甫五世孫以察院檢校以盛卒無子今歸其從弟以昭以昭教授社學不墜儒業保護故物他尚數種通甫於是乎有後矣

題袁養福所書郭有道碑文

前輩下筆便有典刑雖行草不苟況正書乎此吾徒所當娓娓者袁君養福元石洞山長靜春先生之孫也而郡學教授仲長之子所書郭有道碑文端勁清峭深得歐陽率更筆意以其字畫之妙如此宜有書名于時然吳人固不知有袁養福也使予見此幅亦幾失之乃知前輩能書者尚多而失之者不少矣其曾孫杲字以昭者持示予請題一言以昭之意在乎先世手蹟

耳初不計其書之何如也養福字能伯仕　國初爲福建憲史高太史季迪有詩贈行而陳檢討嗣初稱其行潔負才氣有詩聲蓋不特能書而已其書碑文外又有九歌藏于家

題東坡遺張平陽詩眞蹟

東坡遺張平陽村醪詩眞蹟舊藏光福徐良夫家據東陽黃晉卿題識詩凡六首今耕學翁得之已亡其半可惜也然吾聞良夫所藏高編大冊甚富今則一字不存矣則此卷雖脫落爲幸已甚且徐皆出偃王春秋時徐子章羽被執子孫散處揚徐間今耕學與良夫同姓同里此卷之在耕學猶在良夫也爲幸益甚嗚呼楚人得失孔子鄙之吾恐故家子孫得以藉口也故拘拘於徐云若夫坡老聲畫之妙前輩論之詳矣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

題重刻缶鳴集後

洪武史官高啓季迪有詩千篇號缶鳴集其夫人之兄子周立公禮嘗板刻于所居之甫里正統末燬于火郡人徐用禮復取刻之增多倍于舊而姑蘇雜詠在焉按缶鳴公自爲序云自戊戌至丁未之作得七百三十二篇及公歸田後又益以戊申至庚戌之作蓋得二百二十八篇乃合十三年之詩而成此編序又云自此而後著者當別自爲集蓋明年辛亥作雜詠甲寅公死于法矣今考雜詠統百二十二篇而用理所增僅三年之詩也幾九百篇一何多哉嘗觀謝翰林元懿序謂公初爲四集刪改會粹始成缶鳴則今所增入豈多昔所弃去者猶存于世錯置其間歟不然作于三年者悉取而未及刪歟讀者頗以爲病則欲侈其詩適所以累其才歟周暟仲英者甫里人也老而好

文謂缶鳴爲里中故物而公之手選也慨然重刻又以舊板缺公自序更補之汲汲走予請一言予憶爲童子公之詩往往成誦稍長弃去遂忘其詞仲英雖有請安能知太史之所至哉惟蘇文忠公有言詩至于杜子美故近代學詩者多以杜爲師而尤得其三尺者虞楊范三家而已然文忠又謂子美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世以爲確論若季迪生值元季非不知有子美者獨其胸中蕭散簡遠得山林江湖之趣發之於言雖雄不敢當乎子美高不敢望乎魏晉然能變其格調以彷彿乎韋柳王岑于數百載之上以成　皇明一代之音亦詩人之豪者哉所恨蚤死未見其所止何如君子爲之慨歎故廬陵楊文貞公評諸詩獨誇其樂府擬古及五言律爲勝其意亦可識矣是集又聞嘗刻于建寧郡齋未見行世若雜詠備有諸體知詩者以爲工則有板在郡中云

跋褚遂良書唐文皇哀冊文

褚公初以善書見知文皇後數直諫補益國事殊多遂受顧命以大節著爲唐名臣卒之書爲餘事此其書文皇哀冊文藏于吳江史明古明古喜讀史能陽秋古人不獨貴其書也然於古人所愛則得其模刻之語亦深味之況其手蹟哉則雖謂貴其書亦可也此卷於大行與崩字皆加塗改蓋嘗有獻入前代御府者爲上諱耳

跋天全翁賞燈聯句

天全翁自南詔歸適大參祝公僉憲劉公皆致仕家居三公有斯文知契凡登臨游賞之樂必共之酒酣興發更倡迭和落紙

人爭傳之以為奇玩此燈名於魏公美所聯句也公美持以示予於是翁與余憲謝世數年獨大參公在耳當此名賢此詩尤深慨然予又聞之聯句時初人為三韻至劉當結尾翁嫌其語意蹙為益二句以今觀之則如樂止以圍為一成又以祝奏有禪續不絕之意因併及之以示世之知詩者

題王清獻公遺墨

元清獻王公以父積翁蔭幼即受官得賜田宅于吳後更治郡仕至行省參政而歸老吳中以沒故公書蹟吳人多得之此卷皆公平日所作韻語親書者也藏于光福徐用莊氏按史稱公所至政績暴著又其清白之操得于家傳幼及拜許文正公于京師即知所趨向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故自號本齋然則尚論公者勿徒求之區區詩章字畫間以淺其為人可也

跋和靖處士小簡

去林處士殆五百年區區遺墨數行後世保護完然如新彼人品庸劣者雖伐山石大書而深刻之固有踣之者矣成化戊戌歲二月十六日因觀沈啓南所藏二小簡題

題唐趙模摹集晉人千文

晉人之書見於今日者大抵后石刻耳如趙公去晉未遠其所摹集多字字平生所未見者固宜卷益褒鄂已沒庶幾見其英姿颯爽於縑素間者曹將軍之功也明古其謹藏之

題宋四家書

朱文公論當時名書獨推君謨書有典刑而謂黃米出有欹傾狂怪之勢故世俗甲乙曰蘇黃米蔡者非公論也沈啓南得此四家書列之深合文公之意遂定曰蔡蘇黃米

跋山谷書發願文

啓南所藏黃書數種予嘗獲徧覽當以此卷爲最

題樓節婦詩卷

樓節婦之事見於洪武永樂諸名公紀載而詠歌之者詳矣其曾孫仲彝嘗納諸天全徐先生求題識而藏置不謹紙爛而字脫其尤不可讀者潛溪宋學士傳文也顧其事已錄于郡志不必假此而後傳而仲彝尤深惜者家之故物也他日持是請于題其故遂書之

題樓氏全清堂詩卷

今人家子孫往往斥賣舊物以供衣食甚者爲博奕歌舞之費殊可歎也如樓氏此卷既失而人復歸之其事甚小然欲觀仲彝之賢者當在於是

題楊鉄崖遺墨

太將班師三軍奏凱破斧缺斨倒載而歸此書誠似之清癯筆翰好奇宜其珍重若予之淺陋則未能學也

題王右軍此事帖

右王右軍此事帖凡二十字蓋嘗爲金源氏物章宗數印猶爛然楮墨間簽題亦其手書信可寶也成化戊戌歲五月壬午吳寬觀于徐太守維亭爲題

題張汝弼南行詩後

右張駕部出守南安紀行詩若干首雖皆一時率爾之作然而天時人事之變家人朋友之情皆可考見亦張氏詩史也至送其子弘宜會試有權門利路之戒則有見于近日喪名檢而害身家之人最入仕者之所當知也歲丁酉仲冬十一日偏舟道

吳過宿脩竹書館明日示以此冊讀之一過書其後而還之

跋陳廷璧模嘯堂集古錄後

古器物今世不可多見其銘文題字賴有刻板如嘯堂集古錄之類歲久板亦毀則印本在人間又賴有臨模之者耳然臨模惟私於一家印刻可公於四方世之好事者能捐十金以成此舉則三代秦漢以來之制作人家有之當與孔璧科斗書竝傳于世而老而嗜古如陳君廷璧亦免矻矻之勞矣

跋天全翁詞翰後

長短句莫盛於宋人若吾鄉天全翁其庶幾者也翁自　賜還後放情山水有所感歎不平之意悉於詞發之既沒而前輩風流文采寥寥乎不可見已明古舊爲翁所知愛得此數篇示予光福舟中酒酣耳熱相與歌一二闋水風山月間有不勝其慨然者矣

題趙松雪水村圖

戊戌八月三日予過獨樹湖泊舟葦間出此閱之景物宛然益歎松雪翁畫手之妙此圖今藏射瀆徐氏後十七日雨中再閱題

跋東坡與蜀僧二帖

吳城西治平寺足菴房舊藏蘇長公墨蹟戊戌歲九月十二日冒雨往觀之寺僧亮欣然出示蓋公二帖皆與其先塋隣僧者也帖尾惓惓焉有懷歸之意然公竟死葬于外其言卒不克酬亦可以發游宦者之歎

題跋三十八首

跋文信公過小青口詩遺墨

宋以祥興元年八月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閏十一月公屯潮陽與鄒溟劉子洊合兵討賊不克被執于張弘範益明年二月宋亡弘範卒不能屈公乃送至燕京此其在道中所作詩也夫古人死國多出於一時之慷慨公何獨迤邐于途宿留于館日猶賦詩不即就死豈尚有地覬耶益不知公之死已久仰藥而死不死絕粒而死不死忠義之氣鬱塞於胸中聊假之詩以洩之故使公即死無此詩矣詩之有無固不足爲公之輕重然玩其言想其人亦足以示于世此天所以緩公之死也歟公所著有指南等集寓嘗讀而悲之今兵部員外郎李君

應禎出示此紙手蹟宛然如新蓋自己卯至今戊戌二百十年矣

跋宋孝宗賜虞雍公手詔

右宋孝宗賜虞雍公手詔也按宋史公嘗兩出宣撫四川詳此詔乃罷相後所賜當在乾元九年蓋明年改元淳熙公薨于蜀矣初公在相位孝宗命選諫官名既上顧用他所薦者逐力求去因有宣撫之命及入辭上方以金虜為事諭以決策親征使治兵峽報詔所謂整軍經武彌難消萌此意猶在也即此見孝宗復讎之志未嘗少替所以倚重於公者惓惓如此使天助宋假公數年豈特成采石一戰之功而已嗚呼惜哉

題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自昔吳多名園在宋則有朱伯原先生樂圃其名載郡志可考今吳縣北一里廢地數十畝臺池窪隆猶有當時遺意忘也對門朱性甫自云出於先生遂好求樂圃事蹟他日得殘石焉題曰吳中三大老詩蓋太子少保元公絳游樂圃而作而和之者集賢修撰程公師孟太子賓客盧公革也間持墨本謁予求言惟先生遂於性理之學著述浩穰爰為時儒師圃之所關固將講學以睦族求志以俟時者而一時賓客題詠亦豈徒為嬉游放浪之言而已蓋予嘗讀先生之子發與其家人書歎故廬燬于兵火而謂圃中所存有朋雲齋齋中有數石刻皆賢太守部使者鄉邦舊德宿望耆英之詩楮滌於牆壁間尚可觀考此石豈其一歟今考三詩刻于元祐戊辰至今成化戊戌適四百年埋沒人家忽復發露人不敢以石易之蓋非重石也重其人也然則人可以不自反而力於德乎

題歐陽文忠公遺象

此宋歐陽文忠公遺象也葢公守滁時寫舊本在無錫施氏旁有題識吾友李兵部應禎使畫史模而藏之間以示寬容貌秀偉眞天人風致拜瞻之頃何異見公于釀泉幽谷之間操几杖而從之游也

跋朱氏所復睢陽五老圖

朱氏自子榮得此卷後二百餘年偶入崑山夏太卿家其裔孫日南使其子鄉貢進士文贖于太卿之子德威德威諾焉而却其金俄而病卒後家人竟歸于朱一則求其所當有一則與其所不必有其孝其義皆可書也惟五老之會杜祈公首倡以詩王侍郎而下和之至歐陽文忠訖范忠宣十八人亦和之今皆不在卷中鄉貢君方益求先世遺物必能錄而補亾也

跋李龍眠所畫前代君臣事實

龍眠此卷實與史筆相發明可謂畫家之良史非但了於藝而已葢古所謂圖畫者如此卷中自漢高帝訖唐明皇事凡八未暇悉論獨於女禍不能無感焉耳夫剪髮啓寵適成唐室之亂當熊見姤反兆漢業之衰後之有天下者尚監之哉

跋米南宮書宋宗室崇國公恬墓誌銘

米南宮此卷元袁清容而下五人有跋皆不著所藏主名今在廣省參政劉公家公博學好古宜此卷之歸之也

跋李西臺墨蹟

此書深厚溫醇有盛德若愚氣象稱西臺所作長洲吳寬觀于無錫鄒氏因題

跋子昂臨羲之十七帖

書家有義獻猶詩家之有韋柳也朱子云作詩不從韋柳門中來終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則書不從義獻門平松雪翁每臨此帖蓋其平生書課其書意之獨步當世也宜哉

跋王氏文集

予家藏書一編曰麟角集曰過庭集總題曰王氏文集蓋古寫本也既雜亂不可讀置之篋笥已久他日偶閱同里醫師王訥齋家乘見列先世所著書目而二集在焉因以歸之王氏在宋自閩徙吳稱文獻家國初多故遺書盡失不獨此編也麟角為唐水部郎中棨所著過庭則宋戶部郎中伯虎著也皆不完王氏子孫尚訪而補之

跋黃氏祖德錄

黃巖多君子以予所聞見皆出而仕者意其山林之下必有清節厚德如昔史氏傳隱逸之類而恨未之見也乃今觀于黃氏祖德錄讀侍講謝先生所作松塢府君傳然後知果有其人矣侍講與黃同邑相知最深而其於人尤少許可傳之所述必不妄人故信之其曰祖德錄則本府君之孫吏部郎中世顯而名吏部固予所謂君子者又知其賢有自其為此錄蓋與李習之撰皇祖實錄之意同云

跋孔氏所藏先代文移

孔顏孟三氏子孫游學于外所至儒學書院人給米石蓋前元所著令此則宣聖五十五世孫克剛克信至正間游江南時平江嘉興二屬邑文移也其間有行供宿頓優加禮待等語于以見當時遇三氏者之厚何其盛哉克剛既北還獨克信留居平江已而兵阻遂占籍長洲生希安希安生雙流知縣友諒友諒

生廣東副使公鏞再世甲科為時名宦保守故紙不敢遺失蓋此雖殘墨數行足以信吳中百年有關里一派其為孔氏子孫左驗而與譜牒相參考者庶其在此乎獲與副使公同邑里知其賢能無忝家世所以友之事之何異宓子賤之在魯也嘗竊自幸他日其弟公鐸持此見示三歎之餘敬書其後

題僧朋雲墨梅

朋雲墨梅特感松雪翁知已而贈之可謂自重者矣維韻藏此不遠數百里持以求題於予其亦知所以重之者歟

再題所摹懷素自敘帖

蘇黃門題此帖時尚恨不令其兄一見後坡翁得見之則曾公卷所謂馮當世家本也偶得其跋語而山谷觀于石陽休家者又得其說于名臣言行錄因具錄于後見蘇黃為一代書宗所以評自敘者如此以為博雅者之助云

跋沈氏寫山樓詩文後

予少頗好畫知臞樵翁之善畫也數過其雅趣堂翁出見客衣冠雅而言貌古宛有前輩風致非今世所謂畫史也公嘗知予所好輒出手寫得意者遺予予至今寶藏之翁既以高壽終其子如美偶示予寫山樓詩文一卷益吾鄉立菴俞先生文靖青城王公學士錫山王公廬陵解公會公諸名人之作具在皆為翁寓金陵時作者也披覽之餘綴此數語以識疇昔之意翁諱遇字公濟臞樵其號也如美能傳其業子元且有文行今年登進士第惜翁不及見之

題虹橋別業詩卷

吳中多名園而陳氏之綠水左著者非以當時亭館樹石之佳

亦惟主人之賢而諸名士題詠之富也今世本又爲別業于虹橋前臨通衢後接廣圃兼有城郭山林之勝題詠渢渢彷彿綠水之作陳氏累世之賢於是可考惜予不能序其詩如高太史季迪耳聊因世本之命書其後以識之

跋東坡楚頌帖

予舊藏坡翁楚頌帖石刻而缺其後三行頗以爲恨蓋其石已亾也李兵部貞伯一日得其眞蹟來示豈勝快然蓋嘉祐初公登進士第與同年蔣之奇聯宴席蔣陽羨人也談及其鄉山水之勝遂有終老此地之約公既謫居此帖則元豐七年量移汝海過陽羨時作者其後公歸自海外而薨周益公題其後以種橘之約竟墮渺茫若獨爲公深惜嗚呼公之志大矣所欲爲於天下者特區區一園一亭三百木奴而已乎

題李營丘畫後

成化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李應禎吳寬同觀海虞周氏所藏營丘山水于石湖舟中

題高房山畫後

高尚書夜山圖幷趙松雪以下詩跋吳寬嘗閱于射瀆徐氏戊戌歲九日

跋王允達廷試策

今之取士惟　廷試最爲近古　清問下詢莫非　國家安危大計它固未暇屑屑及之士生斯時盡言不諱有拔擢而無斥逐眞一時進言之機也　皇上即位以來凡五試士此則戊戌歲進士今中書舍人王汶所對制策也寬莊誦一過其氣充其理直其言偉而順矣以汶之學當在高等然抑置三甲僅得

賜同進士出身于以知是科得士之盛而冀北之野果難爲馬也耶覽於是乎有愧

跋蘇東坡書醉翁操

予嘗得坡翁此紙紙尾八印爛然莫知爲何人藏也一日偶閱虞邵菴先生文集至李梅亭續類稿序謂梅亭爲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實章閣待制臨川李公劉宇公甫而備述其入蜀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幷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謂公平日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予因出此紙視其印文皆合乃知其嘗爲李公所藏無疑邵菴又云公所藏近時或散失民間猶及見什伯於一二安知此紙非及見者耶然類稿序邵菴爲其孫積而作去公尚未遠已有散失之語顧予乃欲聚而得之豈非愚哉坡翁墨知書者必能品評末

暇論予獨喜知其所自出而尤有可歎息者在故題之

題陳起東詩稿後

近時學詩者以唐人格卑氣弱不屑模倣輒以蘇黃自負者比比卒之不能成徒爲陽秋家一笑之資而已吾友陳起東少喜吟詠專以唐人爲法故其出語清圓和暢有王岑高劉之風予與之別十年矣昨來京師得見此稿皆其官閩中時所作知其學不少變而語益不雜自是而柳而韋而謝而陶若升階耳予雖不足窺其所至它日相與歸老吳下尚當爲數語評之

題謝氏貞則堂記後

黃巖謝氏世德之盛亦幸爲其子孫如鳴治侍講者汲汲傳美馬耳故雖以予之淺陋嘗繆爲之執筆而不敢多讓益於溫良府君之孝行見其母子之道隆於寶慶太守之會總見其宗族

之情洽至此又有貞則堂之作則閨門之内復有其人而其家之所以爲盛者於是乎有本矣

題李寘之侍講北上録後

覽寘之此録其間在南都時登臨題詠凡崇臺長榭古廟幽亭與夫僊宫佛廬之映帶乎江山者皆寻舊所經游而裴徊者也閉目了然殊深東坡龍井之歎

跋宋王盧溪先生遺墨

古人去我已遠誦其言可以想見其人況得其手蹟而觀之其風度穆然在目中矣安成彭氏家藏宋王盧溪先生十簡寬幸預觀雖紙敝墨渝而此老正氣勃勃可挹蓋餘三百年于此豈亦贈胡忠簡之語所謂江山護持者耶彭之遠祖母出於盧溪凡書問所及其間可以爲訓者世守不失故自將仕公十傳至浙江僉憲生四子其三登甲科竝顯于　朝蓋讀書種子自外族而來者深且遠矣間後題識數十家其説已悉職方主事禮字彦恭者僉憲之季子也以寬有同年之好俾復書之

跋宋仲温墨蹟

國初書家稱三宋謂璲克廣也克字仲温號南宫生其書出魏晉深得鍾王之法故筆墨精妙而風度翩翩可愛或者反以纖巧病之可謂知書者乎仲温爲吳人其墨蹟在吳中者頗少開化徐君惇夫乃有此巨冊而真行艸章艸皆具信可寶也

跋夏太常墨竹卷

畫家惟墨竹頗寓書法近時得其妙者莫過於毘陵王孟端舍人而夏太常仲昭嘗師之早歲類其筆意其後稍變而崑山之人師之者更數輩獨屈衍處誠頗類之而今人家所得往往出

其手也然眞贋固自能辨如此卷閱之卽知其爲夏公所作無疑

題歐陽文忠公遺墨

此歐陽公脩唐書紀表時二小帖也黔陽令陳君堅遠持以示予片紙數字於史事無大關係而後世獨加愛護終不落蛛絲煤尾中非物也人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石刻

右范文正公楷書韓文公伯夷頌石刻其後獨有純仁純粹二子跋語而文潞公以下諸賢之語不在焉初刻本也在吾鄉范莊其眞蹟嘗獲見于公裔孫從規尚多元人題識未之刻也此頌嘗入秦檜賈似道家二人者固未足以爲公汙然檜獨繫之詩曰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耶讀者未嘗不發笑也

跋錢謙齋與林逢吉書

謙齋當國初嘗應詔言事今見存稿中其言簡而直不爲阿佞之態宜其盡言於朋友之際不難也

跋秦二世泰山石刻

此秦二世時泰山石刻也蓋始皇東封有頌至是李斯等奏請刻之其文見史記曰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具刻詔書刻石此作金石刻又夫上缺大字不同其餘滅丞相臣三字蓋石有四面此其一耳按集古錄本云得之江鄰幾謂鄰嘗自至泰山頂上見其石頽不可刻又謂旁無艸木而野火不及故能久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及觀金石錄云劉跋亦嘗親見碑四面有字乃摹得之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而秦

篆完本復傳世間則所得字不如趙之多而二說且不同矣吾友徐仲山以工部主事治泉齊魯間因登泰山摹此遺字益去歐趙時又數百年其所得止此亦其宜也又後數百年磨滅當益多斯之眞刻傳於世者當益少好古之士宜相與惜之

跋後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

此後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也按金石錄載尉氏令鄭君碑君字季宣聘君之孫年五十有七卒于中平二年餘皆斷裂不成文理亦不知其爲尉氏令特以碑陰人名知之其碑至今益殘缺視此尤甚故不模此近歲葉文莊公碑目亦不載集古錄且無而予獨得之蓋非仲山好古不能爲予致之也

跋後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額

此後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額也按漢書范式字巨卿山陽

鄉人以獨行聞于時所謂與張劭爲死友者式少游太學後舉州茂才四遷荆州刺史卒于廬江太守其碑相傳爲蔡邕書金石錄載其立于魏青龍三年知其非出邕手碑已殘缺故不模獨得其額甚完亦可愛也

書岑嘉州詩集後

岑嘉州詩集一冊故刑部右侍郎黃巖林公爲江西按察使時遺予者公好藏書裝池必精若益其平日處事不苟之一端也壬寅歲七月十二日雨暴書因書其後

跋四烈圖

人之所不欲者莫如死死非人之難事也乎若四烈婦之事沈水死矣斷臂幾死者也當熊殺虎則以死自分而不死者耳故載之史傳而人皆知之然史傳所載不特此四婦人而人或不

知者則以其事不奇故也然其死則一而已況世之死而不載者何限是以君子恨之尚賓沈君以此卷示予於是四烈婦之事又有取而為圖者宜其事益為人所知也

跋所摹東坡楚頌帖

邵文敬太守世家陽羨其先作天遠堂益取東坡至陽羨詞語見於周益公跋文敬感其事因俾予臨一過而請李賓之盡錄益公之說以見其家舊事其意不在帖也然此帖亦陽羨嘉話文敬所宜得者惜予不善用墨遂使坡翁風韻衰颯乃復摹一過而歸之庶終得其形似耳文敬之官思南便道過家將揭舊扁于堂倘能龍岩片石刻之堂中亦一奇也

題九歌圖後

朱子之註離騷可謂無遺憾矣後人既無容贅詞則有為九歌圖者其初益出李龍眠人從倣之此本則崑山許君鴻高所為也圖後各繫其歌許君謂為其鄉先輩朱季寧中書之筆予觀之信其書之妙猶有晉唐人遺意也歌名九其為章實十有一楚詞辨證亦以為不可曉至於禮魂則盡家所不能及者故其圖缺云

跋度尚碑

此漢荊州刺史度侯碑也在沛縣湖陵城舖下僚友董尚矩過其地見而為予道之適顧崇善亡部出理漕渠予因託之加愛護焉崇善欣然既徙置徐州官廨他日乃揚此本見寄觀之則殘缺已甚獨其額完而首尾有君諱尚字博平與永康元年數字可識耳其餘隱隱皆不成文以其殘缺宋人遂磨而題識其間然亦難識矣若謂此碑初在北陵東郊缺裂仆地有欲徙之

者不果既而大水至衝入于河或集善水者挽出之始徙于使
星亭而嵌其西壁蓋叙其徙置之難如此所謂使星亭不暇訪
獨不知此碑何時復在今廊下豈其地即亭之遺址耶夫度侯
事具載漢書不假此而傳獨惜古刻之存于世者少若此碑使
更歲久將益為風雨所壞其與頑然片石何異此尚矩崇善之
力足為好古之助而予所欲書者也

題陳僉憲傳後

大江之西其人尚氣而健訟近世名臣有出於其鄉者獨謂其
俗可重而非他郡可及豈其時俗尚美歟然導義喜爭見於曾
南豐之文則其來亦久不然所謂可重者皆士大夫而不及市
井之人歟比歲俗益澆往往搆黨造詞赴闕投訴其詞有至
數萬言者或其人相仇一旦殺同產數十人吏畏禍至不敢發
聞　朝廷廉知其故率用重典處之幸其俗之少變而未可必
也吾鄉陳君粹之僉江西按察司事有為傳其政蹟者而於治
獄尤詳予得而閱之信其訟之深險闇昧猝難與辨非粹之之
公之明未能破其姦而使之服其罪也而或者不察顧謂粹之
疾惡已甚夫刑凡以為惡惡者設於惡者不姑息而必致之刑所
以伸人之冤而洩人之憤也自非及於平人何有於甚獨惜粹
之歲巡一道不得久且專而今復以秩滿去耳使終得粹之於
此彼將無所用其訟而終變其俗矣乎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